



雜文部三十七 連珠

傳之七謨序曰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皆傳之劉廣世崔駰李尤相  
 繼岸璋劉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皆為七激七頌七依七塊七說七蠲  
 七舉之稱通儒大士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所不廣之馬季長一愚張造七  
 辨非張氏至恩此之士亦未為少也七釋命曰外無問矣若七激七  
 依之章七枝七辨之編錄精巧七格之今逸中麗七釋之情密閑理亦  
 近代之所希也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七 雜文部三十七 連珠  
 先言出車八轡廢痠之填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名莫安之毒厚味  
 暖服淫聲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列道以跡神導本蠲滯滯之累既設  
 此辭之頌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聲色逆遊之樂其說下入乃陳聖人辯  
 一謀言 娛而霍然疾瘳出固喜力之常疾以爲巨勸雖有甚泰之辭而  
 不沒其訓諭之善也其流逐潘其義遂變率有詳人淫靡之九矣八崔駰



既作七依而後非有先生之言曰嗚呼楊雄有言童子雖處家列錢而曰壯夫不為也孔子惡小言使道斯文之族豈不謂義不足而辭有餘者乎財者將以諷吾忍其不免於勸也 傅子集古今七而論品之署曰七林漢枚乘七發曰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飲食則溫厚甘膳衣則雜纈曼煖雖有金石之堅屏飾銷鑠而挺解也况甘在筋骨之間乎且夫山壘之華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而女委隨筋骨挺解也女寺前齊楚奉後往來遊宴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賊猛獸之爪牙也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乃哉客曰太子之病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善魯問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尚根拔踈以分難上者下之乎下臨百丈之豁湍流迴波又滄淡之其根坐死半生友則烈風漂覆飛鳥之所影也身則雷轟書畫之所感也則則鸞鶴鳴鳴焉暮則羈雌迷向宿焉獨鳴晨號于其上臨雞哀鳴切

乎其下於是昔秋涉冬使琴擊所新以為琴野蘭之絲以為絃使師堂操張伯牙為之歌二曰麥秀漸兮雉朝飛向虛壑兮昔喬槐依絕區兮臨迴池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蚊蟻蛄蟻聞之柱豕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而聽之乎云云客曰牻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臠勺藥之醬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食秦豹之首小飲大歡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起嘗之乎客曰鍾虢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似駟驢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秀為之右於是乎射于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駭也太子能強乘乎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乃下置酒於娛懷之宮連廊四注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溷章白鷺鴛鴦鷓鴣鵲鵲翠鬣紫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松柏豫樟條上造天梧桐栢欄極望成林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齒雜裾垂鬢目窈心與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



蘭澤嬾服而御此亦天下靡麗皓侈廣大之樂也太子能起強遊乎客曰  
將爲太子馴騏驎之馬駕飛軫之輿乘挂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  
之雕弓周馳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遊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  
集輕禽於是極太馬之才因野獸之足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強遊乎  
客曰榛林深澤煙雲暗漠兕獸並行毅武孔猛袒揚身薄妝獲掌功賞賜  
金帛旨酒嘉肴羞魚膾炙以御賓客具信之色形以金石高歌陳唱萬歲  
無數能起強遊之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客曰將以八  
月之望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足以駭矣恍兮惚兮慄兮虹洞兮倉  
天極慮兮崖涘汨乘流而下降或不知其所止當臯之時雖有淹病疾  
將偃伸起魔發警披聾而觀望也况且眇小煩懣醴醲病酒之徒哉太子  
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聞於師曰具始起也淋淋焉若曰鷺之下羽其  
少進也浩浩豈豈如素車白馬幃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  
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太子能起觀乎客曰將  
爲太子秦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同魏牟揚朱墨翟詹何之論使之論

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筭之萬不失一此亦  
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一聽聖  
人辯士之言霍然病已 後漢傅毅七激曰徒華公子託病幽處游心於  
玄妙清思平黃老於是玄通子聞而性屬曰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  
以舒志必將銘勒功勳懸著隆高今公子削迹藏休當年陸沉變度易極  
遠拂雅心挾六經之旨守偏塞之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  
爲公子論天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情心之性理綜道德之彌奧豈  
欲聞之乎公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玄通子曰洪梧幽生生于遐荒陽  
春後築涉秋先彫晨飈飛礫孫禽相求積雪飛中夏不流於是乃使夫  
遊官夫勢窮擯之士涑渥水越炎火窮林薄懸隱深三秋乃獲斷之高岑  
梓匠摹度擬以斧斤然後背洞整臨絕谿聽迅波望層崖大師奏操築期  
清歌歌曰陸景山兮採芳苓哀不慘傷樂不流聲彈羽躍水叩角奮築沉  
微玄穆感物寤靈此亦天下之妙音也子能強起而聽之乎玄通子曰單  
極滋味嘉音之膳菊黍常珍庶羞異饌冷養之魚膾其鯉魴分毫之割纖



如髮芒散如絕穀積如委紅殊芳異味厥和不同既食日晏乃進夫雍州  
之黎出于麗陰下生正隰上託桂林甘露潤其葉醴泉漸其根脆不抗齒  
在口流液握之摧沮批之離圻可以解煩怡悅心意子能起而食之乎玄  
通子曰驥騮之乘龍騏超擡騰虛鳥踊莫能執御於是乃使王良理轡操  
以術教踐路促節機登颯驅前不可先後不可追踰埃絕影倏忽若飛日  
不轉曜窮遠旋歸此蓋天下之駿馬子能強起而乘之乎玄通子曰三時  
既逝季久暮歲玄冥終統庚卉零悴王在靈囿講戎簡旅於是駟驥騮乘  
輕軒麾旌旗鳴入高陳衆車千廣隄散列騎乎平原屬衆網以彌野連罟  
羅以營山部曲周匝風動雲旋合團促陣禽獸駭殫仆不暇起窮不及旋  
擊不待不骨解肉難摧牙碎首分其文皮流血丹野羽毛翳曰於是下蘭  
臯臨流泉觀通谷望景山酌古酒割芳鮮此天下之至娛也子能強起而  
觀之乎玄通子曰當館修飾洞房華室楹雕藻文以朱綠曾臺百仞臨  
博見俯倪雲霧騁目窮觀園數千夷沼池漫衍禽獸羣交芳草華蔓於  
青瓦友所歡近覽從容詹公沉解蒲且飛紅綸不虛出天不徒降投繯必

獲控弦加雙俯盡深濬仰彈輕翼日移息倦然後讙息列鷗酌醴妖靡侍  
側被華文曳綾毅弭隨珠佩瑇玉紅顏呈素蛾眉不盡昏不施朱髮不加  
澤升龍舟浮華池紆帷翳而來望鏡形影於玄流偏滔滔以南北似漢女  
之神遊笑比目之雙躍樂偏禽之匹嬉此亦天下之歡也子能強起而與  
之遊乎玄通子曰漢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協暢萬機攄清於是羣後學  
士雲集辟雍含詠聖術文質交暎達犧農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墳禮孔氏  
之意則投頽閱文高迹推義窮類靡不博觀光潤嘉美世宗其言公子瞿  
然而興曰至乎主得聖道天基允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沉溺又蔽  
不悟請誦斯語仰子法度 後漢劉廣世七與曰子康子有疾王先生往  
焉曰駿壯之馬惰不征路其荷衡也矐似驚禽其即行也羣若遊鷹矐駭  
風逝電發波騰影不及形塵不暇興 後漢崔駰七依曰客曰乃導玄山  
之梁不周之稻礪以絺絺砥以柔韋洞庭之鮒灌水之鯉滋以陽樸之薑  
軟以壽木之華醴以大夏之壇酢以越裳之梅反宇垂阿洞門金鋪丹柱  
雕楹飛閣曾樓於是置酒乎謙遊之堂張樂乎長娛之臺酒酣樂中美人



進以承宴調歡欣以解容迴顧百萬一笑千金振飛轂以長舞袖最細腰  
以務抑揚當此之時孔子傾於阿谷柳下忽而更婚老聃遺其虛靜楊雄  
失其太玄此天下之逸豫宴樂之至盤也公子豈能興乎客曰彭蠡之鳥  
萬萬而羣荆山之獸億億而屯雲合風散隱隱震震乃命長狄使驅獸夷  
拜作震人騰句喙以追飛騁韓盧以逐奔弓彈交錯把弧控弦響擊弱鼓  
千鈞死獸藉藉聚如山選取上鮮獻之庖人 後漢李尤七款曰奇宮閑  
館迴庭洞門井幹廣望重閣相因夏屋渠渠嵯峨合連前臨都街後據流  
川梁王青黎盧橘是生白華綠葉扶踈各榮與時代序斲不腐零黃景炫  
炫眩林曜封金衣素裏班白內充副以芋柘豐弘誕節纖液玉津旨於飲  
蜜 後漢桓麟七說曰香蕈爲飮雜以稷菰散如細蛆搏似疑厲河鼃之  
羨齊以蘭梅芳芬甘旨未咽先滋椅梧與梓生乎曾崖上仰買天之山下  
臨洞地之谿飛霜厲其末飈風激其崖孤琴徑其根雜鳥乘其枝王良栢  
其左造父駮其右揮沫揚鑣倏忽長驅輪不暇轉足不及驟騰虛踰浮警  
若飈雲追憐忽逐無形速疾影之超表捷飛響之應聲超絕整踰懸阜馳

猛禽射勁鳥騁不失蹤滿不空發彈輕翼於高冥窮疾足於方外 後漢  
崔琦七蠲曰寒門丘子有疾玄野子謂之曰藍沼清池素波朱瀾金鉤芳  
餌纖繳華筍緙沉魚浮薦以香蘭幽室洞房絕檻垂軒紫閣青臺綺錯相  
連結實布葉與波邪傾從風離合澹淡交并紫蒂黃葩翳水吐榮紅顏溢  
坐美目盈堂姿喻卷華操越秋霜從容微眄流曜吐芳巧笑在側顧眄傾  
城玄野子曰爰有梧桐產平玄谿傳根朽壤託陰生危激水深其下孤鳥  
集其枝罔雙偶而特立獨飄飄而單離匠石摧肩公輸折首目眩肌戰制  
以爲琴子野調操鍾期聽音子能聽之乎 後漢劉梁七舉曰丹楹鏤璧  
紫柱紅梁楠櫟朱綠藻攷玄黃鏤以金碧雜以夜光鴻臺白層于雲參差  
仰觀八極遊目無涯王樹青葱鸞鶴並栖隨珠明月照曜其陂 後漢張  
衡七辯曰無爲先生祖述列仙背世絕俗唯誦道篇形虛年衰志猶不遷  
於是七辯謀焉曰無爲先生淹在幽隅藏聲隱景刻迹窮居抑其不諱蓋  
往辯諸乃階而就之虛然子曰樂國之都設爲閑館工輪制匠譎詭煥爛  
重屋百層連閣周漫應門鏘鏘華闕雙建彫蟲彫綠蛸虹蛻蛻於是彈比







林志飄飄焉峿峿焉似若狹六合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遁世以遺名智士不肯時而滅勳今子弃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譬猶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鏡機子曰芳菰精稗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豢臙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穀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鷄斤鷄珠翠之珍寒芳蓮之巢龜鱸西海之飛鱗臙江東之潛鼉騶漢南之鳴鷄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於是盛以翠罇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精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鏡機子曰步光之劔采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佩則結綠懸黎實之妙微符彩煥爛流景揚暉黼黻之服羅縠之裳金華之鳥動趾遺光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鏡機子曰駕雲龍之飛駟飾玉露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綬抗招搖之華旌於是曳文狐掩狡兔指鷓鴣拂振鷺當軌見精值足遇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騰山赴壑風厲颺舉形不抗手骨不隱拳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

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駭鍾鳴鼓收旌弛旆駿騶齊驥揚銜飛沫俯倚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預娛志方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隨我而觀之乎鏡機子曰彤軒紫柱文棖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温房則冬服絺絺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陞陵虛俯視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沉水輕繳戈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採菱華擢水蘋弄珠蚌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覲醉女於水濱耀神景於中泚被輕綬之織羅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爲誰脩此宮觀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鏡機子曰既遊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超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彤庭琴瑟交彈左箎右笙然後姣人乃被文縠之華桂衣輕綺之飄飄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翻爾鴻翥滅饑鳧沒縱輕軀以迅赴影追形而不逮爲歡未泄白日西頽樂散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鈿華落散亂髮兮拂蘭澤紅顏既



天睇眴流光時與吾子携手同行戔飛除即閑房華燭爛羅幃張動朱唇  
發清商九秋之夕爲觀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遊之乎鏡機子  
曰余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重氣輕命感分忘身故  
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壯畢命於西秦辭未終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  
乃遊俠之徒耳若夫田文無忌之疇乃上古之後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  
躍道藝遊心無方抗志雲際凌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  
則氣成虹蜺吾子當此之時豈能從我而友之乎鏡機子曰時有聖宰翼  
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明日月玄化參辰與靈合契越隆平於殷周踵義濃  
而齊泰顯朝惟清皇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  
光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野光觀遊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然主  
上猶以沉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採英奇於反陋宣皇明於岩穴此甯  
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偉哉言  
乎今予廓然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魏徐幹七喻曰有逸俗先  
生者耦耕乎岩石之下栖遲乎宮谷之岫萬物不干其志王公不易其好

冥然不動莫之能懼賓曰大宛之犧三江之魚雲鶴水鵠禽踏豹胎黼黻  
施於宴室葦蓐布乎象牀懸明珠於長楹燭宵夜而爲陽玄鬢擬於雲霧  
豔色過乎芙蓉揚蛾眉而微睇雖毛施其不當 魏王粲七釋曰潛虛文  
人違世遁俗恬淡清玄渾沌淳樸薄禮愚學無爲無欲均同死生混齊榮  
辱於是大夫聞而歎曰蓋聞君子不以志易道不以身後時進德脩業與  
世同理今子深藏其身高栖其志外無所營內無所事邯鄲才女三齊巧  
士名唱秘舞承閑並理七盤陳於廣庭疇人儼其齊侯翩飄微霍亂精蕩  
弭巴渝代起鞞鐸響振農功既登玄陰戒寒及致衆庶大獵中原植旌柎  
表班授行曲緹網連置彌山跨谷弦不虛控矢不徒往僵禽連積隕鳥若  
雨麗才美色希世特立豐膚曼肌弱骨纖形鬢髮玄鬢脩項秀頸紅顏照  
曜擘若茗榮戴明中之羽雀雜華鐻之歲粧珥照夜之雙璫煥煇煇以垂  
暉聖人在仕時邁其德先天弗違若古則敷哲文明允恭玄塞登俊又  
於遠畝舉賢才於仄微置彼周行列于邦畿九德咸事百僚師師於是四  
海之內咸變時雍普天率土比屋可封是以棲林隱谷之夫逸迹放言之



士鑒乎有道貧賤是耻 魏劉邵七華曰玄休先生弃世遺名歲身於虛  
廓絕影於無形榮時子聞而往焉曰僕聞至人之生世也必承天地之時  
勢統萬物之絃綱生有九鼎之秩沒有祀典之常僕將爲先生陳天下之  
遠圖論品物之私式規人事之榮華傳情志之所極榮時子曰追風之馬  
出自遐裔狀若逸亂莫能羈制踐路躡節迅驅機發後不可及前不可越  
尋越逸響追駘逐 榮時子曰三時既畢玄冬効節木落草弊鳥竄獸死  
爾乃駕六亂乘雕軒載金鉦鳴玉鸞鼓與雷起野火電延聲與天屬燦與  
霓連榮時子曰洞庭之鱗出于江嶠紅腴青鱸朱尾碧鱗金光鏡野旌旗  
曜天雷轡繫路風馬如雲於是三辰增曜大明重光醴泉波流芝圃揚芳  
毛羣率舞羽族迴翔聆九韶之聲變儀矩步之踰踰感神人而懷異物寧  
九有而綏八荒 晉張協七命曰冲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遁龍盤越世高  
蹈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狗華大夫聞而造焉乃  
雲輅參飛黃越奔沙輾流霜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  
攬轡顧石室而迴輪於是登絕嶽遊長風陳辯感之辭命公子於岩中大

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大冥合黃鐘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晞三春之溢露  
遡九秋之鳴颯零雪瀉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旣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  
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若乃龍火西頽暄風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  
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惟之儔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洟大夫曰應  
門八襲璇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圍以萬雉之墉繞樹迎風秀出中天翠  
觀青岑雕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陞陵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重  
殿叠起交綺對幌幽堂昼密明室夜朗焦螟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響大  
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時旣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  
將因氣以効殺臨金郊而講師內無䟽蹊外無漏迹叩鉦數校舉麾蒼獲  
大夫曰范公之鱗出自九溪頰尾丹腮紫翼青髯爾乃命支離飛霜罅紅  
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豪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大夫曰  
楚之陽劔區冶所營耶溪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鏃越鍛成流綺星連  
浮彩豔發光如散電質如濯雪指鄭則三軍白首摩晉則千里流血形震  
薛燭光駭風湖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大夫曰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



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壘一朝可以流酒千  
日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斯又神人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煇曄 晉陸  
機七徵曰玄虛子耽性冲素雍容玄泊弃時俗而弗徇甘魚釣於一壑乃  
有通微大夫怨皇居之失寶傷鴻誓之後聞榮玄黃於榛險憑穴岩而放  
言通微大夫曰奇膳玉食窮滋致豐簡穢羽族考生毛宗俯出沉鮪仰落  
歸鴻剖柔胎於孕豹宰潜肝乎豢龍拾朝陽之遺卵約丹穴之飛凰神宰  
奇稔嘉禾之穗含滋發馨素穎玉銳灼若皓雪之頽玄雲皎若明珠之積  
緇匱素蟻踊而甕漚滋芬溢而相微味雖濃而弗爽氣既惠而復介景福  
於眉壽裕温克乎齊聖子能饗之乎通微大夫曰豐屋華殿奇構磊落高  
宇雲覆千楹林錯仰綏瑰木俯精瑗石敷延袤之廣庶矯陵霄之高閣秀  
清暉乎雲表騰藻蔭之奕奕珍觀清榭岳立連行雲陛飛陛仰陟穹蒼聳  
浮柱而虬立施飛檐以龍翔回房旋室綴琳襲玉圖登神仙延祐承福懸  
闕高達長廊迴屬於是登漸臺理俊音鏡玄泚望長林逐狡獸弋輕禽覽  
壯藝以悅觀聆和樂而怡心子能居之乎通微大夫曰金石諧而齊響

簾協而和鳴於是才人進羽籥玄弁被藻襲俯紫頰以鴻歸仰矯首而鸞  
立激長歌於丹脣發鏗鏘乎柔木合清商以絕節揮流徵而赴曲奏南荆  
之高聲詠易水之清角爾乃觀蛾眉之羣麗羌既都而又閑矯纖腰以逐  
節頰皓足於鼓盤舒妍暉以妖韶若陵危之未安通微大夫曰蓋聞沫北  
有米唐之思淇上有送子之勤關雎以寤寐爲感溱洧以譁浪爲歡若夫  
妖嬈豔女菟羣擢俊穆藻儀於令表茂當年之柔嫚罄妍規之約綽体每  
變而增閑秀紅粧其愉愉若餘穎之可食若夫靈啓潛祖頽退羽觴升清  
琴厲因清明以宣誠流微睨而授愛纖手揮而鳴佩鏗華衿被則芳塵萃  
于其紉之乎通微大夫曰塗有殊而一致業有殊而名約各因姿以效績  
期寄響於夫人也孰與顯奇蹤於萬邦撫六轡而高遊瞰八宇以攬眎齊  
清風乎諸侯言成否泰氣作温涼珥侵略於疆暴綜墜紀乎危邦子豈不  
願斯之雍容乎通微大夫曰明主應期撫民以德配仁風於黃唐齊威靈  
平宸極彝倫幸序庶績咸又盪流風於雍俗給天民乎齊泰是以玄靈感  
而表應嘉神繁而畢覲舞唐庭之來儀鳴岐陽之鸞鸞膺天監之休命荷



神聽之介福然聖主達持盈之寶猗寤經國之在賢各畢榮於分局期贊  
化於大鈞吾子豈不欲縻好爵於天宇顯列業乎帝臣歟玄虛子作而曰  
甚哉鄙人之惑也猶窮繩自逸於井幹憑河盜本於黃川欽至論敷蔽在  
謹聞命於王孫 晉湛方生七歡曰有岩棲先生者學道養生離親絕間  
漱清泉蔭茂木慕赤松之清塵乃餐霞而絕穀朝隱大夫尋條援葛往而  
問之曰管中都以起館指土圭以正宮宅既平而土沃寔商旅之所通究  
精巧之妙思及土木之所窮南軒高館北連脩堂左巨東序右列西廂飛  
臺雲構軒軒鏘鏘連棟抗樓若飛若翔幽籠納響素壁流光乃有傾城之  
色玉質鳳章手習清弄心達宮商子能從我而翫之乎大夫曰歲季月除  
大蜡始節繁霜朝氛淒風夕發策龍駟以偕逝問虞人於中林審蹊徑之  
所由之此澤之多禽前批猛獸後拉黃羅聲不得發瓜不暇施此遊獵之  
壯觀子能從我而觀之乎大夫曰青陽開運和氣流入天無纖翳地無飛  
塵五湖靜波四瀆凝津命向方之嘉友聊汎舟以遊春此舟舫之駿遊子  
能從我而乘之乎大夫曰有嶧山之孤桐生千仞之峻嶠乘危岩以託根

間丹霞而竦標苦麗霜之淒切困寒風之蕭條若乃清秋遙夜器朗絃徹  
閑心理氣臨流鏡月伯牙揮爪以清弄鍾期中曲而撫節子能從我而聽  
之乎大夫曰良疇沃壤傍山之阿靈澤津其根春露染其禾上蔭玄雲輕  
霽下流石泉清波含山澤之清潤結玉實於秋霜簡嘉穗以精微瓊水散  
而珠光釀縹醪於九秋蘊二日於三陽米望麴而冰消甕未啓而流芳此  
五穀之精液子能從我而嘗之乎大夫曰生乎三季之世隔乎大國之間  
戎馬生於郊畿英雄森以比肩意氣冠宇宙豪勢扼丘山強虜元帥懸首  
大白勳勒王府功刊金石此不世之奇遇也能從我而立之乎大夫曰蓋  
聞至道以無主員應橐籥以內盛無窮陰陽以烟煴咸化五行之守分相  
攻是以旣往運而長揖因歸風而迴軒桂長纓於朱闕反素褐於丘園靡  
閑風於林下鏡洋流之清瀾仰濁酒以箕踞間絲竹而晤言 宋顏延之  
七繹曰北丘孤生剗迹理名身問事及道畜山崩東國進士謬與遷焉其  
居也依隱崑陰結架清深岩屋橋構澄道相臨寒榮隴首綺飲江潭客曰  
周以岩廊匝以綵房木寫雲氣土秘群芳旣旋天而倒井又斲員而鑿方



松上箭者樂苑香林梁澗道以高濟 岩壑而上尋客曰若夫舟山之與  
金門而秘地首岷銅川上汶泗裁石成音調金爲器故列真玩其微鳴辭  
人賦其清懿若乃梓漆簡聲麗容呈才陳舞態開吹臺獵悲風遡秋埃旣  
而昵賓獻壽中人奉膳有惰者頽弗怡高殿視華鼓之繁樽聽邊笳之嘶  
轉飛朱鷺以首引遠玄雲而終變然後簪珥搖暉莊服流酒抗妍歌以誌  
躡揚輕袖而翳面雜紛披於巾拂遞間閑平樂扇 齊竟陵王賓僚七要  
曰松旣煙而接漢竹綠嶺而負筠哀過鴻於月曉悲夜發於霜晏乃鶴駕  
之非遠信羽車之可鄰鴻池廣象太液深華鬱含五木氣疏九河旣百尋  
而照底亦千丈而分沙故渠流以神王或鼓地而目多豈能從我汎此安  
波 梁蕭子範北誘曰幽道公子不遊義路不入禮門人主焉得爲臣公  
侯難以爲容有暴勢大夫驪美澤之車策千里之馬乃至公子之所居大  
夫曰妝苗山之鉞採邪溪之銅旣云時吉亦曰天中金英內曜銀精外通  
巧如屈揚之舒彩繁若芙蓉之始紅七星布而成列五色變而無窮寶兼  
千萬聲重二都邁茲巨關超彼鹿盧呈形薛燭表質風湖大夫曰玉饌方

丈蕙有果器法鑿吳章妙窮伊摯若乃豹胎之貴鳳印之珍常山之果醴  
水之鱗大夫曰訪幼女於蔡邕選佳人於趙都或拾翠於神渚或採乘於  
城隅見者忘鋤而留矚行者下檐而踟躕女乃歌曰井上李兮隨風標垂  
翠帷兮夜難曉獨處廓兮心悄悄懷素縷之雙針願因之於三鳥大夫曰  
若乃帝思啓二命將朔方守邊鄙而擁角節集兵旅而馳牙璋或埋輪於  
絕域或繫馬於遐疆功格宇宙威振蠻荒大夫曰逸態之赤兔駿足之驪  
駒龍文重於漢殿魚目貴於西都若乃似鹿之休如龍之姿纏以紫縷繫  
以青絲大夫曰冬軒陽木夏伐陰材剗之功咸至鉤繩之妙並來擬天  
文而特建象地戶而高開麗前脩之金屋陋曩日之璜臺若乃緹錦遍室  
丹青被土白珠之簾水精之柱綺井鏤而重葩華楠煥而相距文石之井  
珊瑚之樹紫複峻而連天青綺高而干霧大夫曰自五氣初運二靈始分  
虵身之帝牛首之君焉足道哉若乃聖皇之馭國得附枝而居位陋重華  
之聰明蔑放勳之文思通犀文甲之獻相繼於天府金鷲銀鳥之錫不絕  
於史書當此之日子能佩玉而待乎公子竦然曰前靡靡之數說皆非鄙



性之所娛如今之善誘請就列於康衢

連珠

傳文叙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休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班固論美辭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蔡邕似論言質而辭碎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豔傳毅有文而不典漢楊雄連珠曰臣聞明君取士貴拔衆之所遺忠臣不薦善廢格而所排是以岩穴無隱而側陋童顯也漢班固擬連珠曰臣聞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臣聞良匠度見材而成大厦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臣聞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伯玉之功故璵璠之爲宝非馴僮之術也伊呂之佐非左右之舊臣聞鸞鳳養六翮以凌雲帝工乘英雄以濟民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爲儀臣聞焉伏阜而不用則鴛與良而爲羣士齊係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後漢潘勗擬連珠曰臣聞

媚上以布利者臣之常情主之所患忘身以憂國者臣之所難主之所願是以忠臣背利而脩所難明主排患而獲所願魏文帝連珠曰蓋聞琴瑟高張則哀彈發節士抗行則榮名至是以申胥流音於南極蘇武揚聲公朔齋蓋聞四節異氣以成歲君子殊道以成名故微子奔走而顯比干剖心而榮蓋聞鴛褰服御良樂咨嗟鈇刀剖截區冶歎息故少師幸而季梁懼宰嚭任而伍員憂魏王粲做連珠曰臣聞明主之舉也不待近習聖君用人不拘毀譽故呂尚一見而爲師陳平烏集而爲輔臣聞記功誌過君臣之道也不念舊惡賢人之業也是以齊用管仲而霸功立秦任孟明而晉耻雪臣聞振鷺雖林非六翮無以翔四海帝王雖賢非良臣无以濟天下臣聞觀於明鏡則疵瑕不帶於軀聽於直言則過行不累乎身晉陸機演連珠曰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厚地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遠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奉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幸與不降佐於昊蒼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



舉官私於親非與用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  
京有陵夷之運臣聞靈暉朝觀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  
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  
有重泉之深目之察也有晬而眦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  
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鍾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智周追寒不為時窮不經夷險不為勢屈是以凌霄之羽求求反風  
曜夜之目不思倒日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  
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後又之臣屢抱後時之悲臣聞因雲灑潤則芳  
澤易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臣間  
絃有故曲終則影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于變  
之容適事不觀萬殊之妙臣聞目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  
乎我殊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  
以其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垂條必降彌天之  
潤故理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宋謝惠連連珠曰

蓋聞獻技者易忽養德者難致是以子張重以不獲哀公之祿干木偃息  
不受文侯之位蓋聞機心難湛不接異類淳德易孚可狎殊方是以高羅  
舉而雲鳥降海人萃而水禽翔蓋聞春蘭早芳實忌鳴鳩秋菊晚秀無憚  
繁霜何則榮乎始者易悴貞乎末者老傷是以傳長沙而志沮登金馬而  
名揚蓋聞脩已知足慮德其逸音致進志忘其審是以飲河滿腸而求  
安愈泰緣不務高而畏下滋甚 宋顏延之範連珠曰蓋聞匹夫履順則  
天地不違一物投誠則神明可交事有微而逾著理有闇而必昭是以魯  
陽傾首離光為之反舍有鳥拂波河伯為之不潮齊王儉暢連珠曰蓋聞  
王佐之才雖遠豈必見採於當世陵雲之氣徒盛無以自致於雲間是故  
魏人指王於外野和氏泣血於荆山 梁武帝連珠曰蓋聞水鏡不以妍  
蚩殊照芝蘭寧為貴賤異芳是以弘道歸於兼濟至德由乎兩忘蓋聞一  
生目不足以掩德五刑非可以妄加是以徑寸之珍有時而類盈尺之宝  
不能無瑕蓋聞理漸其萌豈酒拔岳之力物有易傷不待凌雲之繳是以  
微照積而山飄虛弦動而隼落梁宣帝連珠曰常聞盈虛之道雖脩平而



必陂損益之由在至象而無適是以謂地之厚而東南缺唯天爲大而西北懸常聞山有藏王則卉草常榮林有猛獸則叢枝莫採是以漢儀重見皇王之迹有真周禮猶存龜蒙之田無改梁沈約連珠曰臣聞烈風雖震不斷蔓草之根朽壤誠微遂震崇山之峭是以一夫不佳威於赫怒千乘必致亡於巧笑臣聞鳴籟受響非有志於要風消流長邁寧厝心於歸海是以萬竅怒號不叩而咸應百川是納用卑而爲宰 梁吳筠連珠曰蓋聞豔麗居身而以蛾眉入妬貞華炤物而以絕等見猜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冶之色陽子寤寔豈之炫曜之才蓋聞義失投節未必識君烈士赴危非期要利是以墨子縈帶不蒙肉食之謀申胥泣血非有執圭之位梁劉孝儀探物作豔体連珠曰妾聞洛妃高髻不姿於芳澤立妻長髮無籍於金鈿故雲名由於自美蟬稱得於天然是以梁妻獨其妖艷衛姬專其可憐妾聞芳性深情雖欲忘而不歇薰芬動慮事逾久而更思是以津亭掩馥秭結秦婦之恨爵臺餘妬追生魏妾之悲表 梁沈約注制旨連珠表曰竊尋連珠之作始自子雲放易象論動模經誥班固謂之命世桓譚

以爲絕倫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排也雖復金鑲互騁玉馱並馳妍蚩優劣參差相間翔禽伏獸易以心威守株膠漆難與適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七







其旨魯國先賢志曰孔翊為洛陽令置器水於前庭得私書皆投其中  
一無所發彈治貴戚無所迴避張華別傳曰大駕西征鍾會至長安華  
兼中書侍郎從行掌軍事中書疏表檄文帝善之語林曰殷洪喬作豫  
章郡臨去人寄百餘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呪之曰沉者自沉浮者  
自浮殷洪喬不能作達書郵沈約宋書曰劉穆之朱齡石並便尺牘嘗  
於高祖坐與齡石共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  
之應對無廢書漢鄒陽上書梁王曰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  
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  
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  
箕子佯狂接輿避世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  
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  
光之璧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故百里奚乞食於道  
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者豈素官於朝借譽  
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昔魯聽季孫之說遂孔子宋信子魚之計囚墨翟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消骨  
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  
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平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  
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而  
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後漢班固上書東平王曰必有非常  
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將軍膺千年之任  
躡先王之蹤休弘懿之資據高明之勢昔卞和獻寶以羅折趾屈子納忠  
終於沉身已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彌章齊陸厥與沈  
約書問聲韻曰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  
精整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  
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曰不獻率意寡尤則從事乎一日醫醫愈伏而理  
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達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  
其一人也梁簡文帝答張纘謝示集曰纘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  
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辭可止詠



歌可輟乎不爲壯夫楊雄嘗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  
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  
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  
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  
沉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困事而作 又荅新渝侯和詩書曰垂示  
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  
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  
影裏細腰今與貞類鏡中好面還將盡等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故知  
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觀駐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  
也 元帝荅劉綰求述制旨義書曰學山學海未臻其極爲龍爲光或從  
王事所賴昔經陝服頰足良書憑几據梧靜供遊目枕中之記即用爲枕  
帷前之秩仍可爲帷對此自娛敬而待命叩而必應已謝懸鍾汲而無竭  
復垂井獲 梁沈約與范述曾論竟陵王賦書曰夫眇汎滄流則不識涯  
涘維陳鍾石則莫辨宮商雖復吟誦環迴編離字滅終無所辯仰酬睿旨

徵表寸長

梁劉孝綽荅梁元帝書曰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勞

舉目擣高麗近雖預觀寸錦而不覩金玉昔臨渴辭賦悉與楊循未殫寶

笥顧慙先哲

梁江淹詣宋建平王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

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蓬戶巢樞之民布衣麻帶之士謬得升

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寧當爭分

寸之末競錐刀之利積毀消金積譏摩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

魚被名於不義 梁劉之遴與劉孝標書曰間聞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

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撮道略之英華搜羣言之隱顯鈎摘既畢

殺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征之妙楊班儔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

雖復子野調聲寄知音於後世文信構覽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尚

自非沉鬱澹雅之思安能閉志經年勤成若此吾嘗聞爲之者勞觀之者

逸足下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異書 梁劉孝標荅劉之遴借類苑書曰

九冬有隙三餘暇時多遊書圃代樹萱蘇若夫采豐豐於緗紈閱微言於

殘竹嗚飮膏液咀嚼英華不知地之爲輿天之爲蓋靡測迴塘莫辯輿馬



烏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墳素詳觀圖謀擗管聯冊纂茲英奇蚤蚤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在銜翼故鳩集斯文蓋自綴其漏耳豈真藏山之石播於士大夫哉

檄

說文曰檄二尺書也從木敝聲釋名曰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也漢書曰申屠嘉為丞相鄧通居上旁怠慢嘉為檄召通曰不來且斬通恐入言於上上曰速往吾令召汝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東觀漢記曰光弼數召諸將置酒賞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又曰隗囂故宰府掾吏善為文書每上書移檄士大夫莫不諷誦又曰廬江毛義少時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義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典略曰張儀魏人常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意儀盜之掠笞數百既相秦為檄告楚儀曰吾從汝飲不盜汝璧善守汝國我且盜汝城又曰陳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極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讀

琳所製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魏志曰孫放善為書檄三祖諮命招喻多放所為李充起居戒曰軍書羽檄非儒者之事且家奉道法言不及殺語不虛誕而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請姑舍之以擬能者續晉陽秋曰何无忌母劉牢之姊也无忌與高祖謀夜於屏風裏製檄文毋潛登屏風上窺既知其謀大喜曰汝能如此吾讎耻雪矣檄文漢司馬相如喻巴蜀檄文曰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彼豈樂死惡生而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名聲施於无窮功烈著於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澤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无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魏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操父嵩乞巧攜養因賊假位輿金擯壁輪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操遂承資跋扈



肆行凶忒割剝元良殘賢害善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又特置發丘中郎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虎賁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而角其前荊州下宛業而倚其後若舉炎火以蕪飛蓬覆滄海以天燹炭有何不消滅者 又檄吳將校曰孫權小子未辯菽麥要領不足以膏蕭斧名字不足以汗簡墨謂為舟楫足以拒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矍鑠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二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也丞相銜奉國威為民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蓋鳳鳴高岡以遠翳羅聖賢之德也鷓鴣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无異葦苕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 魏鍾會檄蜀文曰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是以命授六師恭行天罰今邊境又清方内无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

衆分張守備難以御天下之師比年以來曾无寧歲征人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誠能鑒茲成敗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蹤摺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 晉孫惠為東海王討成都王檄文曰穎稟性強暗增崇位號阿比奄官專任孟玖遂使恣睢殺活由已疾諫好讒小人滿側官以取成位以錢獲囚以貨生獄以幣解百官卷舌朝野隱伏案穎之罪書記未有禍甚叔帶逆隆魯桓為子則不孝為臣則不忠為弟則不順為主則不仁四惡具矣豺狼之性有甚無悛 晉庾闡為郗鑒檄青州文曰蓋天地有盈虛之期皇代有盛衰之會姬文至聖猶西患昆夷周室哲王而北難獫狁天步禍亂有自來矣是以石勒因曩者之弊遇皇綱暫弛遂陵跨神州剪覆上國二十餘載毒流四海人神含憤天誅自滅而石虎窮凶襲其餘業内肆豺狼之暴外有無辜之禍念諸文武百姓同為和氣之民而不蒙太陽之施奔波於海岱之間逼迫於寇戎之手行者窮征役居者困重賦死生契闊良難為心 又檄李勢曰告巴蜀士民夫昏明代運否終則泰賢哲觀機以知變不肖滅亡以取禍昔者皇運



平消乾綱暫弛耀勒窮凶肆暴神州李劉啓逆竊逼岷川翼以不才任存  
分陝未能仰宣皇恩招攜以禮而使三巴之民制於犬羊之羣元元之命  
懸於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未歎疾疚如首者也凡百黎民秋毫不犯檄到  
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未作鑒誠信誓之明有如皎日 又  
為檄石虎文曰石勒因釁剪覆舊京窮凶極逆偽號累祀百姓受灰沒之  
酷王室有忝離之哀不有少康之隆孰能祀夏不有宣王之興誰尅舊物  
羯帥石虎僭襲凶葉負恃其衆陸梁河朔每念忠順之士懷仁抱義含膽  
飲血離其禍酷心存倒戈而力不能奮今遣使持節荊州刺史都亭侯翼  
高旗連雲組練映日運孫吳之籌按尚甫之略莫不張膽阻鐵人思自百  
以此衆戰其猶烈火之燔秋蓬衡颺之掃落葉也 晉栢温檄胡文曰胡  
賊石勒暴肆華夏齊民塗炭煎困離孽至使六合殊風九鼎乖越每惟國  
難不遑啓處撫劔北顧慨歎盈懷寡人不德忝荷戎重師次安陸經營舊  
邑瞻望華夏暫成楚越登丘悽鏡夫憤慨昔叔孫絕粒義不同惡龔生守  
節耻存莽朝歷既通僭一朝蕩定拯撫黎民即安本大訓之以德禮潤之

以玄澤信感荒外武揚八極先順者獲賞後伏者前誅德刑既明隨才攸  
叙此之風範想所聞也 梁元帝代侯景檄文曰粵若梁興五十餘載平  
一字內德惠攸長仁育羣生義征不服建翠鳳之旗則六龍驤首擊靈鼉  
之鼓則百神警肅風牧方邵之賢衛霍辛趙之將叱咤則風雲興起鼓動  
則嵩華倒拔叶和萬邦平章百姓十堯九舜曷足云也賊臣侯景匈奴叛  
臣鳴鏑餘噍冒于貨賄不知其極敢興逆亂梗我王畿賊臣正德阻兵安  
忍者結怨江干遠適單于虔劉我人民離散我兄弟臧獲之人五宗及賞  
播紳之士三族見誅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兔不足書其罪雷震  
風駭直指建鄴按劔而叱江水爲之倒流抽戈而揮皎日爲之還舍如駟  
馬之載鴻毛奔牛之觸魯縞 梁裴子野喻虜檄文曰天生蒸民樹之以  
君所以對越三才司牧黔首蠲其苛慝除其患難肇自遂古以迄皇王經  
世字民咸由此作朕撥亂反正君臨億兆休牛放馬載戢干戈思與一世  
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昔者晉失其序天篤降喪而四夷交侵小雅盡缺宋  
之初載實有武功秦晉之墟頻裊僭偽末葉陵遲遂亡淮濟曠日長久莫



能克復朕爰初創業思閑寧靜保大定功未遑遠略而狡虜遊魂不式王  
命朕謂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矜此塗炭用寢兵革今戎醜數亡自相吞噬  
重以亢旱彌年穀價騰踊丁壯死於軍旅婦女疲於轉輸虐政慘刑曾無  
懲改四方同集九服齊契譬猶翻東海以注螢燭倒崑崙以壓螻蟻其身  
糜爛豈假多力爾二周故老六輔大姓蒙恥俛首有自來矣濯身明目今  
也其時昔由余入秦禮以卿佐日磬降漠華豹七葉苟有其才豈無大位  
梁任孝恭爲汝南王檄魏文曰夫大盜移國終繼梟翦之誅兇狡憑凌必  
致殲夷之戮所以董卓稱亂徒藉羣雄之手王莽偷安卒成光武之業故  
市耀臍燈府傳飲器我有魏今臨一境卜世相承保又黔黎事踰年祀尔  
朱榮胡貊遺種邊塞是居姦宄妄才凶愚醜類茹血食腥本非人品依隨  
水草取類馬牛而包藏禍圖竊懷反噬遂長驅種落用襲我周南率彼酋  
豪侵凌我河縣所以流離播越亟淹星紀仰慕園陵俯傷黎庶遂得式仰  
唐朝宣奉舜闕梁大皇帝功踰五帝道邁三皇負宸當軒平章百姓匪拱  
而治協和萬邦今遣同州刺史范遵等董率前鋒揚旌致討先取滑臺鼓

行金谷關東英俊河北雄才痛桑梓淪蕪室家顛殞飲氣吞聲志申讎怨  
士各懷歸民思父母表裏符契神靈響集王者之師有征無戰鋒刃所裁  
辛勿羅染 後魏魏收檄梁文曰天辰象麗天山岳鎮地方以類聚物以  
羣分建之以邦國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貳帝王所以摠一雖五運相  
推百王革命此道所行孰云能易而皇家承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  
動植崇文德以來遠修禮讓以止訟舞干戚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玄功  
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迹唯彼吳越獨阻聲教  
侯景豎子本無土業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離之地甘辭卑體進執圖  
身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業於上臣敵於下人而無禮其能國乎亦既  
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雖有賊臣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  
毛之落牛體雙鳥之飛海濱彼旣連結姦惡斷絕鄰好追兵保境縱盜侵  
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是以吳侵齊境遂致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  
上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  
可懷貞陽以猶子之親當戎首之任非但力屈道窮亦將路無還蜀兼復



狹子垂翅俱在籠樊雖復貪利苟得皆同即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井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里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彼乃示之以利罷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令其時堪乘便計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以久涉行陣曾習軍旅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呼之則返速而釁小不懲則叛逆而禍大但恐楚國忘援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黃上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天折露霧之中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將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其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腹心強弩衝城長戟指關徒探雀殼無用府藏之虛空請熊罴詎延漏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鷓鴣相扼我乘其弊方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輻輳劍騎之所蹂踐椅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買之公子順時以動見機而作歸欵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櫬而出拂席相俟必以焚材終為晉用也 陳徐陵檄周文曰主上恭膺寶歷嗣奉瑤

圖既稟聖人之卜兼富神武之畧又安兆庶共靖戎華同戡干戈未銷鋒鏑况復追惟在楚無忘玉帛之言軫念過曹猶感盤飧之惠年馳玉節之使歲降銀車之恩庶彼懷音微悟知感而反其藏匿招我叛臣詎從瀟湘空竭關壘荆梁左右漢沔東西歛地呼天望停哀救夫一人掩泣猶愴滿堂百姓為心彌切宸宸大都督吳明徹台司上將德茂勳高威著荆湘化聞庸蜀叱咤而平宿豫吹噓而定壽陽席卷江淮無淹弦望

移

范曄後漢書曰韓馥見民情歸袁紹忌方得衆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喬瑁乃詐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企望我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 王隱晉書曰毛寶據邾城陷寶屍沉江不出戴詳移告河伯諸神使出寶屍十餘日乃出 典畧曰衛襄字叔遼修行至孝州郡嘉之時有白波賊衆數萬人官兵誅討不能平而使襄要我願解散於是襄為書移即平定 **移文** 漢劉歆讓太常博士移文曰歆欲建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習列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



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責讓之曰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關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源猶欲保殘守缺挾忍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皆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夫子曰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梁簡文帝答穰城未和移文曰屬彼數及侮亡運逢瓦解石言水聞實驗地凶飛絮雨粟還符天怪故淪俗駿奔遺黎南請所以皇畧比征臨事同極溺愍百姓之未安傷一物之失所故餘民極負掃地來王而向化之黨忽覽今移咸以陶茲禮樂重覩衣冠已變伊川之髮兼削呼韓之衽寧當生入玉關死歸建業民情若此匪我求蒙行人遠屆實亦勞止想近察時機遠詳圖緯早去中原遽反桑梓旋地昧而比移越天渠而南指然後三姓二賢可存十半如其遂固守株不達玄象將恐衛將之師復有狼居之戰侯應之討更觀陰山之哭 梁任孝恭答魏初和移文曰蓋軒轅五十

一戰義在拯民湯武二十七征本惟靜難明異時而同致信殊政而一撥我皇屈茲上聖承彼百王卷六合而包容弘二儀而覆載照高日月澤富雲雨值魏氏紛綸亟離星畧競尋干戈爭以興廢王無卒歲相不浹辰隻馬泣師月陳庭闕裹糧請救日欵關扉故屢動雲旗再驅蒼兕同小白之存亡等任好之繼絕匹婦是離尺土非利然百戰百勝猶苦四民九拒九攻終勞萬姓納皇之念無忘日具李陵失律暫摧羽鱗同孟明之反秦似荀瑩之歸晉并賚來移聞之委曲知彼當壁得人兆龜有主欲偃兵戈式敦雅好鶴鳴九臯戾天已響出其言善長以欣然輒勒綠邊屯戍各息烽警旌旗盡卷刁斗夜停泥雞犬於四鄰接桑床於二境 陳徐陵爲護軍長史王質移大曰比余風已勁玉露方團宜及窮秋幸踰高塞當使孤旌不反隻騎無還非止湯羅豈知堯德其承比年民墊仍歲蘊隆粒粟貴於隨珠分糜乏於齊鼎且氏羗旅拒已跨伊瀍胡羯憑陵方踰汾潞刺虎之勢時則卜生拾蟬之機彌驗蘇子但國家體茲明信有同皎日豈唯風雨之旦猶救匹夫宵夢之言無欺幽壤賊華皎近以臨蕃有譴作牧無章旣



懼檻車之徵便憂齊斧之戮遂乃治兵楚夢竊戴干戈傍引西戎共謀東  
夏爲周遣其衛國公宇文直等摠統獯獪爲其羽翼醜徒濟岸來攻郢城  
逆豎浮舟同趣夏浦王師艤棹素在中流羣帥爭驅應時殲蕩羌胡寶馬  
縱橫七澤之中荆楚樓船彌滿三江之上俘禽所獲水陸無遺華皎擢自  
葛微叨居蕃翰情慙犬馬罔顧恩靈翻執干戈自圖家國聞諸間諜且彼  
鄰謀乃授冬官卽爲鄉導雖傷仁義之俗非敢有私期和與之情猶冀無  
失 又移齊曰獲去月二十日移承羯寇平珍同懷慶悅眷言鄰穆深副  
情佇夫天網之大固無微而不擒神武之師本無征而不克至如戎王傾  
其部落逆豎道其鄉關非厥英圖殆難堪勦况復洞庭遐曠丘食殷阜西  
窮版屋北罄擅廬聲冠符姚勢兼聰勒庸蜀寶馬彌山不窮巴漢樓船陵  
波無際我之元戎上將協力同心承稟朝暮致行明罰爲風爲火殪彼蒙  
衝如霆如雷擊其舟艦羌兵楚賊赴水沉沙弃甲則兩岸同奔橫屍則千  
里相枕江川盡滿譬睢水之無流原隰窮胡等陰山之長哭於是黑山叛  
邑諸城洞開白虜連羣投戈請命長沙鵬鳥靡復爲妖相川石鸞自然還

儻克翦無算縲禽不貲欲計軍俘終難巧曆所獲其龍駒驥子百 千  
更開首符之園方廣駒駉之厩於是樹霍甘陳虬髭瞋目心馳壘路志飲  
河源乘勝長驅未知所限豈如栢温不武弃彼關中殷浩無能長茲羗賊  
方且西踰酒郡抵我境而置邊亭東略鹽池爲齊朝而反侵地此改亦翦  
妖氛未窮巢窟便聞慶捷愧佩良深

紙

東觀難記曰黃門蔡倫典作上方作紙所謂蔡侯紙也 董巴記云東京  
有蔡侯祗卽倫也故麻名麻紙木皮名穀紙故網紙也 三輔決錄曰韋  
誕奏蔡邕自矜能兼斯善之法非流統素不妄下筆夫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罔張芝筆古伯紙及臣黑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後可以盡  
經文之勢方寸之言 王隱晉書曰陳壽卒詔下河南遣吏賫紙筆就壽  
門下寫取國志 渚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紙麻紙勅紙法  
紙各一百 抱朴子曰洪家貧伐薪賣之以給紙筆晝營園田夜以柴火  
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



六士傳曰楊脩為魏武主簿嘗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為荅數紙以次牒之而行告其守者曰向白事每有教出相反覆若案此弟連荅之已而有風吹紙亂遂錯誤公怒推問脩慙懼以實荅晉陽秋曰劉弘為荅數紙以次牒之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恭赴咸曰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語林曰王右軍為會稽令謝公就乞牋紙檢校庫中有九萬牋紙悉以乞謝公沈約宋書曰張末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末表啓輒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之及也賦晉傳咸紙賦曰蓋世有質文則治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器與事易既作契以代繩又造紙以當策夫其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絜性真含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弊以為此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

**唐**梁劉孝威謝賀宮紙啓曰臣與謝嘏俱慙其聖神之衝梯實愧魯般之巧嘏之城壘特無禽子之守攻弱侮亡其勞甚薄策勲行賞為渥過隆雖復業駁鳳銜漢朝魚網平淮桃花中官穀樹固以慙茲靡滑謝此鮮光

筆

博物志曰蒙恬造筆

釋名曰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

韓詩外傳曰趙

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問其故對曰臣為君諉諉之

臣墨筆執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列仙傳曰李仲甫潁川人漢相

帝時賣筆遼東市上一筆三錢有錢亦與筆無錢亦與筆漢書曰張安

世持橐籥筆橐籥筆也漢書曰張安世持橐籥筆橐籥筆也漢書曰張安

漢書曰班超投筆歎曰大丈夫安能文事筆耕乎事具謝承後漢書曰

王充於宅內門戶墟柱各置筆視簡牘見事而作者論衡八十五篇漢

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雙篆題曰此工作楷於頭上象牙

寸小著筆下廣志曰漢諸郡獻兔毫書鴻門題唯趙國毫中用典略

曰王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

閣筆不敢措手魏略曰王思為大司徒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

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怒自起逐蠅不能還取筆擲地踰壞之魏志曰

甄后九歲熹書用諸兄筆或非之后曰古賢女皆覽前世成敗不知書何

由見之魏末傳曰夏侯太初見召還洛陽絕人道不畜筆硯傳子曰漢



末一筆之押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朱繡之衣踐雕王之履矣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枝銅博山筆牀副四梁簡文帝詠筆格詩曰仰出寫含花橫插學仙掌行因提拾用遂厠旋臺賞 梁徐擒詠筆詩曰纖端奉積潤弱質散芳煙直寫飛蓬牒橫承落繡篇一逢提握重寧憶仲升捐賦後漢蔡邕筆賦曰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夜兔性精啜以標悍體過近以騁步削文竹以爲管加漆系之纏束形調搏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書乾坤之陰陽讚三皇之洪勳叙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典文紀三王之功代方表八百之肆勤傳六經而輟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彛倫綜人事於晝昧方贊幽冥於神明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之位也新故代謝四時之次也圓和正直規矩之極也玄首黃管天地之色也 晉傅玄筆賦曰間脩毫之奇兔選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蘭嘉竹翠色彤管含丹於是班匠竭巧名工逞 術纏以素臬納以玄漆染芳松之淳煙寫文象於紈素動應手而從心煥光流而星布

晉成公綏故筆賦曰有倉頡之奇生列四目而兼明慕羲氏之畫卦載萬物於五行乃發慮於書契採秋毫之類芒加膠漆之稠繆結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玄管屬象齒於纖鋒染青松之微煙著不泯之末蹤則象神仙人皇九頭式範羣生異體怪軀注玉度於七經訓河洛之讖緯書日月之所躔別列宿之舍次乃皆是筆之勳人日用而不寤乞盡力於萬機卒見弃於行路 梁吳筠筆格賦曰幽山之挂樹恒縈風而抱霧葉委鬱而陸離根縱橫而盤互爾其負霜含液枝翠心赤翦其巨條爲此筆格跌則若岩方爽似華山之孤生上管則貞貞峻逸若九疑之爭出長對坐而銜煙末臨窻而儲筆賦晉郭璞筆贊曰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羣藝日用不知功蓋萬世銘後漢李尤筆銘曰筆之強志庶事分別七術雖衆猶可解說投足擇言駟不及舌筆之過誤愆尤不滅 魏傅選筆銘曰昔在上古結繩而誓降及後載易以書契書契之興與自頡皇肇建一體浸遂繁昌彌綸羣事通遠達幽垂訓紀典匪筆靡脩寔爲心盡滅否斯由厥美弘大置類鮮疇德興之著惟道是揚苟逞其違禍亦無方 晉



王隱筆銘曰豈作其筆必免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啓梁元帝謝宮  
賜白牙鏤管筆啓曰春坊漆管曲降深恩北宮象牙猥蒙霄逮雕鏤精巧  
似遼東之仙物圖寫竒麗笑蜀郡之儒生故知嵇賦非工王銘未善昔伯  
借致贈纒屬友人葛龔所酬止聞通識豈若遠降鴻慈曲覃庸陋方覺瑠  
璃無謫隨珠過侈但有羨卜商無因則削徒懷曹植恒願執鞭 梁庾肩  
吾謝賚銅硯筆格啓曰煙磨青石已賤孔氏之壇管撫銅龍還笑王生之  
璧西域胡人卧織成之金篋遊仙童子隱芙蓉之行鄣莫不並出梁園來  
頒狹室

硯

太公金匱曰硯之書曰石墨相者邪心讒言無得汗白 漢書曰宣帝時  
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硯書及帝即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  
出常參乘 又曰薛宣為左馮翊性密靜有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  
用筆硯皆為設方略利用之省費吏民稱之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硯  
凍釋命童幼入小學篇章十一月硯凍童讀孝經論語東觀漢記曰蘇竟

與劉歆子棻書云前世以磨研編簡之才與國右史公從事出入魏武帝  
上雜物疏曰御物有純銀參帶臺硯一枚純銀參帶員硯大小各一枚

陳留志曰范喬年兩歲祖父馨卒臨終撫其手曰恨不見汝成人以吾所  
用硯與之始五歲祖母以此言告喬喬便執硯涕泣東宮舊事曰皇太子  
初拜給漆石硯一枚 陸雲與兄機書曰君苗能作文見兄文輒云欲燒  
筆硯 從征記曰夫丁林前有石硯一枚作其古朴蓋孔子生平時物也

**賦** 晉傅玄硯賦曰採陰山之潛樸簡衆材之攸宜節方圓以定形銀金  
鐵以為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采  
漆之膠固含冲德之清玄贊 魏繁欽贊曰班采散色漚潤毫芒點黛文  
字曜明典章施而不德吐惠無疆漸漬甘液吸受流芳銘 魏王粲硯銘  
曰昔在皇顓爰初書契以代結繩民察官理庶績誕興在季末革藻流世  
淫文不寫行書不盡心淳朴澆散俗以崩沉墨運翰藻榮辱是若念茲在  
茲惟玄是宅

梁武帝硯銘







祝茲侯徐屬軍棘門以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帝自勞軍至灃上  
及棘門軍直馳入將軍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吏被甲毅弓持滿  
先驅至不得入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  
詔於是上使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開上吏曰軍中不得馳於是  
天子乃按轡徐行將軍亞夫將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  
為動色改容使人稱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文帝曰此真將  
軍矣曩者灃上棘門軍兒戲爾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亞夫可得而犯耶  
稱善久之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令於君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  
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  
矣 韓子曰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有吳起自吮其膿傷者  
母立而泣人曰將軍於若子如何為泣乎對曰吳子吮其父之傷而殺  
之涇水之上今安知不殺是子乎 黃石公三略曰良將之軍也如已治  
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集韻曰軍無財士不來軍  
無賞士不往故良餌之下有懸魚重賞之下有勇夫 淮南子曰凡國有

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將軍身今國有難願子將而應之董魏  
操鉞授將軍曰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辭而行乃瓜鬻設明衣繫四門而  
出乘將軍建鼓旗載斧鉞臨敵攻戰而願必死無有二心 列女傳曰楚  
子反攻秦軍絕糧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使者  
曰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留秦黍梁子反  
破秦軍而歸母閉門不內使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耶客有獻  
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喙而卒戰自五也異  
日又有獻一囊糲者王又使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隘而戰自十也  
今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獨黍何也 漢書曰韓信亡蕭何追還  
漢曰曰以為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  
也王必欲拜之宜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  
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又曰馮唐對文帝曰天下之  
將獨有廉頗李牧耳上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唐對曰臣聞上  
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之軍功爵



賞皆決於外 又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為人少言有氣上嘗欲教之孫  
 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爾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  
 不滅無以家為又曰西羌反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問誰可將者  
 充國對曰無辨於老臣者矣上遣焉 東觀漢記曰吳漢當出師朝受詔  
 父即引道初無辨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 又曰赤眉入長安鄧  
 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以迎降者以千數衆號百萬 又  
 曰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焉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  
 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  
 可用帝笑曰夔鑠哉是翁也遂遣援 又曰祭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  
 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在軍旅不忘俎豆 事具巧藝魏志曰曹仁字子孝  
 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為將嚴整奉法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 又曰賈  
 逵字梁道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袒又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帥授其  
 法數萬言 又曰龐德討關羽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  
 軍謂之白馬將 蜀志曰鄧艾為大將三十餘年賞罰明善卹卒伍身之

衣食資仰於官不為苟素儉然終不治私妻子不免飢寒 吳書曰魯肅  
 為人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在軍陣手不釋書又善談論能  
 屬文辭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為之冠 抱朴子大將民之司命社稷  
 存亡於是乎在 **詩** 晉張華命將出征詩曰重華隆帝道戎蠻或來賓徐  
 夷興有周鬼方亦違殷今在盛明世寇虐動西垠單醪豈無味挾纊感至  
 仁 梁吳筠古意詩曰匈奴數欲盡僕在玉門關蓮花穿劍鏑秋月掩刀  
 環春機恩窈窕夏鳥鳴絲蠻中人坐相望狂夫終不還 又邊城將詩曰  
 塞外何紛紛胡騎欲成羣爾時始應慕來投霍冠軍刀含四尺影劍抱七  
 星文袖間血灑地車中旌拂雲輕軀如未殞終當厚報君 又邊城將詩  
 曰僕本邊城將馳射靈關下箭銜鴈門石氣振武安左勳輕賞發兵名高  
 拜橫野留書應鑿楹傳功須勒社徒傾七尺命酬恩終自寡 又邊城詩  
 曰聞君報一食遠送出平野玉標丹霞劍金絡豔光馬高旗入漢飛長鞭  
 匿地寫曙星海中出曉月山頭下歲晏坐論功自有思臣者 又邊城詩  
 曰臨淄重蹴踘西城好擊刺不要身後名專騁眼前智君看班定遠立功



不負義掣拽二丈旗躑躅雙鳧騎但問相知否死生無險易表晉繇楚  
白起贊曰烈烈栢栢時維武安神機電斷氣濟師然南折勁楚走魏禽韓  
北摧馬服凌川成丹應侯無良蘇子入關噉噉讒口火燎于原遂焚社郵  
與簫俱燔惟其歿矣古今所歎 又韓信贊曰淮陰屈節盤於幽賤秦失  
其鹿英雄交戰踐楚知亡撫戈從漢遂寤明主超然虎奮威震趙魏擒項  
平難割據山川稱孤南面惜哉邁欵一朝書叛 又樂毅贊曰樂生誕節  
寔立弘度丹旄電麾秦韓景附威震濟西齊愍失據惠之不敏翻然高翥  
栖遲一丘以保皓素表後魏温于昇廣陽王北征請大將表曰今四郊  
多壘三軍申發率土之濱莫敢寧晏况忝末屬復董元戎臣不盡心誰將  
竭力豈容飾讓苟違戎重但以軍旅之事實所未學求保重將隨方指麾  
臣請先驅被堅督戰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決機兩陣之間不辭萬死  
之地脫獨委臣專摠戎旅兵術靡常軍機屢變以臣當之必所未達雖秦  
廣筭有均膠柱論魏何晏韓白論曰此兩將者殆蚩尤之敵對開關所  
希有也何者勝或曰白起功多前史以爲出奇無窮欲窺滄海白起爲勝

君夫韓信斷幘以覆軍拔旗以流血其以取勝非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  
又奇者曰起破趙軍詐奔而斷其糧道取勝之術皆此類也所謂可奇於  
不奇之間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哉 宋范曄二十八將論曰二十八  
將者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議  
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良圖遠筭  
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旣衰降及霸德猶能受授惟庸勲賢兼序如管  
隰之迭升栢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  
翼夫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盜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  
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伴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繼信越終見菹戮  
不其然乎因茲以降迄于孝武辛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搢紳道塞賢能  
蔽擁故光武監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  
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謂導之  
以法齊之以刑者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  
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叙其本第係之篇末



戰伐

尚書太傳曰戰者憚驚之也 春秋說題曰戰伐人者國內行威有所斬壞  
 伐之為言敗也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盡丁侯射之  
 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目箭戊巳日拔  
 腹箭庚辛日拔股箭壬癸日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乃懼越裳氏獻  
 白雉 尚書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弗誓于六步七步乃止  
 齊焉夫子勗哉弗誓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又曰帝曰咨禹  
 惟茲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  
 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  
 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 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  
 道乎禰禡於所征之地 大戴禮曰明主之征也誅其君改其政率其民  
 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悅矣 左傳曰衛大  
 旱甯莊子曰周飢克殷而年豐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事具天又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

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虞虢之謂也虞公不聽後遂為晉所  
 滅 春秋佐易期曰太尉主甲卒神名辯會曰庫兵動鼓自鳴得諸侯象  
 也 管子曰桓公北伐幽戎以升布天下 又曰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  
 耳之谿十里援弓而射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前人乎對曰不見公曰寡  
 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冠右祛衣馬前疾走寡人其不濟乎管仲曰  
 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涉也至卑耳之谿從左涉深沒冠從右涉水深至  
 膝已涉大濟公拜曰仲父之聖若此也 又曰代出狐白皮狐應陽之變  
 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臣難得喜其貴價必相率而求之令齊載金  
 錢之代谷求狐白皮代王聞之果去其農處山林求狐二十四月不得一  
 狸皮齊聞而伐王代王即將其國士卒服於齊 事具數部 韓子曰秦穆公  
 以女樂三人遺戎王戎王大悅聽樂終歲不還舉兵伐之開地千里 史  
 記曰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代齊破之追至于臨淄齊愾王走保  
 於莒樂毅獨留齊攻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悅親至  
 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



到邢丘輓折為三天兩三日不休武王懼召太公而問之曰紂未可伐乎  
 太公曰不然輓折為三者軍當分介為三也天雨三日者欲洒吾兵也  
 淮南子曰人有伐國之志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漢書曰武帝末  
 年悔伐胡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又曰武王南伐越以牡荆曰北升登  
 龍以象天一命曰靈旗以指斲論衡曰太公陰謀書武王伐殷兵至攷  
 野晨舉脂燭推掩不備魏志曰景元四年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  
 地七伯餘里鑿山通道作橋閣山高谷深至有艱險艾以旗自裹推轉而  
 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犖虞新禮議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  
 節郎授鉞於朝堂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  
 也犖虞法疑要注曰古者帝王征以齊車戴遷廟之主以行故尚書  
 甘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王隱晉書曰咸康元年智護王隨  
 領三千人討寧州賊吹三角皆裂軍人惡之隨曰裂者破也當破賊而得  
 土地也詩後漢崔駰安封侯詩曰戎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激兮忘身命  
 破光甲兮跨良馬揮長戰兮廓強弩魏文帝於黎陽作詩曰于騎隨風

靡萬騎正龍驤金鼓震上下于威紛縱橫白旄若素霓丹旗發未光追思  
 大王德晉宇識足臧經歷萬歲林行行到黎陽又詩曰朝發城夕宿  
 韓陵霖雨識塗塗與人困窮載馳載驅沐雨櫛風舍我高殿何為泥中在昔  
 周武爰暨公旦載主而征救民塗炭彼此一時唯天所讚我獨何人餘不  
 靜亂又詩曰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車涉此艱阻遵彼洹湄言刈  
 其楚班之中路塗潦是御鞞鞞大車載低載昂敦敦僕夫載仆載僵蒙塗  
 冒雨雪衣濡裳又詩曰奉辭罰罪遐征晨過黎山崦崦東濟黃河金營  
 北觀故宅頓傾中有高樓亭亭荆棘繞蒼叢生南望果園青青霜露慘悽  
 零零彼桑梓傷情又至廣陵於馬大作詩曰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  
 湯霜矛成山林玄甲曜日光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兵記  
 稱賢良魏王粲從軍詩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  
 又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軍中多飲饒人馬皆溢肥徒行兼兼還  
 空出有餘資拓地三千里徃反速若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又從  
 軍詩曰原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我君順時發栢栢東南征汎舟蓋長川



陳卒被隰垆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此情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鶴鳴 又詩  
曰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白日半西山桑梓  
有餘暉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征夫心兩懷悽愴今吾悲 又詩曰率  
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動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限我無時謀譬諸具官  
臣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我有素食責誠愧  
伐檀人雖無鈇刀用度幾曾薄身 宋文帝北伐詩曰李文鑒禍先辛生  
識機始崇眷非無微與廢要有以自昔論中畿修焉盈百祀不覩南雲陰  
但見胡塵起亂極治方形塗泰由積否方欲徐遣氣矧乃穢邊鄙眷言悼  
斯民納隍良在已逝將振宏綱一麾同文軌 宋孝武帝北伐詩曰表裏  
跨原隰左右御川梁月羽皎素魄星旗施赤光 宋謝莊江都平解嚴詩  
曰肅旗蘭廟律聳鉞暢乾 靈朝晏推物泰通渥抃身寧擊轅歌至世撫壤  
頌惟馨 又從駕頓上詩曰中權臨楚路前茅至吳雲翼馬依風蹠邊簫  
當夜聞 宋傅亮從武帝平閩中詩曰鞠旅揚城大蒐徐方旅旌首路元  
戎啓行弭楫洪河摠轡崇岡 又從征詩曰息徒西楚佇挹舊鄉止猶岳

立動則雲翔烈烈羣師星言啓行汎舟掩河秣馬登芒 齊虞羲霍將軍  
北伐詩曰擁旄爲漢將汗馬出長城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窮秋八九  
月虜騎入幽并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雲生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旌雲屯  
七萃士魚麗六郡兵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  
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 齊王融從武帝琅邪城講武應詔詩曰治兵  
聞魯策訓旅見周篇教民良不棄任智理恒全白日映丹羽頽霞文翠旃  
凌山炫組甲帶衣被戈舩凝葭鬱推愴清管乍聯綿早逢文化洽復屬武  
功宣願陪玉變右一舉掃燕然 梁武帝宴詩曰止殺心自詳勝殘道未  
遍四主漸懷音九夷稍革面世治非去兵國安豈忘戰釣臺聞史籍此陽  
書記傳 梁簡文帝和武帝詩曰校尉聞踈勒將軍定月支南通新息柱  
此屆武陽碑豫遊戲馬館教戰昆明池銀塘寫清渭銅鈎引直漪常從良  
家子命中幽并兒金鞍飾紫珮玉燕帖青驪車書今已共願奏云亭儀  
又詩曰祭壺今息鼓董案成開帷聊舉青龍陣正取絳宮時犒兵隨後拒  
轍祭逐前師軍門初露節步陳始分旗 梁元帝蕃難未靜述懷詩曰玉



節威雲夢金鉦韻渚宮霜戈臨漸白日羽映流紅單醪結猛將芳餌引羣  
雄箭擁淇園竹劍聚若溪銅亟覩周王駿多逢鮑氏驄謀出河南賈威寄  
隴西馮溪雲連陣合却月半山空樓前飄密柳井上落疏桐差營逢霖雨  
立壘挂長虹 又和王僧辯從軍詩曰山虛和鏡管水靜寫樓船連雞隨  
火度燧象帶烽然洞庭曉風急瀟湘夜月圓荀令多文藻臨戎賦雅篇  
梁吳筠戰城南詩曰蹀躞青驪馬往救城南畿五歷魚麗陣三尺九重圍  
爲君意已重無功終不歸 又詩曰前有濁樽酒憂思亂紛紛小來重意  
氣學劍不學文忽值明關靜匈奴遂兩分天山已半出龍城無片雲漢世  
平如此何用李將軍 又詩曰陌上何誼誼匈奴圍塞垣黑雲藏趙樹黃  
塵埋隴垠天子羽書勞將軍在玉門 又詩曰雜虜冠銅鞮征役去三齊  
扶山翦䟽勒傍海掃沉黎劍光揮夜電馬汗晝成泥何當見天子畫地取  
關西 又征客詩曰公卿來悵別葭聲在狹斜玉樽浮雲蓋朱輪流水車  
鏗中懸明月劍杪照蓮花 梁沈約正陽堂宴勞旋詩曰凱入同高宴飲  
至均多祐昔往歌采薇今來歡秋杜善戰惟我皇勝之不窺戶推轂授神

談餘壯終能賈浩湯金壘溢周流玉觴傳 又出重圍和傅昭詩曰曾連  
揚一策陳平出六奇邯鄲風雨散白登煙霧維排雲出九地陵定振五危  
梁庾肩吾被使從渡江詩曰八陣引佳兵三河摠艤舳鋒天揚遠旆雷野  
驅長轂夜劍動星芒秋潮驚箭服 梁劉孝義從軍行詩曰冠軍親俠射  
長平自合圍木落彫弓燥氣秋征馬肥賢王皆屈膝幕府復申威何謂從  
軍樂往反速如飛 北齊祖孝徵從北征詩曰翠旗臨塞道靈鼓出桑乾  
祁山歛雲霧瀚海息波瀾成亭秋雨急開門朔氣寒方繫單于頸歌舞入  
長安 北齊裴讓之從北征詩曰沙漠胡塵起關山烽燧驚皇威奮武略  
上將摠神兵高臺朔風馳絕野寒雲生匈奴定遠近壯士欲橫行 周庾  
信從駕觀講武詩曰校戰出長楊兵欄入闔場置陣橫雲起開營鴈翼張  
落星奔驥駮浮雲上驪驄急風吹戰鼓高塵擁具裝駭援時落木驚鴻屢  
斷行又和平鄴應詔絕句詩曰天策弘神兵風飛掃鄴城陣雲千里散黃  
河一代清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五首詩曰一更刁斗鳴校尉連連城  
遙聞射鵰騎懸憚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將弓學月聊持劍



北霜三更夜驚新橫吹獨吟春強聽梅落花誤憶柳園人四更星漢低落  
月與雲齊依稀北風裏胡笳雜鳥嘶五更催送籌曉色映山頭城烏初起  
堞更人悄下樓 陳蘇子卿南征詩曰一朝遊桂水萬里別長安故鄉夢  
中近邊愁酒上寬劔鋒但須利戎衣不畏單南中地氣煖少婦早愁寒  
陳沈炯從鳴駕送軍詩曰惟堯稱乃武軒后號神兵弔民資智勇治亂屬  
師貞我君膺寶業歷駕視前英蒲海方無浪夷山有未平星光下結旆劔  
氣上舒精雲開萬里徹日麗白川明撫鼓山靈應詔蹕水祗驚 陳張正  
見從軍詩曰胡兵屯荆北漢將起山西故人輕百戰聊欲定三齊風前噴  
盡角雲上舞飛梯馬塞秋聲遠龍沙雲路迷燕然自可勒函谷詎須泥  
又從軍詩曰將軍定朔邊刀斗出祁連高柳橫長塞榆關接遠天井泉含  
陣竭烽火映山然欲知客心斷旄旌萬里懸 賦後漢崔駰大將軍西征  
賦曰主簿駰言愚聞昔在上世義兵所克工歌其詩具陳其頌書之庸器  
列在明堂所以顯武功也於是襲孟秋而西征跨雍梁而遠蹤陟隴阻之  
峻城升天梯以高翔旗旄翼如遊風羽毛紛其覆雲金光皓以奪日武鼓

鏗而雷震 魏文帝述征賦曰建 之十三年荆楚傲而弗臣命元司以

簡旅予願奮武平南歎代靈鼓之 幽隱兮建長旗之飄飄躍甲卒之皓盱

馳萬騎之瀏瀏揚凱悌之豐惠兮 乾威之靈武伊皇簡之遐通兮維天

納之畢舉南野之舊都聊拜節而 谷與遵往初之舊迹順歸風以長邁鎮

江漢之遺民靜南畿之遐裔 魏陳王曹植東征賦曰建安十九年王師

東征吳寇余典禁兵衛官省然神武一舉東夷必克想見振旅之盛故作

賦一篇登城隅之飛觀兮望六師之所營幡旗轉而心思兮舟楫動而傷

精顧身微而任顯兮愧責重而命 輕嗟我愁其何為兮心遙思而懸旌師

旅憑皇穹之靈祐兮亮元勳之必 舉揮朱旗以東指兮橫大江而莫御

魏應瑒撰征賦曰奮皇佐之豐烈將親戎乎幽鄰飛龍旗以雲曜披廣路

而北巡崇殿鬱其差殺葦宇爛而 舒光擣雲藻之雕飾流輝采之渾黃辭

曰烈烈征師尋遐庭兮悠悠萬里 臨長城兮周覽郡邑思既盈兮嘉想前

哲遺風聲兮 魏徐幹西征賦曰奉明辟之渥德與遊軫而西伐過京邑  
以釋駕觀帝居之舊制伊吾儕之 挺劣獲載筆而從師無嘉謀以云補徒



荷祿而蒙私非小人之所幸雖身安而心危度區宇之今定入告成乎后  
皇登明堂而飲至銘功烈乎帝裳 又序征賦曰余因茲以從邁兮聊暢  
目乎所經觀庶士之繆殊察風流之濁清汾江浦以左轉涉雲夢之無陂  
從青冥以極望上連溥乎天維刊梗林以廣塗慎沮洳以高蹊學循環其  
萬般亘千里之長湄行兼時而易節迄玄氣之消微道蒼神之受謝逼鷄  
烏之將栖慮前事之既終亦何為乎久稽乃振旅以復蹤沂朔風而北歸  
及中區以釋勤超栖遲而無依 魏王粲初征賦曰違世難以迴析兮超  
遙集于蠻楚逢屯否而底滯兮忽長幼以羈旅賴皇華之茂功清四海之  
疆宇超南荆之北境踐周豫之末畿野蕭條而騁望路周達而平夷春風  
穆其和暢芳度卉煥以敷蕤行中國之舊壤實吾願之所依當短景之炎  
陽犯隆暑之赫曦薰風温温以增熱體燁燁其若焚 魏阮瑀紀征賦曰  
仰天民之高衢兮慕在昔之遐軌希萬聖之崇綱兮惟弘哲而為紀同天  
工而人代兮匪賢智其能使五材陳而並序靜亂由乎干戈惟蠻荆之作  
讎將治兵而濟河遂臨河而就濟瞻禹績之茫茫距疆澤以潛流經崑崙

之高岡目幽蒙以廣衍遂霑濡而難量 魏陳琳武軍賦曰赫赫哉列列

矣于此武軍當天符之佐運承斗剛而曜震漢季世之不辟青龍紀乎大

荒熊狼競以拏攫神寶播乎鎬京於是武臣赫然颺炎天之隆怒呼諸夏

而號八荒爾乃擬北落而樹表晞壘壁以結營百校羅峙千部列陳彌方

城掩平原於是啓明戒旦長庚告昏火烈具舉鼓角並震千徒從唱億夫

求和聲司隱而動山光赫奕以燭夜其刃也則楚金越冶棠谿名工清堅

皓鏑脩刺銳鋒陸陷藥犀水載輕鴻鎧則東胡調鞞百煉精剛函師振旅

韋人制縫弩則幽都筋骨恒山壓幹通肌暢骨崇緝曲煙其弓則烏號越

耗繫弱角端象珥繡質哲拊文身矢則申息肅慎箭轄空疏焦銅毒鐵麗

轂捷駟馬則飛雲絕景直鬻駟駢駁龍紫鹿文的躡魚若乃清道整列按

節徐行龍姿鳳峙灼有遺英 又神武賦曰建安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

侯曹公東征烏丸六軍被介雲輜萬乘治兵易水次於北平可謂神武奕

奕有征無戰者已佇盤桓以淹次乃申命而後征覲狄民之故土追大晉  
之遐蹤惡先穀之懲寇善魏絳之和戎受金石而弗伐蓋禮樂而思終陵



九城而上濟起齊軌乎玉繩車軒麟於雷室騎浮厲乎雲宮暉曜連乎白日旂旄繼于電光旆旣軼乎白狼殿未出乎盧龍威凌天地勢括十衝單鼓未伐虜已潰崩克俊馘首梟其魁雄爾乃摠輯瓌珍茵旣幕幄攘環帶佩不飾彫琢華璫玉瑤金麟牙琢文貝紫瑛縹碧玄綠黼錦績組罽毼皮服 魏繁欽征天山賦曰素甲玄鎗皓肝流光左駢雄戟右攢干將彤茲朱增丹羽絳房望之如火燄奪朝陽華旗翳雲霓聚刃曜日鉞於是輶輻雲趨威弧雨發鉦鼓雷鳴猛火風烈躍刃霧散虜鋒摧折呼吸無聞醜類剝滅 魏楊脩出征賦曰嗟夫吳之小夷負川阻而不廷肇天子之命公摠九伯而是征整三軍而飭戒殄征夫而叛驚舫翼華以鱗集蒼鷹雜以星陳塞川原而上下敞城隍而無垠於是川牧覆舟水衡戒事師師就部乃講乃試信大海之可橫焉江河之足忌公命臨淄守于鄴都侯懷大殍乃號乃暮茂國事之是勉兮歎經時而離居企觀愛之偏處兮獨搔首於城隅 晉陸士龍南征賦曰大安二年八月姦臣羊玄之皇甫商敢行稱亂大將軍敷命羣后同恤社稷四方之會衆以百萬粵十月軍次於朝

歌講武治戎以觀兵于殷墟栢栢先征在河之浹順彼長道懸旌千里美王師之遵時茂七德而發止爾乃稅駕殷墟我徒旣閑順時講武薄狩于原紛同方而類聚煥制翼而明分祗明形以誓衆習運攻於舊聞若溟海之引回流代靈之吐行雲 宋傅亮征思賦曰逢休明之餘祐託菲薄於末暉旣致戎於皇幄亦彼已於宰闔傷鵜梁以載揚詠伐檀而屢思和風翕以首節零雨鬱而四漾津雲曖以合體墳衍杳其無封美歸飛之能矯樂湍流之自東想和鑿之北徂企雲旗之西舉灑三川之積塵廓二嶠之重阻覲高掌於華陽聆鳴鳳於洛浦 宋謝靈運撰征賦曰相國宋公兵于京甸次師于汴上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天子感東山之勛勞使臣導于原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遂寫集聞見作賦撰征惟上相之獻哲當草昧而經綸摠九流以貞觀協五材而平分龜筮允臧人鬼同情順天行誅司典詳刑迅二翼以魚麗襄兩服而鴈逝陣未列於都甸威以振於秦蒯詔微臣以勞問奉王命於河湄夕飲餞以儆裝旦出宿而言辭冒沉雲之掩藹迎素雪之紛霏眷轉蓬之辭根悼朔鴈之起越彼微物之疚情此思



心而可歎。梁沈約憫國賦曰：余生平之無立，徒躡弛以自閑，處圍城之  
慄慄，得無用於行間，對僚友而不怡，咸消顏而相顧，畏高衝之比擬，壯激  
矢之南度，駭潛師之夜過，驚躍馬之晨呼，矛森木密，堅旗落落而踈布，  
時難紛其未已，歲功迫其將徂，育素蟻於玄胃，垂葆髮於縵胡。漢楊  
雄趙充國頌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既臨，其域喻以  
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尅，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  
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靡，亢遂尅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  
不庭。漢史岑出師頌曰：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  
霄映，素靈夜歎，昔在孟津，惟師尚父，素旄一麾，混齊天宇，蒼生更始，朔風  
變楚，我出我師，于彼四疆，天子餞我輅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後  
漢班固竇將軍北征頌曰：於是雷震九里，電曜高關，金光鏡野，武旗冒日，  
雲黯長霓，鹿走黃磧，輕選四縱，所以英敵。後漢傅毅竇將軍北征頌曰：  
建漢祖之龍興，荷天符而用師，曜神武於幽異，遇白登之重圍，何獯鬻之  
桀虐，自上世而不羈，哀民日戾之習性，阻廣漢之荒垂，命竇侯之征討，躡衛

霍之遺風，奉聖皇之明策，奮無前之嚴鋒，採伊吾之城壁，蹈天山而遙降，  
曝名烈於禹跡，奉旗鼓而來旋，聖上嘉而哀寵，典禁旅之戎兵，內雍容以  
詢謨，外折衝於無形，惟倜儻以弘遠，委精慮於朝廷。晉張載平吳頌曰：  
聞之前志，堯有丹水之陣，舜有三苗之誅，此聖帝明王，平暴靜亂，未有不  
用兵而制之也。夫太上成功，非頌不顯，情動於中，非言不彰，猗汎既攘，出  
車以興，淮夷既平，江漢用作，斯故先典之明志，不刊之美事，烏可闕歟。遂  
作頌曰：上哉仁聖，曰惟皇，晉光澤四表，繼天垂胤，帝道煥於唐堯，義聲遠  
乎虞舜，蠢爾鯨吳，憑山阻水，肆虐播毒，而作豺虺，菁茅闕而不貢，越裳替  
其白雉，正九伐之明典，申號令之舊章，布旦地之長羅，振天綱之脩綱，制  
征期於一朝，並箕驅而慕張，爾乃援丹陽之峻壁，屠西陵之高墉，日不移  
晷，羣醜率從，望會稽而振鐸，臨吳地而奮旅，衆軍競趣，烽燧具舉，挫其輕  
銳，走其守禦。表北齊形子才百官賀平石頭表曰：大江設隘，實限夷華，  
前魏觀濤而退，後魏登山而反，聲教不通，多歷年代，今蒼雉奉職，靈囂自  
梁折葦為舟，憑力可疲，始知德通於物，孟門失險，道清將順，劍閣自開，行



舉洞庭之樂放畜長洲之苑會玉帛於塗山樹桐柱於南極 梁劉孝儀  
 臨川王奉詔班師表曰臣有受服廟堂申威塞表既驅熊羆之衆兼稟  
 帷之謀登濟河山夷滅趙魏將繫軼在之頸且屈渭橋之際而玄陰屆節  
 祁寒方始降此慈弘愍茲介冑使燕然之石願勒而不刊函谷之士將封  
 而莫遂雖荷秋杜之恩終慙采薇之旨 周庾信慶平勅表曰臣聞太山  
 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  
 禮殊樂異至於天籬武落刻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容八荒之志其揆  
 一焉政須東南一尉立於北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 **齊** 齊王  
 融答勅撰漢武北伐圖賦啓曰臣聞情蓄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  
 斯彰但九祀一逢休明難再常願待詔木關俯對青蒲澄澣海之恒流掃  
 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然後天移雲動并封岱宗滅五登  
 三追蹤七十 又勸高帝北伐啓曰雖窮鳥必啄因等命於良鵠因獸斯  
 驚終並懸於厨鹿若籍巫漢之歸師騁士卒之餘憤取函河如反掌凌閔  
 塞若摧枯 梁簡文帝度洛陽平啓曰自函洛榛曠獫狁存食义絕正朔

之風不親輶軒之使乘此戰心負斯戎足每興燔燧之驚常勞守漳之民  
 自非聖略弘宣天綱遐頓豈能使漢地盡收名王爭入方今九服大同萬  
 邦齊軌亭塞寢兵閑候罷折臣誠兼家國倍深歡慶 梁劉孝綽求豫北  
 伐啓曰或以臣素無飛將之目未從嫖姚之伍言易行難收功理絕然相  
 冲稱謝安無將略文靖公遂破符堅山濤謂羊祐不強建成侯卒平孫皓  
 微臣之譬兩賢誠無等級小虜之方二寇勢踰枯朽 **齊** 晉陸機至洛與  
 成都王牋曰王室多故禍難荐有羊玄之乘寵凶豎專記朝政效臣賦于  
 是為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為亂階至今天子飄颻甚於贅瘤火惟明  
 公臣濟之舉義命方宣先戎既啓威風電赫機以驚暗文武寡施猥蒙橫  
 授委任外相輒承嚴教董率諸軍唯力是視 晉桓温與撫軍牋曰比胡  
 肆逆四十餘載傾覆社稷毀辱陵廟遇其可亡之會實是君子竭誠小人  
 盡力之日也江東雖為未豐方之古人復為未儉少康以一旅之衆興復  
 祖宗光武奮發中興漢室况以大晉之祚樹德長久兼百越沃野之資據  
 江漢山海之利鹽鐵寶帛之饒角竿羽毛之用收英賢之略盡兵民之力



賦之強也猶復遵養時晦及其斃也不齊力掃滅則大賊何由而自平大  
 恥焉得而自雪臨紙惆悵慨歎盈懷 **書** 魏陳思王曹植與司馬仲達書  
 曰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守區區之兵爾無有爭雄於宇內角勝於平原  
 之志也故其俗蓋以洲渚為營壁江淮為城壘而已若可得挑致則吾一  
 旅之卒足以敵之矣蓋戈馬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為膚因  
 象設直者也今足下曾無矯矢理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  
 并吳會之地收陳野之民恐非主上授節將之心也 梁簡文帝答湘東  
 王慶州牧書曰雖心慕子文申威涿郡意存士雅慷慨臨江而不能遂封  
 狼居之山永空幕南之地逐北聊城追奔瀚海必欲卷綬避賢辭病收迹  
**論** 漢吾丘壽王驃騎論功論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  
 壽 **作** 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  
 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  
 師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  
 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

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剪之兵窺間伺隙  
 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淮楚早防  
 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謀十餘年遂滂沱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  
 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  
 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  
 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 魏王粲三輔論曰  
 湘潛先生江濱逸老将集論雲夢玄公豫焉先生稱曰蓋聞戎不可動兵  
 不可揚今劉牧建德垂芳名烈既彰矣曷乃稱兵舉眾殘我汝靈逸老曰  
 是何言與天生五材金作明威長沙不軌敢作亂違我牧觀其然乃赫爾  
 發憤且上征下戰去暴舉順州牧之兵建拂天之旌鳴振地之鼓玄胄曜  
 日犀曰如堵以此眾戰孰能嬰御劉牧之懿子又未聞平履道懷智休迹  
 顯光洒掃羣虜艾撥穢荒走袁術於西境馘射首于武當逼孫堅於漢南  
 追楊定于折齒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九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

軍器部 牙 劔 刀 匕首 鈇 弓 箭 弩 彈 稍

牙

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九始豎牙必以剛日剛日者謂上剋下也立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 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旗幡指敵或從風而舉暉暉絕日不絕竿勇氣奔逸 又曰將軍出兵有所討伐引兵出城門望見白雲及白水者舉白牙旗五色牙旗隨天氣四時 魏志曰典韋初爲張邈士屬趙寵牙門長大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才力 吳志曰陸遜爲右都督會丹陽賊帥費棧扇動山越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所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付鼓角夜潛出谷間鼓譟而前應即破散 抱朴子曰軍所始舉牙立旗風氣和調幡校飄飄終日不息者其軍有功也 吳胡綜大牙賦曰黃初八年黃龍見夏口孫權稱號因瑞改元作黃龍大牙常在軍中進退視其所向命綜爲賦曰狼狽垂蒙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明明大吳實天生德仍律天時制其



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  
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傑然特立六軍四望祭文後漢滕輔  
祭牙文曰恭羗太守絜薦遐靈推轂之任實討不庭天道助順正直聰明  
晉袁宏祭牙文曰天生五材治道所司廢一不可靜亂輔時 晉顧愷之  
祭牙文曰維某年某月日錄尚書事豫章公裕敢告黃帝蚩尤五兵之靈  
兩儀有政四海有王奉命在天世德重光烈烈高牙闐闐伐鼓白氣經天  
簡揚神武 宋王誕伐廣固祭牙文曰敬建崇牙顯茲威靈使鳴金輟釁  
無戰有寧皇風幽被凱旆歸旌 宋鄭鮮祭牙文曰絜牲先事薦茲敬祭  
崇牙既建義鋒增厲人鬼一揆三才同契惟茲靈鑒庶必有察逆順幽辯  
忠孝顯節使凶醜時殲主寧臣悅振旅上京凱歸西蕃神器增暉四境永  
安

劍

釋名曰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 集韻曰鐔劍口也 字林曰瑑劍鼻  
也 龍魚河圖曰流州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爲昆吾石治其石成鐵作

劍光明四照洞如水精事具地部石篇又曰劍名飛揚 管子曰葛天盧之山

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 山海經注曰汲郡冢中得銅劍

一枚長三尺五寸今所名干將劍明古者通以錫銅爲兵器 又曰君子

之國其人衣冠帶劍事具人部篇周官曰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劍遷

乎其地而不能爲良地氣然也 管子曰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 吳

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區冶子作名劍五枚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豪

曹或曰盤郢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劍王取純鉤示之薛燭

矍然望之曰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

溢塘觀其文色渾渙如冰將釋見日之光王曰客有賣此劍者有市之鄉

三十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其可與乎薛燭曰不可臣聞王之造此劍赤

堊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吉日良時雨師灑道雷公發鼓蛟

龍捧鑪天帝壯炭太一下觀於是區冶子因天地之精造爲此劍取湛盧

視之薛燭曰善哉銜金鐵之英行氣託靈服此劍者可以折衝伐敵人君

有逆謀則去之允常以魚腸湛盧豪曹獻吳王僚後闔閭爲一女殺生以



送死湛盧之劍惡其無道乃去如楚昭王寐而得之召風胡子問之此劍  
值幾何對曰赤董之山已合若耶之溪深而不測群神一天區冶子已死  
雖有傾城量金珠玉猶不可與况駿馬萬戶之都乎 越絕書曰楚王召  
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區冶子寡人願請此二人作鐵  
劍乃令風胡子之吳見區冶子干將使之作為鐵劍曰泰阿晉鄭聞而求  
之不得與師圍楚於是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  
流血千里江水抑揚折晉鄭之頭畢日 列子曰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  
寶劍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其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觸  
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且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  
察之淡焉若有物在莫識其狀其觸物也寂無有聲而物不疾三曰霄練  
方晝見其影不見光驢駘然而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此三寶傳之十三  
世矣 又曰宋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弄七劍迭躍之五劍常在空  
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 又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赤刃切  
玉如泥 莊子曰昔趙文王喜劍莊子曰臣聞大王喜劍臣有三劍惟王

所用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代為  
鏑晉衛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鈇統以渤海帶以常山此劍一用匡諸侯  
天下服矣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以精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  
聖士為鐔以豪傑為鈇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  
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相擊於前此無異鬪雞一旦命以絕  
矣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 孫卿子曰桓  
公之慈太公之闕文王之琢莊君之忽闔閭子干將莫耶巨闕辟閭皆古  
良劍也 尸子曰水試斷鵠鴈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劍也 呂氏春秋  
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遂刻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也  
舟止從其所契刻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  
又曰荆有佞飛者得寶劍於江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而兩蛟夾繞其  
船佞飛擗臂祛衣拔寶劍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任以執圭 史記曰  
吳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不敢言季札知之為使上國未  
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繫徐君塚樹而去 又曰秦昭王臨朝



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  
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撫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撫則思慮遠矣  
以遠思慮而御勇士恐楚之圖秦 又曰高祖送徒驪山到豐而夜徑澤  
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曰壯士行何畏  
乃前拔劍斬蛇事與帝又曰高祖擊英布時為流矢所中高祖問醫曰病  
可治於是高祖慢罵之曰吾從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  
在天雖扁鵲何益 又曰陳平間行拔劍亡度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  
疑其亡將腰中有金寶因之欲殺平平忍解衣佐刺船船人知其無乃止  
說苑曰經往過魏太子左帶玉具劍右帶環佩事與異苑曰晉惠帝  
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履高祖斬白蛇之劍感見此劍穿屋飛去莫知  
所向 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帝使暴勝之為直指使者素聞不疑賢遣  
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冠帶福具劍北大號又曰陸賈常乘安車駟馬  
從歌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值百金其遊漢庭名聲藉甚言漢武內  
傳曰西王母帶分景之劍上元夫人帶流黃擇精之劍 東觀漢記曰世

祖時有獻名馬寶劍值百金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 吳越春秋曰伍  
子胥過江解其劍與漁父曰此劍中有七星北斗其值百金 典論曰建  
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劍長四尺二寸淬以清漳厲  
以磁諸飾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飛景 雷次宗豫章記曰吳  
未亡恒有紫氣見牛斗之間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問天文孔  
章曰惟牛斗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也精在豫章豐城張華遂以孔章為豐  
城令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  
章乃留其一匣而進之劍至光曜燁燁煥若電發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  
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其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劍  
忽於腰間躍出遂視見二龍相隨焉 文士傳曰魏文帝愛楊脩才脩誅  
後追憶脩脩曾以寶劍與文帝文帝後佩之告左右曰此楊脩劍也 沈  
約宋書曰世祖賜謝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別後爽反叛世祖因  
宴集問劍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  
為知言 詩 宋鮑昭詩曰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雌沉吳江裏雄飛入



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闕有崇高一為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隔于  
祀儻還并 梁吳筠詠寶劍詩曰我有一寶劍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  
切玉如切泥鐔邊霜凜凜匣上風淒淒寄語張公子何當來見攜 後  
漢士孫瑞劍銘曰天生五材金德惟剛從革庚辛含景吐商辯物利用  
伐彌彰暨彼良工區冶干將爰造寶劍巨闕墨陽上通皓靈獲茲休祥剖  
山竭川虹蜺消亡曜威耀武震動遐荒楚以定霸越以取強 晉裴景聲  
文身劍銘曰器以利顯實以名舉長劍耿介體文經武陸斷玄犀水截輕  
羽九功斯象七德是輔 晉張協秦阿劍銘曰秦阿之劍世載其美淬以  
清波礪以越砥如玉斯曜若影在水不運自肅率土從軌 梁簡文帝  
謝勅齊方諸劍等啓曰纒發紫函彫竒溢目始開泥檢麗飾交陳已匹丹  
霞之暉乍比青雲之制身文且貴器用惟宜寒暑兼華左右相照 梁沈  
約為東宮謝勅賜孟嘗君劍啓曰田文重氣徇名四豪莫及寶劍雄身故  
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竒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懷

刀

字林曰琫佩刃下飾也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琕佩刃上飾也 太公兵法  
曰刀子之神名曰脫光 禮記曰割刀之用彎刀之貴貴其義也 論語  
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事具楚辭曰  
鈇刀進御遙棄秦阿 孔叢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  
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仗責劍買牛賣刀買犢何為  
帶牛而佩犢 班固與弟超書曰寶侍中遺仲叔楚勝陵錯橫刀玉瑊早  
削一枚金錯半垂刀一枚 東觀漢記曰馬嚴為陳留太守建初中嚴病  
遺功曹史李龔奉書詣闕土刀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黃金十斤葛縛佩刀  
書刀革帶付龔賜嚴 又曰賜鄧遵金對鮮卑緹帶一具金錯五十辟把  
刀墨井屈環橫刀金鏡屈尺八佩刀各一 魏武帝令曰往歲作百辟刀  
五枚適成先以一與五官將其餘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學將以  
次與之 典論曰昔者周魯寶赤刀孟勞 又曰平造百辟寶刀名靈寶  
其二采似丹霞名曰含章其三鏗似崩霜名曰素質 費祿別傳曰孫權  
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 蜀志曰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



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慄慄 物理論曰古  
有阮師之刀天下之所寶貴也初阮之作刀受法於金精之靈七月庚辛  
見金神於台監之門其人光色燦燦向而拜神執其手曰子可教也既  
致之閑宴設饌而問焉神教以水火之齊五精之圖用陰陽之候取剛軟  
之和 陸機晉書曰王濬之在郡也夏縣四刀於其上甚惡之濬主簿李  
毅拜賀曰夫三刀為州而見四益一也明府其臨益州乎 聖證論曰昔  
國家有優曰史利漢氏舊優也云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為誕而  
不信也正始初得火浣布乃信 晉中興書曰初魏徐州刺史昌黎有佩  
刀工相之以為必三公可服此刀度謂別駕王祥曰若非其人力或為害  
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 潘元傳曰君性多奇思於斜谷為諸葛亮鑄  
刀三千口力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襄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  
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江水君以淬刀言雜清冰不可用取冰者擇言  
不雜君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清津覆冰遠必潛冰入升  
益之以竹筒內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舍履且壞者乃

是其遺範 魏陳王曹植寶刀賦曰建安中魏王命有司造寶刀五枚

以龍熊鳥雀為識太子得一余及余弟饒陽侯各得一焉有皇漢之明后  
思潛達而玄通飛文義而博致揚武備以禦凶然後礪以五方之石鑑以  
中黃之壤規圓景以定環據神功而造像陸斬犀象水斷龍舟輕擊浮截  
刃不濺流踰南越之巨闕超西楚之秦阿寔真精之攸御永天祿而是荷

後漢馮敬通刀陽銘曰脩爾甲兵用戒不虞見危致命臨事而懼文  
不可匿武不可黷文武孔純荷天子祿 又刀陰銘曰温温穆穆配天之

威苗裔無疆福報永綏 後漢季尤錯佩刀銘曰佩之有錯抑武揚文豈  
為麗好將戒有身 又金馬書刀銘曰巧冶煉剛金託於刑貢文錯鏤兼

名 魏文帝露陌刀銘曰於鑠良刀胡煉宣時譬諸麟角塵所任茲  
不逢不若永世寶持 曹植寶刀銘曰造茲寶刀既襲既礪匪以尚武予

身是衛麟角匪獨鸞距匪愛 魏王粲刀銘曰相時陰陽制茲利兵和諸  
色剗考諸濁清陸刺犀兕水截鯢鯨君子服之式章威靈 魏何晏祈猛

獸刀銘曰徒搏不兵作戒宜立用造斯器螭獸是劉制禽允良昏明宣時



承釐厥後蠲民之災 晉張協文身刀銘曰寶刀既成窮理盡妙繁文波  
迴流光電照 又把刀銘曰奕奕名金昆吾遺璞裁為把刀利亞切玉時  
文斯偃含精內燭成助雖化武不可驕 晉裴景聲文身刀銘曰良金百  
煉乙名展巧寶刀既成體理盡妙文繁波流迴光靈照在我呈世戰不可  
耀 **啓** 梁簡文帝謝勅賚善勝威勝刀啓曰冰鏑含采雕琰表飾名均素  
質神號脫光五寶初或曹不先荷其一二勝今造愚臣摠被其恩錫韓非  
之書未足為比給博山之筆方此更輕 梁劉孝儀為晉安王謝東宮賜  
王環刀啓曰苗峰珍銳利極鉤鋌謹當擁以雄身藉而安體不令北海小  
雍孤擅穿滕之寄廬江佩刀獨表不欺之驗

匕首

通俗文曰匕首劍屬其頭類七故曰匕首短而便用 說苑曰秦王以五  
十里封鄢陵之君辭不受使唐且謝秦秦王怒曰嘗見天子之怒乎一怒  
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一怒伏尸二  
人流血五步即按其匕首起曰今將是矣王變色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

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存者徒用先生故也 諸葛故事曰成都  
作匕首五百枚以給騎士 典論曰昔周魯寶雞狐之戟屈盧之矛孤父  
之戈徐氏匕首凡斯皆上世名器君子雖有文事必有武備矣 又曰魏  
太子造百辟匕首二其一理似堅冰名曰清剛其二曜似朝日名曰揚文  
神仙傳曰有書生姓張就李仲文學隱術又無所得患之張懷匕首斫之  
仲文笑曰我寧可殺 **晉** 張載匕首銘曰元民造制戒豫惟詳匕首之  
設應速用近既不忽備亦無輕忿利以形彰切以道隱

鉞

戰國策曰馮諼為孟嘗客彈劍鉞而歌曰長鉞歸來乎食無魚 **晉** 張  
協長鉞銘曰五才並建金作明成長鉞陸離弭凶防違素刃霜厲溢景橫  
飛 又短鉞銘曰器用多品詭制殊觀亦有短鉞清暉載爛昔在先朝戰  
兵靜亂惟皇寶之優而弗玩

弓

釋名曰弓穹也張之穹隆然其末曰簫言簫邪又謂之弭以骨為之滑弭



弭也中央曰弣弣撫也所撫持也 山海經曰少皞生股是始弓矣世本云

夷作矢揮作弓弓矢一器作者兩龍魚河圖曰弓之神名曰曲張 爾雅

曰弓有緣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弣以金者謂之鈇以蜃者謂之玼以玉者

謂之圭 方言曰弓藏謂之韃或謂之鞞 說文曰角端獸狀似豕角善

為弓出胡休夕國 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廣

雅曰繁弱鉅黍弓也 周官曰司弓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辯其名物而

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服籥盛天子之弓合九而成

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 又曰弓人為弓

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者以為遠也角者以為疾也筋

者以為深也膠者以為和也絲者以為固也漆者以為受霜露也凡取幹

之道七柘為上楨次之檠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為下 毛

詩曰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也 左傳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也又

曰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文之繁弱 郭璞毛詩拾遺曰象

魚服毛云弣弓反末以象骨為之蓋俗說之誤也 左傳曰左執鞭弣

弣者弓之別名謂以象牙為弓今西方有以犀角及器角為弓者 列子

曰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能又使學視小如大紀昌

以鼂懸虱者牖南面而望之三年之後如輪觀物皆山丘也乃以燕角之

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楚辭曰帶長劍挾素弓 孫卿

子曰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戰國策曰楚人有好以弱弓

微繳加歸鴈之上者填襄王聞而召問之對曰見鳥六雙王何不以聖人

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 家語曰楚共

王出遊亡其烏號之弓號良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

何求焉 孔叢子曰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

列女傳曰晉平公使工為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見

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勞矣幹生泰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傳以燕

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河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選也而不穿一札

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又右手發左手不知公

以其儀而穿七札弓工立得出賜金三鎰 闕子曰宋景公使弓工為弓



九年來見公曰為弓亦遲對曰臣不得見公矣曰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臺東西而射矢踰孟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 淮南子曰淇衛籥籥籥籥箭竹也出淇地飾以金銀錫雖有薄縞之幘然獨不能穿也若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終於革楯矣 新序曰楚熊渠夜行見寢石彎弓射之沒矢飲羽下視知石也事具地部石篇東觀漢記曰蓋延字巨卿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 張璠漢記曰陳球為零陵太守州兵朱蓋等反球守城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機發之遠射千餘人斬朱蓋等 風俗通曰烏號弓者柘桑之枝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乘下着地鳥適飛去從後撥殺取以為弓因為烏號耳

箭

釋名曰矢指也其有所指向迅疾也又謂之箭箭進也其本曰足矢形似木木以下為本以根為足其末曰括括會也與弦相會也 說文曰矢弓弩矢也象鏃括羽之形 世本曰夷牟作矢 太公兵法曰箭之神名續長 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 周官曰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若不見

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 禮記曰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 六韜曰陷堅陣敗強敵大黃參連弩飛鳧 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為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銅為首 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弩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肅慎氏貢楛矢石弩以分大姬記虞胡公而封諸侯於陳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 魯連子曰齊田單破燕軍復齊城唯聊城不下燕將守數月魯仲連乃為書着之於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得書泣三日乃自殺 韓子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曰柰無箭何孟談曰董安于之治晉陽公宮之垣皆以楛楚其楛高十尺於是登而試之其堅則幹之勁不能適也君曰柰無金何孟談曰董安于之治晉陽公舍之堂皆以銅為柱質君登而用之有餘金矣 漢書曰李陵擊匈奴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虜攻急陵歎曰復人數十矢足以脫矣 東觀漢記



曰耿弇與張步戰矢中弇眼以佩刀摧之左右無知者 三齊畧記曰城東南五十里有蒲臺高八十丈秦始皇所頓處時在臺下繁蒲繫馬夾道數百步到今蒲生猶索蒲似水楊而勁堪為箭也 **贊** 梁昭明太子弓矢 **贊** 曰弓用筋角矢製良工亦以觀德非止臨戎傷葉命中後隨張空 **贊** 後漢李尤弧矢銘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協并八極同紀 晉嵇含木弓銘曰烏號之朴豐條足理弦鳴走括截飛駭止射隼高牆出有擬議既用禦武亦以招士 晉李充良弓銘曰弓矢之作爰自曩時鄉村載禮招命在詩力稱顏高功發由基不爭之美亦以詳疑 **贊** 齊王融謝武陵王賜弓啓曰殿下摘藻蕙樓暢藝蘭苑敷玉於風筵疊連珠於月兔園掩秀艸水慚竒融揖讓未工濫升飲之賞操弧反矢奉招賢之錫文韜鏤景逸幹稍雲玩溢百齡佩流千載 **贊** 國語曰

弩

尚書帝令驗曰王弩發驚馬天下 釋名曰弩怒也 有勢怒之鉤弦者牙以齒牙也 牙外曰郭為牙郭也 含括之口曰機言機之巧也 亦言如門戶之

樞機開闔有節 史記曰龐涓追孫臏臏量其暮當至馬陵道狹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 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萬弩俱發龐涓自知智窮乃自刎曰遂成堅子之名 史記曰項羽伏弩射中漢王傷曾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古史考曰黃帝作弩 戰國策曰蘇秦為楚合從元戎以鐵為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吳志曰甘寧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師群聚相隨採持弓弩負毳帶鈴民間鈴聲即知是寧也 晉陽秋曰初高祖勒兵闕下經曹爽門爽帳下督嚴世引弩將射高祖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 三注三止高祖車乃過 日南傳曰南越王尉他安陽王有神人臯通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大死三發殺三萬人 華陽國志曰鄧芝征涪陵見玄獲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後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曰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投弩水中 會稽典錄曰鍾離牧謂朱育曰大皇帝以中國多騎欲得騎而當之然吳神鋒弩射三里貫洞三四馬騎敢近之乎 南越志曰龍川當有銅弩牙流水皆所銀黃雕鏤取之者



祀而後得父老云越王弩營處也 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遠望 文子  
曰狡兔得而獵犬死高鳥得而強弩藏 風俗通曰波令應柳請主簿宣  
賜酒北壁上懸赤弩照於杯中其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因得病  
柳後知之思惟必懸弩所為也 事具方術部 蔡邕幽州刺史議曰幽州突騎冀  
州弩天下精兵國家瞻核四方有事未嘗不取辯不於二州也 **銘** 後漢  
李尤弩銘曰放自近古發意所觀前聖制弓後世建弩機牙發矢執破醜  
虜克獲雖屢猶不可常忘戰者危極武者傷

彈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將與師伐晉敢諫者罪至死孫叔敖進諫曰臣之國  
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在後螳螂方欲食  
蟬而又不不知黃雀在後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榆下童子  
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掘株也皆貪前之利不顧後害也楚國不  
征而晉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左傳曰晉靈公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  
吳越春秋曰陳音對越王云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石之孝子古者

人民質朴死暴以白茅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父母為禽獸所食則作彈以  
守之故古人歌之斷竹屬米飛土逐害 張璠漢記曰班超使于外願將  
三十六人以爲蒿矢彈丸之用 東方朔記曰東方朔對驃騎難曰以珠  
彈不如泥丸各有所用也 太玄經曰明珠彈於飛害其復不復 世說  
曰前輩人忌日惟不飲酒作樂王世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音  
樂玉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鳥 蕭子顯齊書曰桓崇祖善彈彈  
鳥毛盡而鳥不死海鵠群翔崇祖登城樓彈之無不折翅 **詩** 晉桓玄南  
林彈詩曰散帶躡良駟揮彈出長林歸翮赴舊棲喬木轉翔禽落羽尋絕  
響屢中轉應心 **賦** 晉夏侯孝若繳彈賦曰張弱弓理繁繳望大群以送  
丸審遺放而必獲 **銘** 後漢李尤彈銘曰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丸爲矢  
合竹爲樛漆飾以畫不用筋角丸彈之利以弋鳥 鷺晉靈驕悖群 是彈  
樂其如躍趨如避丸

稍

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謂之稍 後魏書曰于栗磾築壘於河上親自守焉



裕甚憚之遺栗磳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稍公摩下栗磳以聞太宗太宗  
因授黑稍將軍 靈鬼志曰河間王顥既敗於關中有給使陳安者常乘  
一赤馬俊快非常雙持二刀皆長七尺馳馬運刀所向披靡關西為之歌  
曰壘上健兒字陳安頭細面狹腸中寬丈八大槩左右盤詩晉傳玄詩  
曰彎我繁弱弓弄我丈八稍一舉覆三軍再舉殄戎晉書晉庾翼與燕  
王書曰今致朱漆鏑三十張絳碧書幡黑毳副也 **序**梁簡文帝馬槩譜  
序曰馬槩為用雖非遠法近代相傳稍已成藝法魏后之逢武而猶  
質種馬入丹陽之寺雄而未巧聊以餘暇復撰法援操抑揚斟酌煩簡  
至春亭落景秋臯晚靜嚴霜盡降密雨初時纖驪沃若天馬半盼歎金精  
而轉態交流汗血愛連乾而自息不畏衣鏤雕衢與白刃同暉翠眊與紅  
塵俱動足使武夫憤氣觀者衝冠巴童留玩不待輕舟之楫越女踟躕無  
假如臯之箭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一

居處部一 摠載居處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楚  
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高堂邃宇檻層軒層臺累榭臨高山網戶朱綴刻  
方連冬有突夏夏室寒經堂入奧朱塵筵承塵筵席也砥室翠翹挂曲瓊弱呵  
拂壁羅幃張翠帷翠幃飾高堂紅壁沙板玄玉梁仰觀刻桶畫龍蛇坐堂  
伏檻臨曲池芙蓉始發雜芰荷紫莖屏風文綠波 又曰築室兮水中葺  
之兮以荷蓋荃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棟辛夷楣兮葯房  
鹽鐵論曰貴人之家梓匠斲巨為小以圓為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 漢  
武故事曰上起神屋鑄銅為柱黃金塗之赤玉為階椽亦以金刻玳瑁為  
禽獸以薄其上椽首皆作龍首銜鈴流蘇懸之鑄銅如竹以赤白石脂為  
泥椒汁和之以火齊薄其上扇屏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徹以白珠為  
簾薄玳瑁壓之以象牙為牀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為甲  
其次為乙帳甲以居神乙上自御之前庭植玉樹珊瑚為枝以碧玉為



葉或青或赤悉以珠玉為之子皆空其中如小鈴鎗鎗有聲薨標作鳳皇  
 軒翥若飛狀 漢書曰趙皇后姊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采而砌皆  
 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缸函藍田壁明珠翠羽飾之 又  
 曰五侯大治第宅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廓閣道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  
 陽家怒壞決高都決高都使水入長安城高都在城西連竟外柱杜陵也成都侯商嘗病欲避  
 暑從上借明光宮又穿長安城引內漕水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楫擢越  
 歌上幸商第見赤墀青瑣 又曰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  
 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 東觀漢記曰琅邪  
 孝王京就國都雅好宮室窮極技巧壁帶玉飾以金銀 張璠漢記曰山  
 陽督郵張儉奏中常侍侯覽起第十六區皆高樓四周連閣洞門之井蓮  
 華壁柱綵畫魚池臺苑擬諸宮闕 董生書曰禮天子之宮在清廟左涼  
 室右明堂後路寢四室者足以避寒暑而不高大也夫高近陽廣室多陰  
 故室適形而止 仲長統昌言曰今為宮室者崇臺數十層長階十百仞  
 列表臨浮雲上樹九丈旗珠玉翡翠以為飾連帷為城構帳為宮起臺榭

則高數百丈壁帶珠玉土被緹錦 曹植表曰詔使周觀初玩雲盤北觀  
 疏圃遂步九華神明特虔譎詭天然誠可謂帝室皇居者矣雖崑崙閭風  
 之麗文昌之居不是過也 羅含別傳曰桓宣武以舍為別駕以官廨寺  
 誼擾非靜默所處乃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之屋竹果蔭宇伐木為木  
 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 陳孔奐名都一何綺詩曰京洛信名  
 都佳麗擬蓬壺九華彫玳瑁百福上椒塗黃金絡騶裏蓮花裝麗盧咸言  
 儀服盛無勝執金吾 陳沈炯詩曰名都一何綺春日吐光輝高樓雲母  
 扇複殿琉璃扉昭儀同輦出高安連騎歸欲知天子貴千門應紫微 陳  
 周弘正詩曰名都官觀綺金壁藻華璫吹臺望鸚鵡舞殿接披香繡轂遊  
 丹水彫輦出平陽陸離徒照眼何解憂人傷 漢楊雄蜀都賦曰蜀都  
 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滄臯彌望鬱平青葱丹鳳青龍石鱗水螭於近  
 則有瑕英菌芝玉石江珠於遠則有銀鈎錫碧馬犀象麋西有鹽泉鐵冶  
 楠林銅陵其傍則有期牛光旄金馬碧雞其竹則宗生族攢後茂豐美夾  
 江綠山尋卒而起其深則有獮獺沉鱗水豹蛟蛇其都門二九四百餘閭



兩江飾其市九橋帶其流苴竹浮流龜鼈積石風胎雨葢衆物駭日百華  
授春隆急芳芬螭燭若揮錦布繡望芒芒兮無幅其布則箱中黃潤一端  
數金雕鏤鈔器百技千工上乃使有伊之徒調夫五味甘甜之和勺藥之  
羹江東鮎鮑隴西牛羊五肉七菜騰馱腥臊若其吉日嘉會期於倍春之  
陰迎夏之陽置酒于榮川之間宅設坐于華都之高堂延帷揚幕接帳連  
岡邠公之徒相與如平陽灑臣詔羅車百乘期會投宿觀者方防行船競  
逐也 後漢班固西都賦曰賦者古詩之流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  
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亦雅頌之亞也西土耆老有陋洛邑之議故  
臣作兩都之賦漢之西都在乎雍州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太華終南  
之山右界襄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  
通門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帶如雲七相六公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空  
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其陰則冠以九峻陪以甘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  
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鋪成雲離宮  
別館神池靈沼其中則有九真之鱗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其宮

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樹中天之華闕曠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  
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芬檠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驪彫玉璜以居楹栽金  
壁以飾璫左城倉勒反階級也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闕洞開列鍾虜於中  
庭立金人於端闈增盤崔嵬登降焜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唯  
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蒞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  
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平孝成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缸銜壁是爲列  
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珊瑚碧樹周阿而生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  
華更盛迭貴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講論乎六藝稽合乎異同周以鈎  
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廬乎列徽道綺錯輦路經營降途飛閣墜燈道  
而超西墉混建董而連外屬神明臺名也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  
於大半虹蜺迴帶於芬楹攀井幹而未半日眩轉而意迷靈草冬華神木  
叢生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爾乃盛娛遊之壯觀曜威靈而講武  
事命荊州使起烏詔梁野而驅獸毛群內填飛羽上覆列卒周匝星羅雲  
布矢不單殺中心疊雙風毛雨血灑野蔽天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



長楊也上林之樹陳輕騎以行魚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饗舉烽命爵大輅  
鳴鑾容與徘徊集平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  
之無涯茂樹陰蔚芳草被隄若攜錦與布繡燭耀乎其陂玄鶴白鷺鳧鷖  
鴻鴈沉浮往來雲集霧散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  
之業 又東都賦曰王莽作逆漢祚中缺於是聖皇握乾符闢坤珍披皇  
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遂超大河跨比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系  
唐統接漢緒茂育群生恢復疆宇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歷  
騶虞覽駟賦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鍾登  
玉輅乘時龍元戎竟野戈鋌彗雲羽毛掃蜺旌旗拂天然後舉烽伐鼓申  
令三驅輕車激駟騎電騫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般殺不盡物於  
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觀明堂臨辟雍登靈臺考休徵列百僚  
而替群后矣皇儀而展帝容明堂詩曰於昭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  
穆煌煌辟雍詩曰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靈臺詩曰三  
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寶鼎詩曰岳修貢兮川效珍吐金

景芳敲浮雲寶鼎見芳色紛纒煥其炳兮被龍文白雉詩曰啓靈篇兮披

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 **賦** 後漢張

衡四京賦曰昔班固觀世祖遷都于洛邑懼將必踰濫制度不能遵先聖

之正法也故假西都賓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而為東都主人折

禮哀以答之張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有憑虛公子者無此公子但言

於安處先生曰亦無此先生也秦據雍而強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秦光武處

東而約先生獨不聞西秦之事歟漢氏初都在渭之浹秦里其朔寔為咸

陽里居朔北也高帝六年改曰長安 左有峻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負高掌

遠躐以流河曲厥迹猶存古有隴坻之隘隔閔華戎岐梁汧雍皆山名 陳寶

鳴雞在焉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崑崔萃隱麟鬱律連岡乎嶓冢爰有藍田

珍玉是之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涓路涇其遠則九嶷甘泉涸陰沍寒

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寔為地之奧區 臯昔者太帝悅秦穆公而觀

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剪諸鶉首自我高祖

之始入也乃覽秦制跨周法正紫宮於未央表堯闕於閭闔疏龍首以抗



殿狀鬼裁以岌業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棖與壁璫流景曜  
之曄曄彫楹玉碣繡栴雲楣三階重軒鏤檻文槐右平右城青瑣丹墀仰  
福帝居陽曜陰藏洪鍾萬鈞猛虜橫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若  
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麒麟朱鳥龍興含章正殿路寢用朝群辟嘉木樹  
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閑列坐金狄秦時長狄見於臨洮鑄銅作其象後宮則昭陽飛翔增  
成合歡蘭林披香鳳皇鴛鴦皆後宮殿名故其館室次舍采飾織綉裊以藻繡  
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隋珠以為燭於是鈎陳  
之外閣道穹隆屬長道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  
忘歸猶不能徧視音脉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處甘泉之爽壇乃隆崇  
而弘敷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通天眇以疎峙徑百常而莖擢翔  
鷗仰而不建况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俯聽聞雷霆之相激柏梁既災越  
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園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翥翥於臺  
標咸邈風而欲翔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迢迢神明崩其特起并幹疊  
而百增上飛闥而仰眺正觀瑤光與玉繩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

長風激於別島起洪濤而颺波海若游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立脩莖  
之仙人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葉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爾乃廓開九市通  
闌帶闐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列肆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邪界  
細柳掩長楊而睨五柞繞黃山而款牛首乃有昆明靈沼黑水玄泚周以  
金提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  
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其魚則鮪鯢鱣鮪脩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  
鳥則鸛鷓鴣鵠鴛鴦鴻鵠南翔衡陽北棲鴈門於是子孟冬作陰寒風肅殺  
雨雪飄飄冰霜慘烈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駁戴翠帽倚金較華蓋承辰天  
之波盪吳岳為之阨堵百禽悽遽駭瞿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趣矢不虛  
捨鋌不苟躍當足見蹶值輪被轢乃使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  
不得發青鞵擊於韞下韓盧噬於縲末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集  
乎長楊之間酒車酌醴方駕授筥升觴舉燧既醕鳴鍾儀佯乎五柞之館  
旋慙乎昆明之池浮鷁首翳雲芝垂翟葆建羽旗齊棧女縱棹歌奏淮南



度陽阿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臨迥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  
鳥獲扛鼎都盧尋橦衝狹鷲濯胃突鈔鋒跳九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  
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巨獸百尋是為蔓延神山崔嵬欻從昔見白象行孕  
垂鼻麟困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蜃蜃於云反龍形貌含利獸名性 颯颯化為仙  
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  
川流渭通涇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撞木之技能不可彌秘舞更奏妙材騁  
妓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群羆要紹修  
態麗服颺菁昭邈流盼一顧傾城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唯愛所  
丁衛后興於鬢髮飛鸞龍於輕體 又東京賦曰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  
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甯長距終得擅場思專  
其侈以莫已若也乃構阿房起甘泉結雲閣觀南山百姓不能忍是用息  
肩於大漢高祖膺錄受圖順天行誅掃項軍於垓下繼子嬰於軹途因秦  
宮室據其府庫且夫天子有道符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秦負阻於  
一關卒開項而受沛彼偏據而媿小豈若宅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

掩觀九隩靡地不營 土圭測影不縮不盈物感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  
審曲面勢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迴行  
道乎伊闕斜徑捷乎 轘轅太室作鎮揭以能耳底柱輟流鐔以太坏漢初  
弗之宅也故宗緒中 圮巨猾間釁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我世祖  
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區宇又寧思和求中睿  
哲玄覽都茲洛宮逮至顯宗六合殷昌既新崇德遂作德陽昭仁惠於崇  
賢抗義聲於金商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濯龍芳林九谷八谿芙  
蓉覆水秋蘭被涯永安離宮脩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列清鴨鵝秋棲鷓  
鷓春鳴鴟鳩鸞黃閑閑嚶嚶於南則前殿雲臺和懽安福謏門曲榭斜阻  
城洳奇樹珍果鉤盾所藏於東則洪池清蘄淥水澹澹內阜川禽外豐葭  
莢其西則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乃營三宮布政頒常  
復廟重屋于斯胥洎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晰晰章列春日  
載陽合射辟雍設業設虞宮懸金鏞鼓音鼓路鼓音樹羽幢幢張大侯制  
五正設三乏音司旌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鍾攝提運



衡徐至於射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闕騶虞奏決拾既次彫弓斯發古侯反  
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三農之隙耀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  
乃馭小戎撫輕軒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乎上林結徒爲營叙和樹表司  
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火烈具舉武士星敷鵝鵠魚麗箕張翼舒馭  
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成禮三驅解罟放麟不窮樂以訓  
儉不殫物以昭仁爾乃卒歲大饗驅除群癘侷子萬童丹首玄製挑弧棘  
矢所發無臬飛礮雨散剛瘴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又南  
都賦曰於顯樂都既麗且康陪京之南居漢之陽剖周楚之豐壤跨荆豫  
而爲疆其寶利珍怪則金采玉璞隋珠夜光太一餘糧中黃鼓玉松子神  
鰲龜鳴蛇潛龍伏螭其鳥則有鴛鴦鸚鵡鷺鷥鴻鴛鴦鴛鴦和鳴澹澹隨波  
其香草則薜荔蕙芷麝蕪菘菘長晡曉翁蔚含芬吐芳酒則九醞旨醴十旬  
兼清醪敷徑寸浮蟪若萍其甘不爽醉不而醒獻酢既交率禮無違彈琴  
擲箏流風徘徊於是暮春之楔元巳之辰方軌齊軫被音于陽濱朱帷連

網羅野映雲脩袖繞繚而滿庭羅襪躡蹠而容與翩翩其止絕眩將墜  
而復舉於是群士放逐馳乎沙場泃貫魴鱖仰落雙鶴魚不及竄鳥不暇  
翔車雷震而風厲馬鹿超而龍驟夕暮而歸其樂難忘後漢杜篤論都  
賦曰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蹈滄海跨  
崑崙劉敬建策初都長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畜  
深入匈奴割裂三庭連緩耳鎖雕題摧天竺擎象犀沃野千里原隰彌望  
保植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蠡生萬類城池百尺  
阨塞要害一人奮戟三軍沮敗于時聖帝赫然申威南禽公孫北脅強胡  
西平隴冀東據洛都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雍  
州後漢崔駰反都賦曰漢曆中絕京師爲墟光武受命始遷洛都客有  
陳西土之富云洛邑褊小故略陳禍敗之機不在險也建武龍興奮旅西  
驅虜赤眉計高胡斬銅馬破骨都收翡翠之駕據天下之圖上帝受命將  
昭其烈潛龍初九真人乃發上貫紫宮徘徊天闕握狼狐蹈叅伐陶以乾  
坤始分日月觀三代之餘烈察殷夏之遺風背嶠函之固即周洛之中興



四郊建三雍禪梁父封岱宗 漢傳穀洛都賦曰惟漢元之運會世祖受命而再亂體神武之聖姿握天人之契贊尋往代之規飛仍險塞之自然被崑崙之洪流據伊洛之雙川挾成臯之巖阻扶二嶠之崇山分畫經緯開正塗魏文廟祀面朝後市歎息起雲霧奮袂生風雨覽正殿之體制承日月之皓精騁流星於突陋追歸鴈於軒輪帶螭龍之疏鑿垂萬世之敷榮顧濯龍之臺觀望永安之園數亭清沼以汎舟浮翠虬與玄武桑宮繭館區制有規后帥九嬪躬勅工女近則明堂辟雍靈臺之列宗祀揚化雲物是祭其後則有長岡芒阜屬以首山通谷岷岷石瀨寒泉於是乘輿鳴和按節發朝列翠蓋方龍輶備五路之時副檻三辰之旗存傳說作僕義和奉時千乘雷駭萬騎星鋪絡驛相屬揮沫揚鱗群仙列於中庭發魚龍之巨偉奏門掛鼓倕倕操麾講武農隙校獵因田搜幽林以集禽激通川以御獸跨乘黃射遊麋弦不虛控目不徒瞻解脫分心應箭磴夷然後弭節容與淶水之濱垂芳餌於清流出旋溜之滌鱗魏徐幹齊都賦曰齊國實坤德之膏腴而神州之奧府其川流則洪河洋洋發源崑崙驚波

沛厲浮沫揚奔西望無垠北顧無郭兼葭蒼蒼菰茨沃若現禽異鳥群萃乎其間帶華蹈緹披紫垂丹應節往來翕習翩翩靈芝生乎丹石發翠華之煌煌其寶玩則玄蛤抱璣駁蚌含璫構厦殿以宏覆起層榭以高驤龍楹螭桶山岳雲牖其後宮內庭嬪妾之館衆偉所施極巧窮變然後脩龍榜遊洪池折珊瑚破琉璃日既久而西舍乃反宮而棲遲歡幸在側便嬖侍闕含清歌以詠志流玄眸而微眄竦長袖以合節紛翩翩其輕迅王乃乘華玉之輅駕玄駮之駿武騎星散鉦鼓雷動旌旂虹亂盈乎靈圃之中於是羽旌咸興毛群盡起上蔽穹庭下被臯數魏劉楨魯都賦曰昔大廷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茲焉山則連岡屬嶺瞻眈峽北紫金揚暉於鴻崖水精潛光乎雲穴岱宗邈其層秀干氣霧以高越其木則赤楨青松文莖蕙棠洪幹百圍高徑穿皇竹則填彼山垠陔彌阪域夏蕩攢包勁條並殖翠實離離鳳皇攸食水產衆夥各有彞倫頌首華尾豐顛重斷戴兵挾刃盤甲曲鱗且觀其時謝節移和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蛾眉清眸顏若雪霜插曜日之珍筭珥明月之珠璫舞人就列整飾容華和顏



揚眸眇風長歌飄乎森發身如轉波尋虛騁迹顧與節和縱脩袖以終曲  
若奔星之赴河及其素秋二七天漢指隅民胥被襖國于水游緹帷彌津  
丹帳覆洲益如飛鶴馬如遊魚應門巖巖朱扉含光路殿歸其隆崇文陛  
嚙其高驥聽迅雷於長除若有聞而復亡其園囿苑沼駢田接連淶池分  
浪以帶石垠文隅瓊岸華玉依津邦乃大狩振揚炎威教民即戎講習興  
師落幕包括連結營圍毛群隕殪羽族殲剝填崎塞畎不可勝錄 魏劉  
邵趙都賦曰且敞邑者固靈州之敞宇而天下之雄國南則有洪川巨瀆  
黃水濁河發河積石徑拂太華灑為九流入于玄波其東則有天浪水府  
百川是鍾包絡坤維連薄大濛其北則有陶林玄壇增冰互寒其西則有  
靈丘平圃邪接崑崙其近則有天井句注飛壺太行瑾錯磔礪屬阜連岡  
龍首嵯峨以岬鬱羊坂崙咽以岵塘清漳發源濁溢汨越湯泉涓沸洪波  
漂厲爾乃都城萬雉百里周迴九衢交錯三門旁開層樓踈閣連棟結階  
峙華巖以表薨若翔鳳之將飛正殿儼其造天朱櫺赫以舒光盤虬螭之  
蛇蜒承雄虹之飛梁結雲閣於南宇立叢臺於少陽及至暮秋涉秋則風

烈寒猛豺鷲攫鷹隼奮翰國乃講武狩于清源駕鷲真之駿駁抗冲天之  
旌旆北連昭餘南屬呼池西眇太陵東結繚河然後嶮子放機戈矛亂發  
决班髻破文頰當手斃僵應弦倒越爾乃進夫中山名倡襄國妖女狄鞮  
妙音邠鄆才舞六八駢羅通奏迭舉體凌浮雲聲哀激楚其珍玩服物則  
昆山美玉玄珠曲環輕綃啓繒織縞其器用良馬則六弓四弩綠沉  
黃間堂嶮魚腸丁令角端飛兔奚斯常驅紫燕豐鬢確顛龍身鵠頸目如  
黃金蘭筋參精迅躡飛浮軼響追聲若乃至季春元巳辰火熾光挺新贈  
往袂于水陽朱幕蔽野綵帷連岡妖冶呈飾顏如春英 晉左思蜀都賦  
曰夫蜀都者蓋毘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關而為門包玉壘而為宇  
帶二江之雙流抗蛾眉之重阻於前則跨躡捷梓枕倚交趾經塗所亘五  
千餘里於是乎邛竹綠嶺茵桂臨崖笏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  
結朱實之離離孔翠群翔犀象競馳白雉朝鳴猩猩夜啼金馬騁先絕影  
影碧雞修忽而暉 嚴火井沉熒於幽泉高燭飛燭於天垂於後則却背華  
容北指崑崙緣以劔閣阻以石門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



昏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藏蛟螭或隱碧玉其樹則有木蘭棧反林桂杞  
 楠椅桐榎栴幽藹於谷底松柏蒼蔚於山峰擢脩幹竦長條扇飛雲拂輕  
 霄羲和假道於峻峻陽鳥迴翼乎高標於東則左綿巴中百獠所充外負  
 銅梁宕渠內函要害於膏腴丹砂赧熾出其坂密房郁毓被其阜山圖採  
 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交壤所植蹲鴟所伏百藥灌叢寒卉冬馥其中則  
 有青珠黃環碧砮芒消或豐綠萸或蕃丹椒紅葩紫飾柯葉漸苞敷葉歲  
 蕤落英飄飄溝洫脉散疆里綺錯黍稷油油稷稻漠漠指渠口以為雲門  
 灑滌池而為陸澤爾乃邑居隱軫夾江傍山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  
 園百果甲圻異色同榮朱櫻春就素柰夏成若乃大火流涼風厲白露凝  
 微霜結紫梨津潤檮栗罇發蒲萄亂漬石留競裂晨鳧旦至候鴈銜蘆木  
 落南翔冰泮北徂雲飛水宿呀反清渠其深則有鱣鮪鱗魴鯉鱧鮓  
 鱠差鱗次色錦質報章闢二九之通明畫方軌之廣塗營新宮於爽塏擬  
 承明而起廬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平雲中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窓以瞰  
 江內則宣化之闡崇祀之闡華闕雙池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相暉亞

以少城接乎其西列陸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都人女奴服  
靚性反莊布有幢華麴有枕柳叩竹傳節於大夏之邑齒醬流味於番禺  
 之鄉闡闡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杆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若夫  
 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于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西踰金隄  
 東越玉津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拍龜垠於萋草彈言鳥於森木拔象  
 齒反歷結犀角鳥鐵翻獸廢足殆而竭來相與第如滇反田池集于江洲  
 試水客漾輕舟娉江妃與神遊將饗獠者張帟暮會平原酌醪酤割芳鮮  
 飲御酣賓旅旋車馬雷駭轟轟闡闡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  
 瞬若君平王褒煒燁而秀發楊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綯道德摘藻揆天庭  
 又吳都賦曰東吳王孫輾勅大矣也然而哈曰夫上圖景宿辯於天文者也  
 下料物土析於地理者也鳥策篆素玉牒石記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  
 宮之基墩而吾子獨未聞大吳之壯麗乎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泰伯置  
 於延陵固其經略上當星紀拓土畫疆指衡岳以鎮野目龍川而帶垆百  
 川派別歸海而會控清引濁混濤并瀨瀆薄沸騰寂寥長邁出乎大荒之







結欒櫨疊施丹梁虹申以並巨朱楠林布而反離綺井列疏以懸帶華蓮  
重葩而倒披於前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濟濟於後椒鶴文  
石永巷壹術楸梓木蘭次舍甲乙增構栽栽清塵剽剽雲雀躡臺而矯首  
壯翼擣鏤於青霄雷雨杳冥於未半暎日籠光於綺寮碩果灌叢圍木竦  
尋篁篠懷風蒲荀結陰丹藕凌波而的皜綠芰汎濤而浸潭羽翮頡頏鱗  
介浮沉磴流十二同原異口蓄爲屯雲泄爲行雨內則街衢輻湊朱闕結  
嶠石扛柱橋飛梁出控漳渠䟽通溝以濱路蘿青槐以蔭途晉庾闡揚  
都賦曰子未聞揚都之巨偉也左滄海右瓊山龜鳥津其落江漢演其源  
碣金標乎象浦注桐柏乎玄川昔句吳端委延州儷臧高讓殆於庶幾英  
風亞乎穎陽土映黃旗之景巒吐紫蓋之祥巖栖赤松之館岫啓縉雲之  
堂龍符渙而夏德興群神萃而玉帛昌也天包龍軫地奮衡霍玄聖所遊  
陟方所託我皇管之中輿而駿命是廓靈運啓於中宗天網振其絕絡於  
是乎源澤浩濊林阜隱蒼彭蠡吞江荆牙吐瀨赴三峽之隘洞九川之會  
半嶺而分流鼓沱潛而碎沛逢渤澥滄潢濊擁涌故波靈激駭浪川動

東注尾閭呼喻洞庭浩若雲漢竒若青城其山則重岡峨岷峻嶺岿陽  
侯鱗萃龍濤綺錯嶻峩磊砢鬼窟都薄旁帶千溪下同萬壑木則灌以杞  
梓被以沙裳結根九疑布葉天桂林爲五嶽之苑材爲八都之府掃飛虹  
虧陽景沸白雪而增翠凌廣莫而敷穎竹則簞風箇篠篠蕩林筵單棘筵  
緜翁蔚蕭疎貞條梢風勁節集霧望之猗猗即之倩倩蒼浪之竿東南之  
箭其林可游其芳可薦草則陵苔海藻山英江蘼綸組菁茅繁露卷施獸  
則駒駉後視鋸牙披蹄登重巘躡蝶蟻噫氣則風生噴沫則雨灑其間則  
有騰援天嶠閃儵柯杪風毋杲然星流電遷或陵虛赴絕或繚繞希聞鳥  
則鷓鴣孔翠丹穴之羽鳴鳳自歌翔鸞自舞魚則鮫鱠鱗鮪比目鱧魠脩  
鯤橫海徵鯨偃波其中則有靈蛟白龍之族種繁六眸類豐三足鸚鵡蛻  
骨寄居負教餘泉如輪文蚺如琢果則黃甘朱橙楊桃琵琶林蔚八柱之  
叢色耀三珠之華爾其寶怪則有瑤琨琅玕青碧素珉陽珠散火陰甲潛  
珍雲英水玉錯燿龍鱗煥若金膏晃若燭銀琉璃冰朗而外映珊瑚觸石  
而構翹牙簞裂文於象齒火布濯穢於炎焱西岨石城則丹車之所混并



東盡金塘則方駕之所連箱其中則有龍坻華屋晨鳧之舸青雀飛臚餘  
皇鼓施鵠首鋪於黃宮盤蛟纏於赤馬爰有蘭堂華室高門重構羅鼎玉  
食絲竹並奏龍驥汗血於廣塗朱輪擊轂而輻湊晉傳玄正都賦曰撫  
琴瑟陳鍾虛吹鳴簫擊靈鼓奏新聲理秘舞乃有材童妙妓都盧迅足綠  
脩竿而上下形既變而景屬忽跟挂而倒絕若將墜而復續虬紫龍蛇委  
隨紆曲杪竿首而腹旋承巖節之繁促於是神嶽雙立岡巖岑峯靈草蔽  
崖嘉木成林東父翳青蓋而遐望西母使三足之靈禽丹蛟吹笙文豹鼓  
琴素女撫瑟而安歌聲可意而入心偃佺企而鶴立和清響而哀吟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一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二

居處部下宮闕臺殿坊

宮

世本曰禹作宮

釋名曰宮穹也屋見垣上穹隆也

方言曰吳有館娃

之宮

禮記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

大戴禮曰周時德澤和洽蒿

茂大以爲宮柱者名曰蒿宮

毛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

于楚室

又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管子曰黃帝有合宮以聽政穆

天子傳曰天子升于崑崙之丘以觀帝之宮

越絕書曰美人宮周五百

九十步土城者句踐所習教美人西施鄭旦宮室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

胡國有化人來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天暨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

玉出雲雨之上實爲清都紫微也

孟子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呂

氏春秋曰武王勝殷靖箕子之宮

楚辭曰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

史記曰騶子之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室親往

師之

神異經曰東方有宮青石爲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丈畫以五色



門有銀榜以青石 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西方有宮白石為牆五色黃  
門有金榜而銀鏤題曰天地少女之宮西南方有宮以金為牆門有金榜  
以銀題曰天皇之宮南方有宮以赤石為牆赤銅為門有銀榜題曰天地  
中女之宮北方有宮以黑石為牆題曰天地中男之宮東南有宮以黃石  
為牆以黃碧鏤題曰天地少男之宮西南有宮以黃銅為牆題曰地皇之  
宮 十洲記曰青丘山上有紫宮天真仙女多遊於此 又曰方丈山上  
有琉璃宮 列仙傳曰鈎翼夫人齊人也右手拳望色者云東方有貴人  
氣及到姿色甚偉帝披其手得一鈎手尋下不拳故名其宮曰鈎翼宮  
說苑曰楚使使聘齊齊王享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平王曰江海之魚吞  
舟沉大國之樹也 漢武帝故事曰上啓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  
之建章未央長樂三宮皆輦道相屬懸棟飛閣不由徑路 漢書曰武帝  
六年冬幸雍回中春作首山宮 又曰上祠神人于郊門宮若有向坐拜  
者作郊明之歌 又曰幸河東之明年正月鳳皇集設祠於所集處得玉  
寶起步壽宮 又曰柏梁災越巫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火

用勝服之於是起建章宮為千門萬戶 又曰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

商科也言懸法 三輔故事曰桂宮周匝十里內有光明殿走狗臺上山紫

復道橫北度從宮中西上城至神明臺 三輔黃圖曰有夜光宮望遠宮

照臺宮蒲萄宮棠梨宮資陽宮長平宮五柞宮 漢宮闕名曰長安有長

樂宮未央宮長門宮鼓簧宮承光宮林光宮宜春宮池陽宮長平宮黃山

宮望仙宮長楊宮集靈宮萬歲宮延壽宮初年宮通天宮駁婆宮 東觀

漢記曰帝遺單于饗賜作樂百戲上幸離宮臨觀 魏略曰大秦國城中

有五宮相去各五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 王隱晉書曰高

堂隆刻鄴宮屋材云後若干年當有天子居此宮惠帝止鄴宮治屋者土

剝更泥始見刻字計年正合 **詩** 梁簡文帝新成安樂宮詩曰遙看雲霧

中刻角映丹虹珠簾遠曉日金花拂夜風欲知弦管處來過安樂宮 周

明帝過舊宮詩曰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秋

潭清挽菊寒井落疎桐舉杯延故老今聞歌大風 陳陰鏗新成安樂宮

詩曰新宮實壯哉雲裏樓臺迢遙翔鸞仰連翩賀雀來重簷寒露宿丹



井夏蓮開砌石披新錦梁花盡早梅欲知安樂盛歌管雜塵埃  
款甘泉宮賦曰軼陵陰之地室過陽谷之秋城迴天門而鳳舉躡黃帝之  
明庭冠高山而爲居乘崑崙而爲宮按軒轅之舊處居北辰之閔中背共  
工之幽都向炎帝之祝融封巒爲之東序綠石闕之天梯桂木雜而成行  
芳旂嚮之依依翡翠孔雀飛而翔翔鳳皇止而集栖甘醴湧於中庭芳激  
清流之瀾瀾黃龍遊而蜿蜿兮神龜沉於玉泥離宮特觀樓比相連雲起  
波駭星布彌山高巒峻阻臨眺曠行深林蒲葦涌水清泉芙蓉幽苜蓿苜  
蘋藝豫章雜木梗松柞檇女貞烏勃桃李棗檉魏下蘭許昌宮賦曰入  
南端以北眺望景福之差我飛棟列以山峙長途邈以委蛇見欒榼之文  
錯觀陽馬之承阿轉挾階以相因若流風之揚波木無小而不確材靡隱  
而不華懿米色而發越越功飾之繁多雙轅承粉丹梁端直明窓列布綺  
井崩疑其陰則有望舒涼室羲和溫房降冬御絺盛夏重裳同一宇之深  
邃致寒暑於陰陽脩欄陰於階砌崇棟拂于夏蒼綺細華翡翠生光丹莖  
固囑靈木成行非窮究之至貴孰能升於斯室坐金人於闕闕列鍾虞於

廣庭天鹿軒翥以揚怒師子鬱拂而負積珍果敷華蘭芷垂榮百壁照曜  
飛響應聲仁角則春氣至彈商則秋風征歷神之峻觀幸安昌之巍巍  
進鼓舞之秘妓絕世俗而入微興七盤之遞奏觀輕捷之翩翩或遲或速  
乍止乍旋似飛鳧之迅疾若翔龍之遊天趙女撫琴楚媛清謳秦箏慷慨  
齊舞絕殊衆妓並奏摘巧騁奇千變萬化不可勝知樂戲闕遊觀足登承  
光坐華幄論稽古及流俗退虛僞進敦朴寶賢良賤珠玉豈必世而後仁  
在時主之所欲魏楊脩許昌宮賦曰於是儀北極以邁擦希形制乎太  
微結雲閣之崔嵬植神木與靈草紛蒼蔚以參差爾乃置天臺於辰角列  
執法於西南築舊章之兩觀綴長廊之步欄重闔禁之約窅造華蓋之幽  
深儉則不陋奢則不盈黎民子來不督自成於是天子乃具法服戒群僚  
鐘鼓隱而雷鳴警蹕嘈而響起晡藹低徊天行地止以入乎新宮臨南軒  
而向春方負黼黻之屏風憑玉几而按圖書想往昔之興隆北齊邢子  
才新宮賦曰擬二儀而構路寢法三山而起翼室何大厦之耽耽而斯干  
之秩秩豈西京之足偉故東都之所匹爾其狀也則瓌譎屈奇瀾漫陸離



差我崔嵬嶮巖參差若密雲之乍舉似鵬翼之中垂布菱華之與蓮華咸  
反植而倒施若承露而將轉似含風而欲披土成黼黻木化蛟螭布紅紫  
之融泄閒朱黃之赫曦獸狂顧而猶動鳥將騫而中疲木神水怪海若山  
祗千變萬化殊形異宜陰梁北注陽鳥南施百楹列倚千櫨代支或據險  
而形固或居安而勢危漢王褒甘泉宮頌曰甘泉山天下顯敞之名  
處也前接大荆後臨北極左撫仁鄉右望素域其宮室也仍截岸而為觀  
攘抗岸以為階雍波瀾而鱗坻馳道列以曲遠覽除閣之麗靡覺堂殿之  
巍巍徑落莫以差錯編玳瑁之文櫬鏤螭龍以造曄采雲氣以為楣神星  
羅於題鄂虹蜺往往而繞懷縵條忽其無垠意能了之者誰竊想聖王之  
優游時娛神而款縱坐鳳皇之堂聽和鸞之弄臨麒麟之域驗符瑞之頁  
詠中和之歌讀太平之頌宋孝武帝巡幸舊宮頌曰惟皇敬眷永慕徐  
京列裝青野動斬丹廷榮和首律景澤開年林凋發色川郊列泉公沂蓮  
衍登陟迴懸踐域負外即宮臨山思甲陵寢歡結粉都眇懷沛濟勤念宛  
吾納壽遺老設飲先居堂序朝秀廷集閣梁沈約齊朝丹徒故宮頌曰

聖祖神傑堯蹤漢烈岳峻維圖天張武節墜命既升霸略將騁清渭走  
濁河獻警特峭劍關憑深柱嶺彝童委闕禮樂沉河極壓傾構引瀉危波  
盡物稱瑞窮靈委和玄精翼日丹羽巢阿後漢李尤永安宮銘曰合  
歡黃堂中和是遵舊廬懷本新果暢春候亭集道俾司星辰豐業廣德以  
協天人萬福來眇嘉娛永欣表梁沈約為柳兗州世隆上舊宮表曰舊  
宮蘊靈千古合祥百代萬祇相祉入神警室事超齊甸義邁譙宮故能屬  
輦道於天階命帝闕於霄路實宜樹闕疏壤寫極上穹克播徽庠永光盛  
烈

闕

廣雅曰象魏闕也 釋名曰闕闕也在門兩傍中央闕然為道也 周官  
曰太宰以正月懸治法於象魏 禮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  
于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禮言觀也左傳曰哀公三年司鐸  
火諭公宮季栢子至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象魏門闕也法今懸之文  
子曰老子云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 史記曰蓬萊方丈瀛洲此



三山在海中諸仙人不死藥皆在焉黃金白銀為闕 又曰建章宮東鳳  
闕高二十丈 神異經曰東南有石井其方百丈上有二石闕依東南面  
上有蹲熊有榜著闕題曰地戶 又曰東北大荒中有金闕高百丈上有  
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階西北入兩闕中名天門 十洲記曰  
崑崙山有水精闕 列仙傳曰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轆轤至闕而  
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遽伯玉也公曰何以知  
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今遽伯玉衛之賢大夫也敬於事上必  
不聞味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  
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 應劭漢官儀曰高祖既登帝位銅陽固始細陽  
歲遣雞鳴歌士常謳於闕下 漢官典職曰偃師去官三十五里望朱雀  
闕其上鬱樸與天連 魏志曰明帝作凌霄闕 蜀志曰譙周嘗聞杜瓊  
曰昔周徵君群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言  
高聖人取類言爾 關中記曰未央宮東有青龍闕北有玄武闕漢書所  
謂北闕者也建章宮圓闕臨北道鳳在上故曰鳳闕也閭闔門內東出有

折風闕一名別風闕 王隱晉書曰漢末博士燉煌侯苾善內學語弟子

曰涼州城西有泉水當竭常有雙闕起其上魏嘉平中武威太守起學舍

築闕於此 賴鄉記曰老子廟前有兩石闕大闕高九尺八寸下三重石

坡闕邊各有子闕 山謙之丹陽記曰太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許或墓

闕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峰曰天闕也

豈煩改作帝然之 鄧德明南康記曰南康縣歸義山去縣七百里下有

石城高數丈遠望嗟峨靈闕騰空故老謂之神闕 隋江摠詠雙闕詩

曰象闕連馳道反宇照方疏刻鳳棲清漢圖龍入紫虛屢逢膏露灑幾遇

祥煙初競言百尺麗寧方萬丈餘 魏繁欽建章鳳闕賦曰築雙鳳之

崇闕表大路以遐通上規園以穹隆下矩折而繩直長楹森以駢停修楹

揭以舒翼象玄圃之層樓肖華蓋之麗天當蒸暑之暖赫步北楹而周旋

鷦鷯振而不及豈歸鴈之能翔抗神鳳以甄堯似虞廷之鏘鏘六翮以

撫跼俟高風之清涼華鍾金獸列在南廷嘉樹蒼葢夢奇鳥哀鳴臺榭臨池

萬種千名周欄輦道屈繞紆縈 後漢李尤闕銘曰皇上尊嚴萬姓載

弟



依國都攸處建設端闈表樹兩觀雙闕巍巍 梁陸倕石闕銘曰昔舜格  
 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  
 晷緯冥合天人啓基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踏地無歸瞻烏靡託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鈞陳  
 翼百神提萬福捐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以為象闕之制其來  
 已遠春秋設舊童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  
 之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廷紫貝蒼龍玄武之制銅爵鐵鳳  
 之下或以聽窮省寃或以布治懸法或表正王居或光崇帝里晉氏浸弱  
 宋曆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堙沒罕稱乃假雙闕於牛頭託  
 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惟帝建國正位辯方周營洛涘漢啓岐  
 梁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無  
 聞歲書不紀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偉哉偃蹇狀矣巍  
 巍仿映重疊上連翠微布教方顯挾日初暉懸書有附委篋如歸表梁  
 沈約上建闕表曰恭惟哲后舊章必修眇矚前王後古為貴伏惟陛下欽

咨故實率由今典昔在有晉經創江左邦訓莫釐遠國多缺萬雉之外兩  
 觀弗興空指南峰懸法無所世歷三代年將二百非所以經世成務垂業  
 後昆天德圓應憲章自遠詔匠人建茲象闕俯藉愛禮之心以申子來之  
 願式表端闈儀刑萬國使觀風而至復聞正歲之典遐想之士少寄懷古  
 之目

臺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積土曰臺 山海經曰西王母之山有軒轅臺射者不  
 敢西向畏軒轅之臺 歸藏曰昔者夏后啓葬享神於晉之墟作為璿臺  
 於水之陽 左傳曰夏后啓有釣臺之饗在河西 又曰楚子成章華之臺  
 以與諸侯落之 老子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穆天子傳曰盛姬盛伯之  
 子也盛國 天子賜之土姬之長乃為之臺是曰重璧之臺 賈子曰翟王  
 使使者之楚楚王欲誇之饗客章華之臺三休乃至於上 呂氏春秋曰  
 有城氏有二佚女為九成臺飲食必以鼓 王孫子曰昔衛公坐重華之  
 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 史記曰漢武帝起柏梁臺高數十丈



又曰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秦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陸賈新語曰楚靈王作乾谿之臺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 新序曰魏王將欲爲中天之臺許綰員插而入曰聞大王將爲中天之臺願加一力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九千里其趾當方一千里盡王之地不足爲臺趾王默然罷築者 三輔故事曰龍臺高六丈去豐水縣五里 漢書曰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工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 三輔宮殿簿曰長樂宮有臨華臺神仙臺 博物志曰江陵有臺甚大而唯有一柱衆梁皆共此柱 魏志曰黃初六年築東巡臺七年築九華臺 晉宮闕名曰鄴有銅雀臺織室臺 陳留風俗傳曰浚儀有師曠倉頡城城上有列仙吹臺 鄴中記曰鄴城西北立臺皆因城爲基趾中央名銅雀臺北則冰井臺 又曰西臺高六十七丈上作銅鳳惣皆銅籠疏雲屏幌日之初出乃流光照曜 嵩高山記曰山有玉女臺云漢武帝見玉仙玉女因以名臺 益州記曰鴈橋東有嚴君平上處士臺高數丈也 荊州圖記

曰江陵縣東有天井臺飛軒光映背品而 起郊鄺遊憩之佳處也

明錄曰海中有金臺出水百丈結構巧麗 五神工橫光巖渚竦曜星漢

吳地記曰吳王闔閭十一年起臺於姑蘇 山爲名西南去國二十五

里春夏遊焉後夫差復高而飾之越伐吳遂 焚太史公云余登姑蘇望

五湖五湖去此臺二十餘里 戴延之西征記曰官度臺去青口澤六十

里魏武所造也破表忽於此 楊龍驤洛陽記曰陵雲臺高二十三丈登

之見孟津 鄧明德南康記曰雩都君山上有玉臺方廣數丈周迴盡是

白石柱柱自然石覆如屋形也四面多松杉遥眺峨峨嚮像羽人之館風

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有鼓吹之聲山都木客爲舞唱之節 廣州

記曰尉他立臺以朝漢室圓基千步直峭百丈螺道登進頂上三畝朔望

升拜號爲朝臺 伏琛齊地記曰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琅邪大樂之留三

月作琅邪臺臺亦孤山也然高顯出於衆山之上 詩晉陸機擬古詩曰

高臺一何峻迢迢峻而安綺惣出塵冥飛階躡雲端佳人撫瑤瑟纖手清

且閑芳音隨風結哀響馥若蘭玉容誰能顧傾城在一彈 梁簡文帝琴



臺詩曰蕪階踐昔徑復愁鳴琴遊音容萬春態高名千載留弱枝生古樹  
舊石染新流由來過相歎逝川終不收 梁庾肩吾過建昌故臺詩曰魯  
國觀遺殿韓城想舊臺仲宣原隰滿子建悲風來夏蓮猶反植秋寒尚左  
開圖雲仍溜雨畫水即生苔及君歡四望知余悲七哀 陳祖孫登宮殿  
名登高臺詩曰獨有相思意聊啟鳳皇臺蓮披香梢上日明光正來離鶴  
將雲散飛花似雪迴遙想竹林友前窓夜夜開 **賦** 魏文帝登臺賦序曰  
建安十七年春遊西園登銅雀臺命余兄弟並作其詞曰登高臺以騁望  
好靈雀之麗嫺飛閣巖其特起層樓儼以承天步逍遙以容與聊遊目於  
西山溪谷紆以交錯草木鬱其相連風飄飄而吹衣鳥飛鳴而過前申躡  
踏以周覽臨城隅之通川 魏陳王曹植登臺賦曰從明后而嬉遊聊登  
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浦觀聖德之所營建高殿之嗟峨浮雙闕乎太清  
立沖天之華觀連飛閣乎西城臨漳川之長流望衆果之滋榮仰春風之  
和穆聽百鳥之悲鳴天工坦其既立家願得而獲呈揚仁化於宇內盡肅  
恭於上京唯相文之爲盛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思澤遠揚異佐皇家

寧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齊日月之輝光 晉陸雲登臺賦曰永寧中巡  
幸鄴宮三臺登高有感乃作賦云爾乃佇眄瑤軒流目綺寮中原方華綠  
葉振翹歷玉陛而容與步蘭堂以逍遙曲房縈而窈眇長廊邈而蕭條於  
是聊樂近遊薄言儻佯綺疏列於東序朱戶立乎西廂感舊物之咸存悲  
昔人之云亡憑虛檻而遠想審歷命於斯堂於是精疲遊倦白日藏輝鄙  
春登之有情惡荆臺之忘歸聊弭節而駕言悵將逝而徘徊 晉孫楚韓  
王臺賦曰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諸故老云韓王聽訟觀也  
望韓王之故臺尋往代之所營雙闕碣以峻峙貫雲氣而上征歷千載而  
特立顯妙觀於太清薄邯鄲之叢臺陋楚國之章華遡岩堯以亢極豈岑  
樓之能加至乃宮觀弘敞增臺隱天伐文梓於萬仞發玉石於三泉優倡  
角烏鳥之聲蛾眉戲白雪之舞紛淫衍以低仰翳脩袖而容與 晉盧諶  
登鄴臺賦曰顯陽隗其顛隧文昌鞠而爲墟銅爵隕於臺側洪鐘寢於兩  
除奚帝王之靈宇爲狐兔之攸居 **銘** 後漢李尤雲臺銘曰周氏舊居惟  
漢襲因崇臺嶒峻上擬蒼雲垂示億載俾率舊章人修其行而國其昌



殿

秦始皇本紀曰始皇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漢書曰宣帝幸河東之明年鳳皇集上林乃作鳳皇殿以答嘉瑞 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召見宴脫殿中誦說有法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尚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 三輔官殿名曰未央宮有麒麟殿椒房殿又曰長樂宮前殿宣德殿通光殿高明殿 漢宮閣名曰長安有臨華殿神仙殿高門殿朱鳥殿曾城殿宣室殿永明殿鳳皇殿飛雲殿昭陽殿鴛鴦殿釣臺殿合歡殿蕭何曹參韓信並有殿 東觀漢記曰明帝欲起北宮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諫出為魯相後起德陽殿殿成百官大會上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不得成此殿 范曄後漢書曰中平三年復修玉堂殿 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菱米物也所以厭火 漢官典職曰德陽殿周旋容萬人激洛水於殿下 魏志曰青龍三年秋洛陽華殿災改名九龍殿 魏略曰青龍三年起太極殿 洛陽故諸宮名

曰洛陽南宮有却非殿銅馬殿敬法殿清涼殿鳳皇殿嘉德殿龍殿 楊龍驤洛城記曰顯陽殿北有雲氣殿 洛陽宮殿簿曰明光微音式乾暉章含章建始仁壽宣光嘉福百福芙蓉九華流圃華光崇光 戴延之西征記曰太極殿上有金井欄金博山金轆轤蛟龍負山於井上又有金師子在龍下 犖虞決疑要注曰凡大殿乃有陛堂則有堦無陛也左城右平者以文博相亞次城者為階級也九錫之禮納陛以登謂受此陛以上 後漢李尤德陽殿賦曰開三階而參會錯金銀於兩楹入青陽而窺總章歷戶牖之所經連壁組之潤漫雜虬文之蜿蜒爾乃周閣迴匝峻樓臨門朱闕巖巖嵯峨槩雲青瑣禁門廊廡翼翼華蟲詭異密采珍綺遶蘭林以西通中方池而特立果竹鬱茂以綦綦鴻鴈沽商衣而來集德陽之北斯曰濯龍葡萄安石蔓延蒙籠橘柚含桃甘果成叢文櫨曜水光映煌煌 後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曰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遭漢中微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盜賊奔突皆見隳壞而靈光歸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也賦曰瞻彼



靈光之爲狀也則嵯峨巖隗危巍吁可畏乎其駭人也若堯倜儻豐盈麗  
博嶮嶮教洞膠葛其無畏也於是乃歷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眄東  
西周章彤彩之飾滢滢汧汧飛流爛漫素壁瑠耀以月照丹柱歛絕而電  
挺鴻燿煒以燻閬瑟蕭條以清冷動滴瀝而成響音雷應其若驚耳嘈嘈  
以失聽目矍矍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瑛於是詳察其棟宇  
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黻陳僣僣雲起欽峯離樓三間四表八維九隅  
萬楹叢倚磊砢相扶爾乃懸棟結阿天窓綺疏發秀吐榮藹蓄披敷綠圓  
淵井反植荷蕖秀房紫的窰窰垂珠雲窠藻枕龍栢雕鏤飛禽走獸因木  
生姿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蛇蟠虬而繞榭白鹿子規於構檻蟠蛇宛轉而  
承楯狡兔踰伏於柎側狡狴攀椽而相追胡人蓬集於上樞儼雅跽而相  
對神仙謬謬於棟間玉女窺空而下照圖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  
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  
紀開闢遠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麟身女媧蛇軀洪荒杓略厥  
狀睢盱漸臺臨池層曲九城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經華益仰看天庭飛

陞揭孽綠雲上征中坐垂皇京俯視流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突洞出  
迤詰屈周行數里仰不見日魏何晏景福殿賦曰立景福之秘殿備皇  
居之制度爾乃豐層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羅疏柱之汨越肅坻鄂之  
鏘鏘飛簷翼以軒翥反宇轍以高驥遠而望之若摛朱霞而曜天文近而  
察之若仰崇山而載垂雲爾乃開南端之豁達張筍簾之輪函華鍾杙其  
高懸悍獸仡其麗陳爾其結構則脩梁彩制下褰上竒桁梧復疊勢合形  
離葩如蜿蜒虹赫如奔螭皎皎白間離離列錢晨光內照流景外燦金楹齊  
列玉鳥承跋青瑣銀鋪是爲閨闈溫房承其東序涼室據其西偏開建陽  
則朱炎艷啓金光則清風臻清露灑灑淥水浩浩樹以嘉木植以芳草悠  
悠玄魚皚皚白鳥爾乃文以朱綠飾以碧丹點以銀黃爍以琅玕清風萃  
而成響朝日曜而增鮮魏韋誕景福殿賦曰瞻大廈之穹崇結增構而  
高驥脩棟迪以虹指飛堯竦而鳳翔榭榭駢逼以星羅軒檻曼延而悠長  
伏應龍於反宇乘流蘇以飄揚於是周覽升降流目評觀叢楹負極飛檻  
承欂栌梧綺錯案枕鱗攢芙蓉側植藻井懸川望舒涼室羲和溫房玄冬



則暖炎夏則涼總寒暑於區宇制天地之陰陽又有外城金狄詭貌殊姿  
 列于應門肅有容威若乃離殿別館粲如列星安昌延休清宴永寧美百  
 號之特居嘉休祥之令名步雕輦以逍遙時容與於蘭庭又有教坊講肆  
 才士布列新詩變聲曲調殊別吟清商之激哇發角徵與白雪音感靈以  
 動物超世俗以獨絕然後御龍舟兮翳翠蓋吳姬擢歌越女鼓柷詠採菱  
 之清謳奏淶水之繁會 魏夏侯惠景福殿賦曰周步堂宇東西卷眇綵  
 色光明粲爛流延素壁暘熿赫奕倩練爾乃察其奇巧觀其微刑欽峯紆  
 曲盤牙欹傾或天矯而雲起或詰屈而環縈衆木附枝以連注欒梧倚亞  
 而相經若乃仰觀綺窓周覽菱荷流彩的皪微秀發華纖莖歲蕤順風揚  
 波含光內耀婀娜紛葩曾櫨外周榱桷內附或因勢以連接或邪詭以盤  
 構於是乎飛閣連延馳道四周高樓承雲列觀若浮挹朝露之華精漱醴  
 泉之清流 宋孝武華林清暑殿賦曰若夫瑤榭未清瓊室流炎熏風夕  
 烈熾景晨嚴高巒廢駕遊衢輟駟思延寒於夏堂豈徒聞於遺籍伊涼燠  
 之可變粵在今之猶昔密貯林梁側眺池竹禦起北阜而置懸湖公西原

而殿清暑編茅樹基採椽成宇轉流環堂浮清浹室闢西櫺而鑿斜月高  
 東軒而望初日粵乃炎精待戒青祗將畢濯褻在辰風光明密婉祥鮮於  
 石沼儀瑞羽於林術浮鱗無屆展樂有時惟歡洽矣含歌受辭歌曰山懷  
 風兮谷吐泉清潭邃兮遠氣宣符深情兮應遙心促千里兮測雲天 宋  
 劉義恭華林清暑殿賦曰構禦暑之清言傍測景之西岑列喬梧以蔽日  
 樹長楊以結陰醴泉湧於椒室迅波經于蘭庭業芳芝以爭馥合百草以  
 競馨飾丹壤以和璧加䟽楯以連城至于朱明在運鬱夕囂晨寒堂涼結  
 清觀風臻覽茲宇之靈緯啓聖情以寤神豈宣曲之妄擬焉甘泉之足陳  
 宋何尚之華林清暑殿賦曰逞綿亘之虹梁列雕刻之華榱網戶翠錢青  
 軒丹墀若乃奧室曲房深沉冥密始如易修終然難悉動微物而風生踐  
 椒塗而芳質觴遇成宴暫遊累日却倚危石前臨濬谷終始蕭森激清引  
 濁涌泉灌於基扈遠風生於楹曲暑雖殷而不炎氣方清而含育哀鵠嘔  
 暮悲猿啼曉靈芝被崖仙華覆沼 後漢李尤德陽殿銘曰皇穹垂象  
 以示帝王紫微之則弘誕彌光大漢體天承以德陽崇弘高麗苞受萬方



內綜朝貢外俟遐荒 陳徐陵太極殿銘曰夫紫蓋黃旗揚都之王氣長  
父虎踞龍蟠金陵之地體貞固天居爽塏大宸尊嚴高應瑞門仰模營室  
歸于有德譬彼河圖傳我休明義同商鼎太極殿者法互象元王者之位  
以尊左平右城天子之堂爲貴往朝煨燼多歷年所世道隆平宜其休復  
監軍鄒子度啓稱即日忽有一大梓柱從流來泊在後渚岸嵯峨容與若  
漢水之仙槎搖漾波濤似新亭之龍刹孤拔靈山允彰天貺昔梁氏承聖  
將圖繕修東虜窺江西胡犯畢定之方中函興師旅揆之以日輒有災故  
是知秦人所止實漢祖而爲宮吳都佳氣乃元皇而斯宅千楹赫奕方拱  
峻層植綠芰而動微風舒丹蓮而制流火甘泉遠望覩正殿之崢嶸函谷  
遙看美皇居之佳麗信可以齊三光而示宇宙會萬國而朝諸侯爰命微  
臣乃爲銘曰雍時相望參差未央偃師迴顧崔嵬德陽高捫太一正觀理  
光峨峨靈柱赫赫流樟美矣宮室嘉哉令曰御宸垂旒當朝靖蹕樂備韶  
夏禮兼文質帝旅無諠王旗斯謐肅肅卿士邕邕承弼漢座雕屏周人櫺  
櫺城隅有勒殿省皆銘况復皇宸宜昭國經方流典訓永樹天廷 陳沈

烟太極殿銘曰臣聞在天成象紫宮所以昭著在地成形赤縣居其區宇  
太極殿者資兩儀之意焉大壯顯其全模土圭測其正影周曰路寢漢稱  
前殿雖名號參差其實一也主上未明求衣日吁忘食隳樂壞禮造次留  
神漢陞秦除莫不葺復而此殿興造累歲未成外講戎機內憂民力劬勞  
深慮荏苒移時至陳永定六合既清五禮稍備雖楹玉爲華煥壁璫揆之  
有日而猶一柱榱桷豫章地淪外寇楚材晉用非復我求既而新亭前江  
有流杳甚壯盤根錯節枝葉葱蘢津人以聞正堪時用於是將作受詔冬  
官奉職百工並作屢降乘輿匠石磨礪必經天旨儉而不固泰而不奢億  
兆填填而樂成也曾未數旬煥然雲構昔晉朝繕造文杏有關梅梁瑞至  
畫以標花自是迄今又獲神物即樟樹焉駭之某間即某柱是也銘曰軒  
轅狹堂夏后卑宮文來質往蹇產彌崇體制八都開茲萬戶灼爍雄梁徘徊  
大廡璧月霄懸卿雲晝聚豈伊開陽飛來應柱嘉辰今月新復告成青  
槐赤棘郎將思兵翠被負辰百辟公卿鐘鼓八佾簫韶九成庸臣再拜天  
子萬齡 表 梁王筠上太極殿表曰四海爲家義存威重萬國來朝事惟



壯觀憲北辰之居所正南面之尊貴繡栢鏤檻延曜光暉虬柱虹梁杳冥  
雲霧非許鄴之敢倫豈雍豫之能擬且工徒樂業庶民自競一勞永逸不  
日而成信可以宴饗百神朝覲群后者矣臣過荷寵榮祿秩優渥謹率丹  
款上夫一千不足微申息躍伏深慚竦

坊

漢宮闕名曰洛陽故北宮有九子坊 晉宮闕名曰洛陽宮有顯昌坊修  
成坊綏福坊延祿坊休徵坊承慶坊桂芬坊椒房坊舒蘭坊藝文坊 王  
隱晉書曰東宮坊有醉相殺者中丞奏郎官從事孫鑠杖一百鑠奏東宮  
是行馬內而推行馬外官為建法令詔中丞令史各一百 王琰答徐邈  
書曰見傳咸彈孫詹事或云是宮或云坊或云寺此東宮中別有坊又中  
庶子稱坊詹事稱寺寺同於九卿耳坊是通名如天朝之稱臺者也  
梁蕭子範直坊賦曰余以天監六年為洗馬十七年復直中舍之坊感恩  
懷舊悽然而作歲惟奄茂清明送風承恩從官自府遊宮信吾生之多幸  
遭六合之大同何坊禁之寥闕對長庭之蕪永門幽幽而重閉室悒悒而  
內靜應曉刻而坐朝聽鳴鐘而自警雖生風於蟪蛄終罕曜於陽景  
連於九思恒懇勤於三省於時也春果餘英夏條垂實殿穹隆而起陰槐  
連拳而負日傍高墉之遷迤觀層扉之鬱律寫學宮於洛都模畫堂於漢  
室臺榭千名仙靈間出



室臺樹于各山靈間出

彭奉而負日的高獻之嚴嚴顯晉祿之變軒寫學宮次各階好畫堂於  
軒於大思前懸障於三省於却於春果箱英夏新在曹魏學劉而法劍  
內精熟難險而坐障顯與難而自警難坐風林熱難為罕難於難是難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三

居處部三門樓櫓觀堂城館

釋名曰門門者在外為門幕障衛也爾雅曰閉謂之門正門謂之應門

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周官曰掌舍掌王會同之舍設柱極再重設

車宮轅門為壇壇宮棘門為帷宮設旌門無官則供人門毛詩曰衡門

之下可以棲遲又曰乃立皋門皋門有閤乃立應門應門鏘鏘詩義

問曰橫一木作梁而上無屋謂之衡門左傳曰楚子囊鄭子耳圍于桐

門又曰王叔之宰曰華門圭竇之人而皆凌其上其難為上矣又曰

鄭大水龍闕于時門之外魯連子曰先生見孟嘗君於杏唐之門楚

辭曰望長楸而太息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越



說苑曰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寃後世必有封侯者令容高蓋駟馬及後果封爲西平侯前漢書曰元帝爲太子謹慎初居桂宮上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又曰太液池南有璧門又曰陳平家貧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西吳越春秋曰子胥爲吳造大城陵門入象天八風水門八法地八窻吳越春秋曰子胥爲吳造大城陵門入象天八風水門八法地八窻范曄後漢書曰孔融云鄭君里門四方所由觀禮其廣令容高車結駟名爲通德門漢宮殿名曰長安有宣平門覆露門萬秋門橫門東都門宣德門元成門青綺門章義門仁壽門礪石門魏書曰文帝初在東宮集諸儒於朝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古今地名曰河南有鼎門九鼎所定華陽國志曰蜀城十里有升遷橋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其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吳地記曰閭闔門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爲閭闔門高樓閣道後由北出伐楚改曰破楚門世說曰楊修爲魏武主簿作相國門始構榱桶魏武目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修見即今壞之旣竟曰門中活闕字王嫌門大也後漢李尤門銘曰門之設張爲宅表會納善開

邪擊柝防害又中東門銘曰中東處仲月值當昂倉庚有聲隼鷹匿爪除去桎梏獄訟勿考又關陽城門銘曰關陽在孟位月惟已清明冠節大陽進起又津城門銘曰津名自定位月在未温風鬱暑鷹鳥習鷲又廣陽門銘曰廣陽位孟厥月在申凉風從時白露已分又雍城門銘曰雍門處中位月在酉育風寒濁鷲歸山阜又夏城門銘曰夏門值孟位月在亥陰陽不通蛟螭匿彩迎冬北壇從陰所在又穀城門銘曰穀門北中位當于子太陰主刑殺伐爲首晉摯虞門銘曰祿無常家福無定門人謀鬼謀道在則尊文後魏温子昇閭闔門上梁祝文曰維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穆卜無違雕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龍巍巍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

樓

爾雅曰俠而修曲曰樓說文曰樓重屋也櫟澤中守竹樓也黃帝軍氣決曰諸將軍氣如城樓史記曰方士言武帝曰黃帝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帝乃立神明臺并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十洲記曰崑崙



山有十二玉樓 漢書曰甘延壽少以良家子善騎射嘗超踰羽林亭樓  
由是遷為郎 吳越春秋曰范蠡為句踐立飛翼樓以象天門 東觀漢  
記曰上至廣阿止城門樓上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我乃  
始得一處卿言天下不足定何也 吳志曰劉基美容姿孫權愛敬之權  
暑時嘗於船中宴樓上作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 虞  
氏家記曰吳小城白門蓋吳王闔閭所作也至秦始皇守宮史燭鷲窟失  
火燒宮而此樓故存 晉宮閣名曰總章觀儀風樓一所在觀上廣望觀  
之南又別有翔鳳樓 賴鄉記曰老子廟有皇天樓九柱樓靜念樓皆畫  
仙人雲氣 袁彥伯羅山疏曰仰望石樓眇然在雲中 世說曰凌雲樓  
樓觀極精巧先稱平衆材輕重當且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  
峻恒隨風搖動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便頽壞論  
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幽明錄曰鄴城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二十丈長四  
十丈廣二十丈安金鳳皇二頭於其上頭飛入漳河清浪見在水底一  
頭今猶存 述異傳曰荀瓌字叔偉寓居江陵颯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

有物飄然降自雲漢俄頃已空乃駕鶴之賓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  
虹裳履半歡對辭去跨鶴騰空眇然煙滅 詩 古詩曰西北有高樓土與  
浮雲齊交跡結綺窓阿閣三重階 宋文帝登景陽樓詩曰崇堂臨萬雉  
曾樓跨九成瑤軒籠翠幌組幕翳雲屏階上曉露繁林下夕風清蕙藻嫋  
綠葉芳蘭媚紫莖極望周天險審察泱神京交渠紛綺錯列植發華英  
梁武帝登北顧樓詩曰歇駕止行警迴輿暫遊識清道巡丘壑緩步肆登  
陟鴈行上差池羊腸轉相逼歷覽窮天步曠曠盡地域南城連地險北顧  
臨水側深潭下無底高岸長不測舊嶼石若構新洲花如織 梁簡文帝  
奉和登北顧樓詩曰春陵佳氣地濟水鳳皇宮况此徐方域川岳邁同漕  
皇情愛歷覽遊陟擬崆峒聊驅式道候無勞襄野童霧崖開早日晴天歇  
晚虹去帆入雲裏遙星出海中 又登烽火樓詩曰聳樓排樹出却埭帶  
江清陟峯試遠望鬱鬱盡郊京萬邑王畿曠三條綺陌平巨原橫地險孤  
嶼派流生悠悠歸棹入眇眇去帆驚水煙浮岸起遙禽逐霧征 又水中  
樓影詩曰水底果窺出萍間反宇浮風生色不壞浪去影恒留 梁沈約



登玄鶴樓詩曰危峯帶北阜圓鼎出南岑中有凌風樹迴望川之陰涯岸  
每增減湍平互淺深水流本三派臺高乃四臨上有離羣客客有慕歸心  
落暉映長浦煥景燭中潏雲生嶺乍黑日下溪半陰信美非吾土何事不  
抽簪 梁劉孝綽登陽雲樓詩曰吾土陽臺上非夢高唐客迴首望長安  
千里懷三益顧惟慙入楚降私等申白西沮水潦收昭丘霜露積龍門不  
可見空慕凌寒陌梁王臺卿詠水中樓影詩曰飄飄似雲度亭亭如蓋浮  
熱看波不動還是映高樓 魏王粲登樓賦曰登茲樓以四望聊暇日  
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實顯敞而寡仇接清漳之通浦倚曲阻之長洲北  
彌陶牧西接昭丘雖信美而非吾土曾何足以少留馭軒檻以遙望向北  
風而開襟平原遠而目挾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脩迴川旣漾而濟深  
昔尼父之在陳有歸歎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莊舄踰而越吟人情同於  
懷上晉窮達之異心惟日月之逾邁俟河清其何極異王道之一平假高  
潛而騁力步稷遲而徙倚白日忽其西匿風蕭瑟而並興天慘慘而無色  
獸狂顧以求羣鳥相鳴而鼓翼原野閒其無人征夫行而未息循階除而

而下降氣交憤於骨髓夜參半而不寐悵盤桓以反側 晉孫楚登樓賦  
曰有都城之百雉加曾樓之五尋從明王之登遊聊暇日以娛心鳴鳩拂  
羽於桑榆游鳧濯翅於素波牧豎吟嘯於行陌舟人鼓枻而揚歌百僚雲  
集促坐華臺嘉肴滿俎旨酒盈杯談三墳而詠五典釋聖哲之所裁 晉  
棗據登樓賦曰懷離客之遠思情慘惻而惆悵登茲樓而逍遙聊因高以  
遐望感斯州之厥域寔帝王之舊疆挹呼沱之濁河懷通川之清漳原隰  
開闢蕩臻夷藪桑麻被野黍稷盈畝禮儀旣度民繁財阜懷桑梓之舊愛  
信古今之同情鍾儀慘而南音莊舄感而越聲豈吾人之狹隘能去心而  
無營情戚戚於平國意乾乾於上京 晉郭璞登百尺樓賦曰在青陽之  
季月登百尺以高觀嘉斯遊之可娛乃老氏之所歎撫凌檻以遙想乃極  
目而肆運情眇然以思遠悵自失而潛愠瞻禹臺之隆嶺竒巫咸之孤峙  
美鹽池之混汗蒸紫霧而霞起異傳巖之幽人神介山之伯子揖首陽之  
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嗟王室之蠢蠢方構怨而極武哀神器之遷浪指綴  
旒以譬主雄戟列於廊技戎馬鳴乎講柱寤茗華而增怪歎飛駟之過戶



陟茲樓以曠眺情慨爾而懷古  
宋鮑照凌煙樓銘曰瞰列江楹望景  
延除積清風路含彩煙途俯窺淮海俛眺荆吳我王結駕藻思神居宜此  
萬春修靈所扶

櫓

釋名曰櫓露上無覆屋也 孫子兵法曰攻城之法修櫓粉楹其器械三  
月而後成 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城周公所制東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  
上百步有一樓櫓外有溝渠  
賦晉歐陽建登櫓賦曰登茲櫓以遐眺闢  
曾軒以高瞻仰天塗之綿邈俯平原之曠衍嘉蒼春之令節悅和風之微  
扇傍觀八隅周覽四垂面孤丘之峻峙咀曲岍之修崖植榆楸以成列插  
垂柳之差差寓目忽以終日情豐豐而忘疲

觀

釋名曰觀者於上觀望也 列子曰岱輿山上臺觀皆金玉仙聖飛相來  
往 史記曰公孫卿謂武帝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觀  
甘泉則作延壽觀 漢書曰甘露二年冬十二日上幸黃陽宮屬玉觀

又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生甲觀畫堂 三輔皇圖曰武帝起鳩鵲觀  
神明觀集靈觀陽祿觀 漢宮殿名曰長安有臨仙觀渭橋觀仙人觀霸  
昌觀蘭池觀平樂觀九華觀豫章觀三章觀昆明觀走馬觀華光觀封巒  
觀走狗觀天梯觀瑤臺觀汜渠觀相思觀長平觀宜春觀華池觀射熊觀  
迎風觀露寒觀 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 陸機洛  
陽地記曰宮中有臨高陵雲宣曲廣望閣風萬世修齡總章聽訟凡九觀  
皆高十六七丈以雲母著窻裏日曜之煒煒有光輝 華延雋洛陽記曰  
洛陽城十八觀皆施玄檻鐵籠疏雲母幌 華山記曰南嶺東巖北面有  
二小山一山有雙石豎生號曰石門一山石孤崖特秀上有客觀涉之遠  
者眺千里 詩隋江摠侍宴玄武觀詩曰詰曉三春暮新雨百花朝星宮  
移渡漢天駟動行鑣旆轉蒼龍闕塵飛飲馬橋翠觀迎斜照丹樓望落潮  
鳥聲雲裏出樹影浪中搖歌吟奉天詠未必待聞韶 賦後漢崔駰大將  
軍臨洛觀賦曰濱曲洛而立觀管高壤而作廬處崇顯以間敞超絕鄰而  
特居列阿閣以環匝表高臺而起樓步輦道以周流臨軒檻以觀魚於是



迎夏之首末春之垂桃枝天天楊柳倚倚既乃日垂西陽中曜內光施銜  
 縱策逸如奔颺 後漢李尤平樂觀賦曰乃設平樂之顯觀章秘瑋之奇  
 珍習禁武以講捷厭不羈之遐鄰徒觀平樂之制鬱崔嵬以離婁赫巖巖  
 其峯嶺紛電影以盤盱彌平原之博敞處金商之維陬大厦累而鱗次承  
 岩堯之翠樓過洞房之轉闔歷金環之華鋪南切洛濱北陵倉山龜池泱  
 莽果林榛榛天馬沛艾鬣尾布分爾乃大和隆平萬國肅清殊方重譯絕  
 域造庭四表交會抱珍遠并雜選歸誼集于春正翫屈奇之神怪顯逸才  
 之捷武百僚于時各命所主方曲既設秘戲連叙逍遙俯仰節以鞞鼓戲  
 車高幢馳騁百馬連翩九仞離合上下或以馳騁覆車顛倒烏獲扛鼎千  
 鈞若羽吞刃吐火燕躍鳥跄陵高履索踊躍旋舞飛丸跳劍沸渭回擾色  
 渝隈一踰肩相受有仙駕雀其形蚴虬騎驢馳射狐兔驚走侏儒巨人戲  
 詐為耦禽鹿六駁白象朱首魚龍曼延嶮嶮山阜龜螭蟾蜍挈琴鼓缶  
 又東觀賦曰敷華實於雍堂集幹質于東觀東觀之藝孽孽洋洋上承重  
 閣下屬周廊步西蕃以徙倚好綠樹之成行歷東厓之敞坐庇蔽茅之甘

棠前望雲臺後匝德陽道無隱而不顯書無闕而不陳覽三代而采宜有  
 郁郁之周文 魏陳王曹植遊觀賦曰靜閑宮而無事將遊目以自娛登北  
 觀而啓路涉雲路之飛除從熊羆之武士荷長戟而先駟罷若雲歸會如  
 霧聚車不及迴塵不獲舉奮袂成風揮汗如雨 又臨觀賦曰登高墉兮  
 望四澤臨長流兮送遠客春風暢兮氣通靈草含幹兮木交莖丘陵窟兮  
 松柏青南園菱兮果戴榮樂時物之逸豫悲予志之長違嘆東山以懇勤  
 歌式微以詠歸進無路以効公退無隱以營私俯無鱗以遊遁仰無翼以  
 翻飛 **銘** 後漢李尤東觀銘曰周氏舊區皇漢寔循房闈內布䟽綺外陳  
 升降三除貫啓七門是謂東觀書籍林泉列侯弘雅治掌藝文

堂

說文曰堂殿也 釋名曰堂猶堂堂高顯貌也 禮記曰堂上不趨堂上  
 接武堂下布武 又曰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見諸侯天子之  
 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莊子曰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  
 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光



碧之堂 說苑曰聖人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爲之不樂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言西王母有六甲之術用之可以遊景雲之宮登流霞之堂 漢武故事曰玉堂去地十二丈基階皆用玉也 漢書曰玉堂在太液池南 續漢書曰中平二年造萬金堂於西園 論衡曰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堂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莫茨生於階下須臨堂察之起視堂下之茨孰與懸日歷於辰坐顧輒見之也 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物也所以厭火 晉宮閣名曰洛陽宮有則百堂螽斯堂休徵堂延祿堂承慶堂仁壽堂綏福堂含芳堂樂昌堂椒華堂芳音堂永光堂 摯虞決疑要注曰殿堂之上唯天子居牀其餘皆福席席前設筵禮天子之殿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故曰度堂以筵度室以几 華陽國志曰文翁立講堂作石室一曰玉堂在城南初堂遇火太守更修立又增二石室 虞氏家記曰虞潭右衛將軍太夫人年高求解職被詔不聽特假百日迎母東歸起堂養親親集會作詩言志 齊地記曰臨淄城西門外

一有古講堂基柱猶存齊宣王修文學處也 詩 梁庾肩吾詠疏圃堂詩曰北堂多暇豫時駕摠鸞鑣 疏靜繁 殿澈輪輕羽蓋飄臨空坐飛觀迴首望浮橋風長旦鍾近地迴洛城遙 疎林不得日涸浦暫通潮 徒然等賓從並作愧羣僚 賦 陳江惲雲堂賦曰覽黃圖之棟宇規紫宸於太清何面勢之膠葛信不日之經營仰一時之壯麗跨萬古之威靈吐觸石之奇色混高堂之舊名若乃三階八戶百拱千楹瑩以玉琇飾以金英綠芝懸插紅葉倒生於時木葉聲寒壺人唱靜承露擎虛相風照迴天子乃下輦開宴出豫娛神文懸日月思革風塵是負鳳之多幸愧屠龍之不真 頌 晉庾闡樂賢堂頌曰峩峩隆構岌岌其峻階延白屋寢登髦俊神心所寄莫往非順靈圖表像平敷玉潤遊虬一壑栖鸞一叢川澄華沼樹拂椅桐林有晨風翮有西雍高觀迴雲疎森綺窻洋洋帝猷恢恢天造思樂雲基克配祖考仰瞻崑丘俯懷明聖玄珠雖朗離莫映清風徘徊微言絕詠有邈高構永廓靈命 銘 後漢李尤堂銘曰因邑制宅爰興殿堂夏屋渠渠高敞清涼家以師禮修奉蒸嘗延賓西階主近東廂宴樂嘉客吹笙鼓簧



城

淮南子曰縣作九仞之城 說文曰城以盛民也墉城垣也 博物志曰禹作城疆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自禹始也 周書曰周公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六百一十丈郭方七十二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陝山 公羊傳曰城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而城 史記曰秦二世欲漆城優旃曰善哉漆城蕩蕩寇來不得上固難為陰屋爾二世乃止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曾城九重 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而城崩妻遂投淄水而死 太康地記曰梁孝王築睢陽城方十二里以鼓唱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因以為名 漢書曰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 又曰膠東前國王治膠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膠河 風俗通曰衆心成城 俗說曰衆人同心者可共築起一城同心共飲雒陽酒可盡也 關中記曰長安城皆累壤城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所傳盡鑿龍首山土為城又諸臺闕亦爾 王隱晉書曰涼州城有臥龍形故名卧

龍城南北七十里東西三十里本匈奴所築也 襄陽耆舊記曰龐德公在沔水上至老不入襄陽城 丹陽記曰石頭城因山為城江以為池地形險固尤有奇勢 秦州記曰金城郡漢元始六年置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 盛弘之荊州記曰樊城西北有鄠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刊其腹 云摩堯鞬摩堯鞬慎莫言疑此亦周太廟金人絨口銘背之流也 荊州圖經曰江夏郡所治夏口城其西南角因磯為高墉枕流上則迴眺山川下則激浪崎嶇是曰黃鵠磯寔乃舟人之所艱也 益州記曰益州城張儀所築錦城在城南蜀時故宮也處號錦里 齊地記曰不夜城在陽遷東南蓋古有日夜出此城以不夜名異之也 詩 梁簡文帝從頓還城詩曰漢渚水初涿江南草復黃日照蒲心暖風吹梅枝香征艫艫湯壘歸騎息金墜舞觀衣恒裊歌臺絃未張持此橫行去誰念守空牀 又登城詩曰日影半東簷靖念空杼袖小堂倦縹書華池厭修竹寂寞既寡悰登城望原陸遥山半吐雲巖巖時響谷靡靡見虛煙森森視寒木落霞乍續斷晚浪時迴復遠矚既濡翰徒自勞心目



短歌雖可裁綠情非霧縠 又登城北望詩曰登樓傳昔賦出前表前聞  
霸陵忽迴首河隄徒望軍茲焉聊迴眺極目杳難分一水斜開岸雙城遙  
共雲 梁江淹登紀南城詩曰恭承前嘉惠末官至南荆歛衽承光彩端  
笏奉仁明再逢綠草合重見翠雲生江甸知禮富漢渚聞教清君王澹以  
思樹羽望楚城年積衣斂滅地遠宮館平 魏文帝登城賦曰孟春之  
月惟歲權輿和風初暢有穆其舒駕言東道陟彼城樓道遙遠望乃欣以  
娛平原博敞中田闢除嘉麥被壟綠路帶衢流莖散葉列倚相扶水幡幡  
其長流魚衣周旋而東馳風飄飄而既臻日掩葵而西移望舊館而言  
旋水優游而無爲 晉孫楚登城賦曰有都城之百雉加層樓之五尋從明王  
以登極聊假日以誤心淫涓涓以祖邁卉木鬱而成林晞朝旭之素暉美綠竹  
之茂陰望秦墳於驪山觀八陵於北岑營蒼基峙列宅萬區黎民布野商  
泆充衢杞柳綢繆芙蓉吐芳俯依青川仰翳朱楊體象濛汜幽若扶桑白  
日爲之晝昏鳥禽爲之頡頏 宋鮑昭蕪城賦曰啐若斷岸矗似長雲製  
磁石以禦衝樹頽壤以飛文觀基局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

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至若白楊早落寒草前衰稜稜霜氣簌簌風威孤  
蓬自振驚沙坐飛通池旣已夷峻隅又已頽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若  
夫藻扃黼帳歌臺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  
龍爵馬之翫皆薰歟燼滅光沉響絕東都妙姬南國佳人蕙心紈質玉貌  
絳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輦之愉樂離宮之苦辛歌曰邊風  
起兮城上寒井徑城兮丘龍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梁吳筠吳城  
賦曰古樹荒煙幾百千年云是吳上所築越王所遷東有鑄劍殘水西有  
舞鶴故壘紫具區之廣澤帶姬蘇之遠山僕本蒼怨千悲億恨况復荆棘  
蕭森叢蘿彌蔓亭梧百尺皆歷地而生枝階筠萬丈或至杪而無葉不見  
春荷夏葦唯聞秋蟬冬蝶木魅晨走山鬼夜驚不知九州四海乃復有此  
吳城 後漢李尤京師城銘曰天險匪登地險丘陵帝王設險乾坤是  
承

館

說文曰館客舍也 周禮曰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以待朝聘



之官也 戰國策曰燕昭王見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古者人君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有人請求之三月得千里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對曰死馬尚市況生馬乎暮年千里馬至者三王欲士先從隗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昭王乃築館而師之樂毅鄒衍劇辛皆爭走燕遂以破齊 漢書曰元帝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揚雄作賦以諫 又曰公孫弘起徒步數十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弘年八十終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者客館丘墟而已至賀屈氂時壞已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 魏志曰管寧字幼安與同縣邴原相友俱遊學於異國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 世說曰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既成謂左右曰館當何以為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與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 荊州圖副曰襄陽縣南有桃林館是則

餞行送歸之所萃也

晉袁宏擬古詩曰高館百餘仞迢迢虛中亭文幌

曜瓊扇碧疏映綺櫺

賦

晉張協玄武館賦曰爾乃地勢夷敞既膏且腴

環以翠林帶以赤渠尋厥先之攸基寔張氏之舊墟何魏后之周覽遂築

館而起廬既號玄武是曰石樓於是崇墉四匝豐廈詭譎爛若丹霞皎如

素雪璀璨皓旰華璫四垂接棟連阿岬嶠參差朱戶青鋪幽闥秘閨於是

高樓特起竦峙岩堯飛甍四注上槩浮霄直亭亭以孤立迎千里之清颺

陽扉南啓陰軒北達春牖左開秋窻右豁仰視雲根俯臨天末木則楸梓

夾路翁蔚如林洪幹十圍修之百尋 晉潘尼東武館賦曰東武館者蓋

東武陽侯之館也嘉大雅之弘操美明哲之保身懲都邑之迫險饜里巷

之囂塵慕古公之胥宇羨孟氏之審鄰將遷居於爽塏乃投迹於里仁前

則行旅四湊通衢交會水泛輕舟陸方羽蓋後則崇山崔嵬茂林幽藹彌

望遠覽滉漾夷泰表裏山河出入襟帶若乃潛流旁注飛渠脉散芙蓉映

渚靈芝蔽岸於是逍遙靈沼遊豫華林擊弓撫彈娛志蕩心括不空縱綸

不苟沉遊鱗雙躍落羽相尋膳夫進俎虞人獻鮮春醴九醞嘉豆百籩隨



波沂流乍往乍旋 **銘** 後漢李尤高安館銘曰巍巍高安明聖是修嵯峽  
麗館窻闥列周長除臨起櫺檻相承聖朝明察同保休徵 又平樂館銘  
曰乃興平樂弘敞麗光層樓通閣禁闥洞房焚梁照曜朱華飾當騁武舒  
秘以示幽荒如榮普覆然後來王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三

高安館南谷劍碑北軒春融式開殊寮古器仰輝雲射前朝天末木隕林林  
高巖卦跋粒神嘗張費四我土樂氣香直亭亭以沂立喚千里之肅颯  
素雲舞舞舞拍華雷四垂射射更何地地 卷五米可青桂幽闥殊闥  
前而賦鳳頭與交左吳曰公軒林最崇獻四而豐夏龍龍鳳其再靈如  
粟心翠林帶以赤果華烟去之外某冥兼九之書畫何變武之周覽  
鄴 **晉書** 謝文為前湘曰爾氏此楚夷始始膏且期  
始計多離之河萃也 **晉書** 宋謝古詩曰高館百餘戶以成中亭支助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四

居處部四 宅舍 庭 壇 室 齋 廬 道路  
宅舍

晏子曰景公使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秋隘囂塵不可居請更子宅  
曰臣之先臣居此宅焉臣不足以代之 **漢書**曰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  
處不治垣舍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 又曰魯共王壞  
孔子舊宅以廣宮室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復於其壁中得古經傳  
續漢書曰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  
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分以與昆弟外家 **裴楷**別傳曰楷嘗新宅基宇  
甚麗當移佳與兄共遊行牀帳儼然櫺軒踈朗兄心甚願之而口不言楷  
心知其意便使兄住 **王隱**晉書曰魏舒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起宅  
相者云當出貴外住舒曰當為外家成此宅相 **漢舊儀**曰高皇帝家在  
豐中陽里為沛泗上亭長及為天子立沛廟祠豐故宅 風俗通曰宅不  
西益俗說西者為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西益者 **禮記**曰南



向北向西方爲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難動，掘之爾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三輔決錄曰：郭詳爲太尉，長史起大宅在高陵城西，世稱曰長史宅。吳志曰：周瑜與孫策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又曰：陳表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居宅。婁承先傳曰：婁玄到廣州，遂徘徊躑躅於仲翔宅，故處哀咽，淒愴不能自勝。搜神記曰：魏郡張木富，忽衰死，財散賣宅，與程應舉家疾病，賣與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一人長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何以有人氣？荅無便去，文因呼細腰，問向赤衣冠是誰？荅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誰？荅云：我杵也。今在竈下文，掘得金三百斤，燒去杵，由此大富宅遂清寧。子曰：葛廬有大功，受爵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兆石礎在焉。又曰：臨汜縣有廖氏，世老壽，後移子孫輒殘折他人，居其改字，復累世壽，乃知是宅所爲，不知其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沙數十斛，丹井入井，是以飲水而得壽。襄陽記曰：李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

客一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橘千樹，臨死勅兒曰：汝母每惡吾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用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當足用。爾亡後二十餘日，兒白母，母曰：此當種柑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七八年必汝父遺爲宅。晉咸康中，其宅上枯樹猶存。范江荆州記曰：宛有三女樓，作子胥宅。又曰：義陽六縣安昌里有光武宅，枕白水陂，所謂龍飛白水也。庾仲雍荆州記曰：秭歸縣有屈原宅，伍胥廟，擣衣石猶存。賴鄉記曰：老子祠在賴鄉，曲仁里譙城西出五十里，老子平生時教化學仙故處也。漢桓帝修建屋宇爲老子廟，廟北二里李夫人祠，是老子舊生宅也。劉禎京口記曰：糖顏山，山周迴二里餘，山南隅隔路得郗鑒故宅，五十餘畝。戴延之西京記曰：東陽門外道北吳蜀二主第宅，去城二里，墟墓猶存。又曰：潼關北去蒲坂城六十里，中有舜廟，城外有宅井，及二妃壇，南去城二十里有山，舜所耕山上亦有山。述征記曰：豐圻豐水西九十里，有漢高祖宅。又曰：山陽縣城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今悉爲田墟，而父老猶謂嵇公竹林地，以時有遺竹也。盛弘之荆州記曰：新野郡



西七里梅溪源出紫山南流注清故老傳溪西有百里奚宅詩齊竟陵王蕭子良行宅詩曰余稟性端踈屬愛閑外往歲羈役浙東備歷江山之美名都勝境極盡登臨山原石道步步新情迴池絕澗往往舊識以吟以詠聊用述心訪宇北山阿卜居西野外幼賞悅禽魚早性羨蓬艾陳江揔歲暮還宅詩曰悵然想泉石駢駕出城臺翫竹春前筍驚花雪後梅青山殊可對黃卷復時開長繩豈繫日濁酒傾一杯又南還尋草市宅詩曰紅顏辭鞚洛白首入轅轅乘春還故里徐步採芳蕓徑毀悲愁仲林殘憶巨原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花落空難遍鸞啼靜易喧無人訪語默何處叙寒温百年獨如此傷心豈復論賦魏陳王曹植閑居賦曰何吾人而介特去朋匹而無儔出靡時以娛志入無樂以銷憂何歲月之若鶩復民生之無常感陽春之發節聊輕駕而遠翔登高丘以延企時薄暮而起予仰歸雲以載奔過蘭蕙適長圃與芬芳之可服結春蘅以延佇入虛廓之閑館步生風之廣廡踐密迹之脩除即蔽景之玄宇翫鳥翔於南枝玄鶴鳴於北野青魚躍於東沼白鳥戲於西渚遂乃背通谷對綠波藉

文茵翳春華丹轂更馳羽騎相過晉潘岳閑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日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閑居之賦於是退而閑居洛水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京沂伊面郊後市浮梁煦以徑度靈臺築而高峙窺天文之秘奧究人事之終始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樹籬遊鱗滢澗菌苔敷於竹木翁鬱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桺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萄之珍磊落漫衍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蔥薤蒜菁青筍紫薑蕪荷依蔭時藿向陽綠葵合露白薤負霜柳垂陰車結軌陸摘紫房木挂頰鯉或宴于林或襪于泥晉庾闡閑居賦曰於是宅鄰京郊宇接華郭聿來忘懷茲焉是託鳥棲庭林燕巢于幕既乃青陽結陰木槿開榮森條霜重綠葉雲傾陰興則暑退風來則氣清前臨



塘中眇目長洲晨渠吐溜歸朝夕流顧有崇臺高觀凌虛遠遊若夫左瞻  
 天宮右盼西嶽堯飛彤素嶺敷翠綠朝霞時清滄浪靡濁黃綺繫其雲棲  
 漁父欣其濯足至于體散玄風神陶妙象靜因虛來動率化往蕭然忘覽  
 豁爾遺想榮悴靡期孰測幽朗故細無形骸之狹巨非天地之廣音興於  
 萬韻理絕乎一響 晉束皙近遊賦曰世有逸民在乎田疇宅彌五畝志  
 狹九州安窮賦於下里冥玄淡而無求乘篳路之偃蹇駕蘭單之疲牛連  
 捷索以為鞅結斷楫而作鞅攀葦門而高蹈揭徘徊而近遊井則兩家共  
 一園必去舍百步世雞穀於歲首收纒繼於初牙其男女服飾衣裳之制  
 名號詭異隨迭設繫襦以御冬費汗衫以當熱帽引四角之縫裙為素條  
 之殺書兒啼於客堂設柱門以避吏婦皆卿夫子呼父字及至三農間隙  
 遘結婚姻老公戴合歡之帽少年著最角之巾 梁沈約郊居賦曰惟至  
 人之非已固物我而自忘自中智以下愚咸得性以為場伊吾人之褊志  
 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水而鱗藏值龍顏之鬱起乃憑風而  
 矯翼指皇邑而南轅駕脩衢以騁力余平生而耿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

人而軫念望東臯而長想本忘情於徇物也羈繼於人壤應屬歎於牽幽  
 陸興言於世網爾乃傍窮野指荒郊 編霜莢葺寒茅構榭噪之所集集町  
 疇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由妨基而翦巢織宿楚而成門藉外靡而為戶  
 憮取陰於庭樾又因籬於芳杜草則蘋萍芡芰菁藻蒹菼石衣海髮黃荇  
 綠蒲動紅荷於控浪覆碧葉於澄湖其陸卉則紫蘼綠菀天菁山韭鴈齒  
 鹿舌牛唇蕤眉若乃園宅殊制田圃異區李衡則橘林千樹石室則雜果  
 萬株並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娛欲令紛披蒼鬱吐綠攢朱開丹房以  
 四照舒翠葉而九衢其林鳥則翻泊頡頏遺音下上禁雀多名流鷺雜響  
 或班尾而綺翼或綠吟而絳頰好葉隱而枝藏乍間闕而來往其水禽則  
 大鴻小鴈天駒澤虞秋鷺寒鷺修鷺短鳧翅碎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  
 其魚則赤鯉青魴纖儵巨鱗碧鱗朱尾脩顛偃頤小則戲渚成文大則噴  
 流揚白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舍風雲而起潤孤  
 陸橫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巨繞州邑款跨郊垆素煙晚帶白  
 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色遠望則百嶺俱青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翺



翔獸依庭而莫駭魚何沼而不網晚樹開花初英落藥異林而分丹素因  
 風而雜紅紫紫蓮夜發紅荷曉舒輕風微動芬芳襲余冰懸墀而帶坻雪  
 繁松而被野鴨屯飛而不散鴈高翔而欲下傷余情之類暮憂與愁其相  
 溢悲異軫而同歸歡殊方而並失時復託情魚鳥歸明蓬華旁闕吳娃前  
 無趙瑟唯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官不迷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  
 史之筆長太息以何言羞愧心之非一 **銘** 晉習鑿齒請葛武侯宅銘曰  
 達人有所振此類風彫簿蔚采鳴闌隄豐義範蒼生道格時雄自昔爰止  
 於焉盤桓躬耕西畝永嘯東巒迹逸中林神疑巖端罔窺其奧誰測斯歡  
 堂堂偉正婉翻揚朝傾嚴搜寶高羅九霄慶雲集矣鸞駕亦招 **啓** 梁元  
 帝謝勅賜第啓曰竊以漢賜伍倫寔云清吏魏寵衛臻用旌庸直未如靈  
 光輪奐睢陽爽塏北連城闕有似甄侯之舍東望市鄠榮深豫重之圃旨  
 恨望木平冠軍辭宅馬池猶隔雍丘讓邱臣慚霍曹遠志但識君命無違  
 再思庸陋九殞非咎 梁劉孝義為主儀同謝宅啓曰昔曼嬰秋階齊景  
 嘗其爽塏孫歷無家晉武爲之築館成功高千載德重一時故蒙考匠之

榮以降葺宇之澤並辭而處傳芳前載臣才愧昔人恩同社哲豈且妄荷  
 重增坻爰但匈奴未滅遂當輪奐之美環堵爲室遂得歌哭於斯 又爲  
 武陵王謝賜第啓曰竊以南望朱鳥北距蒼龍右帶御溝左廻青路畢  
 嬰之汎隘同潘岳之閑居臣幼自宮掖長遊城府雖輪奐之美多門而館  
 第之私末暇今輕舟將反高門遽錫遂葺宇築室百堵皆興雲屋連甍一  
 朝弘敞 梁庾肩吾謝東宮賜宅啓曰有吾居異道南才非巷北流寓建  
 春之外寄息靈臺之下豈望地無湫隘里號乘軒巷轉幡旗門容憶益况  
 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夾石雙槐似安仁之縣却瞻鍾阜前枕洛橋池  
 通西舍之流窓映東鄰之棗來歸高里翻成侍封之門夜坐書臺非復通  
 燈之壁才下應王禮加溫阮言成召立無事非恩 **表** 晉陸雲聞起西園  
 第且遵節儉之制表曰臣聞有國者不患宮室之不崇患在令名之不立  
 是以賢人之在富貴莫不卑身節欲損色挹情用能保其國家令聞百世  
 歷觀古今以約失之者實寡以奢失之者蓋多世祖武皇帝富有四海貴  
 爲天子居無離宮之館身御家人之服先帝豈欲以此道止於治身而已



者哉固將必欲遺訓百世貽燕子孫此固熙下所宜祇奉也  
晉潘岳上客舍議曰謹按客舍逆旅之設其所由來遠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因民成利惠加百姓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春秋外傳曰晉陽處父遇甯戚於逆旅魏武帝亦以為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唐到于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有之此固非聖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分翼翼公私滿路近畿入轅客舍亦稠蒨秣成行器用取給又諸劫盜皆起於迴絕而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姦宄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赦已發有追不赦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道路之要姦吏所植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歡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顛顛之望

庭

左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齋而入拜于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 羅含別傳曰

舍致仕還家庭中忽自生蘭此德行幽感之應 語林曰謝太傅問諸子姪曰子弟何豫人事正欲使其往諸人莫有言車騎荅曰壁言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庭階也 賦陳沈炯 幽庭賦曰矧幽庭之閑趣且春物之芳華轉洞房而引景偃飛閣而藏霞築山川於戶牖帶林苑於東家草纖纖而垂綠樹搔搔而落花於是秦人清歌趙女鼓筑嗟光景之遲暮詠群飛之棲宿顧留情於君子豈含姿於嬌淑於是起而長謠曰故年花落今復新年一故成故人那得長繩繫落日年年月月但如春

壇

管子曰桓公即壇而立審威鮑叔隰朋賓須無皆差肩而立 莊子曰孔子遊乎淄帷之林休坐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終有漁父者下船而來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子路曰魯之君子也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者往觀楚王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恤對曰此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寶器於賢臣夫珠玉玩好之物非國之重寶也遂使恤發精兵三



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也曰其客也請就上位 徐靈期南嶽記曰南嶽山上有飛壇懸水激石飛湍百仞即孫溫伯所喪身處也又有曲水壇水行石上成溝瀆如世人臨河壇也三月三日時來逍遙 梁州記曰沔陽城先沔陽縣所治也在漢水南舊蕭何所築也劉備爲漢王權住此城盟於城下今門外有盟壇猶存 周庾信堯登壇銘曰登壇洛汭沉玉河湄丹圖馭馬練甲乘龜榮光上慕休氣連帷雖存堯讓終見文思

### 室

毛詩曰斯干宣王考室也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老子曰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楚辭九歌曰糜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臯夕濟兮西溘聞佳人兮召余將騰駕兮皆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以荷蓋管子曰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 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相見爲夫子築室於閨內可乎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顯唯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命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

又曰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人之服居聖人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室無益 楚辭曰鑿山楹而爲室下披衣於水渚霧濛濛其晨降兮雲依斐而成宇 又曰網戶朱綴刻方連冬有突夏夏室寒 尚書大傳曰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爲於書對曰書之論事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不敢忘也雖退而窮思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編蓬爲戶於中彈琴詠先王之道則可發憤慷慨矣 神異經曰西北荒有石室有二十 同居齊壽千二百歲 十洲記曰崑崙山上有瓊華之室 淮南子曰西方有金室 列仙傳曰彭祖般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七百歲歷陽有彭祖仙室 漢書曰文帝徵賈誼入見上方受齋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與誼言之 三輔黃圖曰明堂有十三室法十二月 謝承後漢書曰陳蕃家貧不好掃室客怪之者或曰可一掃乎蕃曰大丈夫當爲國掃除天下豈徒室中乎 楊龍驤洛陽記曰顯陽殿北有避雷室西有御龍室 雷次宗豫章記曰望秦縣有一石室入室十餘里



有水廣數十步清淺遊者伐竹為筏以過水幽邃無極莫能究其源出好  
鍾乳 盛弘之荊州記曰始興機山東有兩巖相向如鴟尾石室數十所  
經過時聞有金石絲竹之聲 嵩高山記曰山下巖中有石室中有自然  
經書自然飲食 漢宮殿名曰神明臺武帝造高五丈上有九室今人謂  
之九天臺武帝求神仙恒置九天道士百人 洛陽宮殿名曰洛陽有望舒  
涼室含章鞠室靈芝鞠室清暑涼宴 **詩** 宋吳邁遠遊廬山觀道士石室  
詩曰蒙茸衆山裏往來行迹稀尋嶺達仙居道士披雲歸似著周時冠狀  
披漢時衣安知世代積服古人不衰得我宿昔情知我道無為 齊王融  
移席琴室應司徒教詩曰雪崖似留月蘿徑若披雲潺湲石溜寫綿巒山  
雨聞 梁任豫夏潦省宅 詩曰風棹出天街星言指沈室頓楫俄毀垣側  
然悼窮陌春為發大道夏為淑潮折貴者陋懷居鄙人安朝夕生長數十  
載幸祐見衰白堂遺孤孩 音庭餘筭亂迹入似聚族慰出為里仁惜 **詩**  
晉潘岳狹室賦曰歷甲第以遊觀於陋巷而言歸伊余館之褊狹良窮弊  
而極微閣了戾以互掩門崎嶇而外扉室側戶以攢櫺檐接拒而交樓

祝融之御節熾朱明之隆暑沸體怒其如鑠珠汗揮其如雨若乃重陰晦  
冥天威震曜漢潦沸騰叢溜奔激曰竈為之沉溺器用為之浮漂彼處貧  
而不怨嗟生民之收難匪廣廈之足榮有功身之近患青陽萌而畏暑曰  
藏兆而懼寒獨味道而不悶喟然向其時嘆 晉庾闡狹室賦曰居不必  
阨食不求簞豈獨蓬蓼可永而隆棟招患奚必膏梁非美而飲疏以食醪  
俎可以克性不極欲以析龍肝清室可以遊暑不冽泳而興夏寒于時融  
火炎炎鴉精共耀南羲熾暑夕陽傍照爾乃登通扉闢櫺幌締幕蹇閑堂  
敞微颺凌閨而直激清氣乘虛以曲蕩温房悄凄以興涼軒檻寥豁以外  
朗

齋

王孚安成記曰大和中陳郡殷府君引水入城穿池殷仲堪又於池北立  
小屋讀書百姓于今呼曰讀書齋 **詩** 晉湛方生後齋詩曰解纓復褐辭  
朝歸數門不容軒宅不盈畝茂草籠庭滋蘭拂牖撫我子姪攜我親友茹  
彼園蔬飲此春酒開櫺攸瞻坐對川阜心焉孰託託心非有素構易抱玄



根難朽即之匪遠可以長久 梁簡文帝山齋詩曰玲瓏繞竹澗開關通  
僅蕃缺岸新成浦危石久爲門北榮下飛桂南柯吟夜猿暮流澄錦磧晨  
冰照采鸞 梁庾肩吾和竹齋詩曰百栢橫筇節千櫨跨篔簹迴龍仍作  
柱通笛且成樂向嶺分花徑隨階轉藥欄蜂歸憐蜜熟鸞入重巢乾欲仰  
天庭揆終知學步艱 陳徐陵奉和簡文帝山齋詩曰架嶺承金闕飛橋  
對石梁竹密山齋冷荷開水殿香山花臨舞席水影照歌牀 **賦** 宋謝靈  
運山居賦曰上古巢居穴處曰岩棲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郭  
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昔仲長願言流水高山應叟作書却阜洛川  
勢有偏側地闕周員至若鳳叢二臺雲夢青丘漳渠淇園橘林長洲雖千  
乘之珍苑孰嘉遁之所遊覽明達之撫運乘機感而理默悼三閭之浮江  
矜望諸之去國仰前哲之遺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宴息保息事以  
乘閑爰初經略杖策孤征入澗涉水登嶺山行紆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  
沐雨犯露乘星斫其淺思罄其短規非龜非筮擇良選竒剪榛開徑尋石  
覓崖四山周迴雙流逶迤陵名山而屢止過山石室而披情雖未偕於至

道且緬絕於世纓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觀風瞻雲方知厥所九泉別  
澗五谷異嶽抗此頂以葺館瞰南峰以啓軒羅層崖於戶裏鏡清瀾於窓  
前修竹歲蕤以翳蒼灌木森叢以蒙茂蘿蕙蔓延以攀援香花芬薰而媚  
秀日月投光於柯間風露披清於岷岫夏涼寒燠隨時取適此焉卜寢玩  
水弄石及其二川合流異源同口赴隘入險俱會山首瀨排沙以積岸島  
倚者以走阜畦町劇藝含蕊藉芳綠葵春節以懷露白薤感時而負霜伊  
昔齧齒寶愛斯文援紙握管會性通神詩以言志賦以敷陳爰暨山棲彌  
歷年祀幸多暇日自求諸已 **贊** 宋顏延年新喻侯茅齋贊曰輦草作壯  
采茅昭儉哲人素節貴而能貶羈結次危瞰臨涯陳 **銘** 隋江惣永陽王  
齋後山亭銘曰叢臺造日溜館連雲錦墻列績繡地成文吾王卓爾逸趣  
不群梅梁蕙閣桂棟蘭於竹深蓋雨石暗迎暝激流疑疏構峰似削苔滑  
危磴藤攀聳萼樹影搖窓池光動幕月澄暹淑風清近壑雪岸難銷花園  
易落高桐百尺垂楊五株開榮九畹結秀三珠山條紫的水葉紅鬚抽芳  
繞霧接翠分衢亭籬旅鶴浦噪驚鳧前列牧馬後招郇伯諷誦楚詩精微



沛易叢桂留賞散金匪惜不羨睢陽還蚩碣石馳聲終古服義無敦

廬

周官曰九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 漢書曰武帝詔嚴助居厭承明之廬 東觀漢記曰耿純率宗族歸光武時郡國多降邯鄲純兄歸燒宗家廬舍上以問純純曰恐宗人賓客卒有不同故焚燒廬舍絕其反顧之望上大笑 又曰承官少孤年八歲為人牧猪鄉里徐子明春秋授諸生數百人官過其廬下見諸生講好之因亡其猪而聽經猪主怪其不還行求索見官欲笞之門下生共禁乃止 魏志曰管寧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至遼東度虛館以俟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下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 皇甫謐高士傳曰世莫知焦先所出或言生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常結草為廬冬夏袒露垢汚如泥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大雪先祖卧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洛陽故宮名曰侍中廬在南宮中 碑後漢張超靈帝河間舊廬碑曰赫赫在上陶唐是承繼德二祖四宗是憑上 鑒乎義農中結軌乎夏商元首既明股肱惟

良乃因舊宇福德所基修飾經構農隙得時樹中天之雙闕崇冠山之華堂通樓閑道丹階紫房金索鬱律玉壁內瑤青蒲充庖朱草棲箱川魚躡躍雲鳥舞翔煌煌大漢合德乾綱體效日月驗化陰陽格于上下震暢八荒三光宣曜四靈效祥天其嘉享豐年穰穰騶虞奏樂鹿鳴薦觴一祝致告福祿來將永保萬國南山無量

道路

楚辭曰心不怡之長又憂與憂之相接惟郢路之遼遠江與夏之不可涉 史記曰文帝行至灞陵是時慎夫人從上示慎夫人新豐曰此走邯鄲道也 三輔故事曰桂宮周匝十里內有複道橫此渡西至神明臺 漢書曰惠帝為東朝長樂宮作複道方築高帝廟南叔孫通曰陛下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矣願陛下益廣宗廟大孝本也帝從之又曰元帝即位成帝為太子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直至城門得絕乃度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乃令太子得絕馳道 東觀漢記



曰逢萌被徵上道迷不知東西云朝所徵我者為聰明啟智有益於政方面不知世能濟政即駕而歸 博物志曰文王以太公為灌壇令暮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泰山之女嫁為西海婦欲歸灌壇今當道有德吾不敢以乘風雨過 任豫益州記曰江曲由左擔道按圖在陰平縣北於城都為西 其道至險自此來者擔 鄧艾束馬懸車之處 **碑** 陳徐陵丹陽上庸路碑曰臣聞在天成象成池屬於五潢在地成形滄海環於四瀆國險者固其金湯儲蓄者因於轉漕貨財為禮專俟會通厥田為上皆資滲漉大矣哉坎德之為用也是以握圖之主財以利民御斗之君因之顯教上哉少昊初命水官逖矣高陽爰重冥職舜為太尉於是九澤載疏禹作司空然後百川咸導開華山於高掌鑿靈沼於周原莫匪神功皆由聖德我大梁之受天明命勞已濟民有道稱皇無為曰帝若夫雲雷草創翦商黜夏之勳鑄寶鼎於昆吾安能紀勒陳鳴鍾於豐岳豈議揄揚斯固名言之所絕也及乎應斯寶運大拯橫流屈至道於汾陽勞運神於獲射聖人作樂簫韶備以九成盡禮春官摠於三代豈

止金門梓竹玉尺調鍾公帶獻明堂之圖匡 衡建后土之議若斯而已矣夫降丹鳥既序孝經河出應龍乃弘周易若夫固天將聖垂意藝文五色相宣八音繁會不移漏刻纒命口占御紙風飛天章海溢皆紫庭黃竹之詞晨露卿雲之藻漢之兩帝徒有詠歌魏之三祖空云詩賦以為彭老之教終沒愛河儒墨之宗方難火宅豈如五時八會之殊文天上人中之妙典雲山羅漢爭造論門鷲嶺名僧俱傳經藏香象之力特所未勝秋兔之臺書而莫盡忠信為寶穰祈免於白駒明德惟馨山川舍於駢犢至如月離金虎泥染石土蒼蔚朝興滂沲晚注而清蹕纒動織羅不搖高閑將臨油雲自闕陽鳥馭日寧懼武賁之弓飛雨門天無待期門之蓋震維舉德非曰尚年若發居鄴猶莊在漢濤如白馬既礙廣陵之江山曰金牛用險梅湖之路專州典郡青鳧赤馬之船皇子天孫鳴鳳飛龍之乘莫不欣斯利涉玩此脩渠乍擁楫而長歌乃擬金而鳴籟斯實曠世之奇功無疆之滿烈者也銘曰后王降德于眾兆民高文象緯妙義幾神業冠遷夏功踰入秦時惟大畜世久同人慧雨方霽禪枝獨春帝德惟厚皇恩甚深觀乎



禹迹見我堯心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四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三

產業部 農 田 園 圃 蚕 織 鍼 市

農

管子曰先王者為民興利除害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

所謂除害者禁害農者也 尸子曰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神農並

耕而王所以勸耕也 韓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耨年讓畔 史記

曰弃為兒時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

耕稼穡之民皆法則之 漢書曰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

穀可食之物 又曰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後溯江上處岷

山之陽白郛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 東觀漢記曰樊重

世善農稼好貨殖 賦 晉束皙勸農賦曰惟百里之置吏各區別而異曹

考治民之賤職美莫當乎勸農專一里之權擅百家之勢及至青幡禁乎

游惰田賦度平頃畝與奪在已良薄淡口受饒在於肥脯得力在於美酒

若場功畢租輸至錄社長召閭師條牒所領注列名諱則豚雞爭下壺榼



橫至遂乃定一以爲十拘五以爲二蓋田熱啖紆其腹而杜康啞其胃

田

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  
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  
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以其所爭爲閒田 漢書曰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伯居伯常耕縱  
平使游學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家資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  
贍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 又

曰張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澆灌極膏  
腴 又曰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弘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  
江渭中溉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渠民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

在前白渠起後舉插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  
禾黍 華嶠後漢書曰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  
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不食 晉中

興書曰郭翻少有忠操居貧無業起往古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  
乃作將熟有認之者翻悉推與之 蕭廣濟孝子傳曰原平墓下有數十

畝田不屬原平每農月耕者恒裸原平不欲使慢其墳墓乃歸賣家資買  
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 **詩** 宋陶潛雜詩曰種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穡帶月荷鋤歸 梁劉孝綽報王永興觀田詩曰

重門寂已暮案牘罷置塵輕涼生筍席微風起扇輪浮瓜聊可貴溢酒亦  
成珍復有寒泉井兼以瑩心神睠彼忘言客閑居伊洛濱顧已慙因地徒  
知薑桂辛但願崇明德無謂德無鄰 **議** 晉陸機大田議曰臣聞隆名之

主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術而民怠夫商人逸而利厚農人勞而  
報薄道農以利則耕夫勤節商以法則游子歸 **論** 魏王粲務本論曰古

者之理國也以本爲務八政之於民也以食爲首是以黎民時雍降福孔  
皆也故仰司星辰以審其時俯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其事祈  
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畯以董之黍稷茂則喜而受賞  
不墾則怒而加罰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懸柁野積踰冬奪者無罪場



功過限竊者不刑所以競之於閑藏也先王藉田以力任力以夫議其老  
幼度其遠近種有常時耘有常節收有常期此賞罰之本種不當時耘不  
及節收不應期者必加其罰苗實踰等必加其賞也農益地辟則吏受大  
賞也農損地狹則吏受重罰天火之焚人也甚於怠農慎火之力也輕於  
秬稂通邑大都有嚴令則火稀無嚴令則燒者數非賞罰不能濟也

園

易曰賁于丘園 詩曰樂彼之園 又曰園有桃 又曰無踰我園 又  
曰遊于北園 子建詩曰清夜遊西園 古詩曰鬱鬱園中柳 說文曰  
樹果曰園樹菜曰圃 莊子曰漢陰丈人灌園 鑿隧而入井 韓子曰  
昔彌子瑕有寵於衛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  
史記曰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 又曰董仲舒下帷講誦三年不觀  
於舍園 漢書曰和帝詔有司自京師果園悉假與貧人 園語曰趙簡  
子田于蠖蠖園名 三秦記曰漢武有名園曰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木如  
升名含消 漢書曰明帝詔先帝時靈芝生芳林園中自吾建成承露

已來甘露復降芳林園 淮南子曰夫臨江之鄉其人汲水以漑其園江  
水弗減也 又曰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螿蟲藜藿爲之不采  
謝承後漢書曰法真隱居大澤講論術藝歷年不問園圃 又曰吳祐遷  
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又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  
讀之音甚奇之與爲友宏卒成儒宗知名東夏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  
復仕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養竹園人  
盜其筭隨行遇見恐盜者覺怖走竹傷其足挈履徐步而歸 桂陽先賢  
記曰蘇紆嘗除門廷有衆賓來紆告母曰人招紆去已種藥著後園梅樹  
下可治百疾一葉愈一人賣此藥過足供養 魏志曰明帝起景陽山於  
芳林園中 又曰京城內有園患無水傅玄先生乃作翻車令童轉之灌  
水更入其功百倍 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呂安灌園林山陽收其利以供  
酒食之費 晉宮闕名曰洛陽有瓊圃園靈芝園石祠園鄴有鳴鵠園蒲  
萄園華林園 世說曰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  
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又曰王子敬入會稽



經吳門顧辟強有名園先不識主人遙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園中而三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傷若無人顧勃然曰不足齒之僉爾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坐輿上展轉顧望而僕從不至遂移時 又曰管寧華歆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之 法顯記曰舍衛精舍東北六百里毗舍佉母作精舍請佛及借此處故在祇洹舍大園落有二門一門東向一北向此園即須達長者布金錢買地處也精舍當中央佛住此處最久說法度人經行坐處亦盡孝塔皆有名字 又曰拘夷那竭城東行到毗舍離城北有大林重閣精舍佛住處及阿難半身塔其城裏本菴婆羅女家為佛起塔今故在城南三里道西菴婆羅女以園施佛住處 **詩** 宋陶潛雜詩曰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澤十餘畝草屋八九間餘竹蔭後檐桃李羅堂前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愛物遠我達世情 宋謝靈運還舊園詩曰浮舟千仞壑摠轡萬尋顛流足險石林豈為艱夫子昭情素探懷授往篇 宋謝莊北宅秘園詩

曰夕天霽晚氣輕霞澄暮陰微風清幽幌餘日照青林收光漸窅歇窮園自荒深綠池翻素景秋槐響寒音伊人儻同愛絃酒共棲尋 齊竟陵王遊後園詩曰託性本禽魚栖情閑物外蘿徑轉連綿松軒方杳藹丘壑每淹留風雲多賞會 齊王儉春日家園詩曰徙倚未云暮陽光忽已收羲和無停晷壯士豈淹留冉冉老將至功名竟不修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撫躬謝先哲解紱歸山丘 梁簡文帝游葦門園詩曰息車冠蓋里停轡仲長園簷踈遠興積實至羽觴繁 又夜遊北園詩曰星芒侵嶺樹月暈隱城樓暗花舒不覺明波動見流 又臨後園詩曰隱淪遊少海神仙入太華我有逍遙趣中園復可嘉千株同落葉百尺共尋霞 梁元帝遊後園詩曰暮春多淑氣斜景落高春日照池光淺雲歸山望濃入林迷曲徑度渚躡危峯 又晚景遊後園詩曰高軒聊騁望煥景入川梁波橫山渡影雨罷葉生光日移花色異風散水文長 梁沈約宿東園詩曰槿籬踈復密荆扉新且故樹頂鳴風颺草根積霜露驚麀去不息征鳥時返顧茅棟嘯愁鴟平岡走寒兔夕陰帶層阜長煙引輕素 又行園詩曰寒



瓜方卧壠秋菰亦滿陂紫茄紛爛漫綠芋鬱參差初菘向堪把時韭日離  
離賦漢枚乘梁王兔園賦曰修竹檀藥夾池水旋兔園並馳鷓鴣鷓鴣  
翡翠鳩鴿巢枝穴藏被塘臨谷聲音相聞啄尾離屬於是晚春早夏邯鄲  
襄國相與雜沓而往款焉高冠扁焉長劍閑焉左挾彈焉右執鞭焉日移  
樂衰遊觀西園從容安步鬪雞走兔俛仰鈞射煎熬包灸極樂到暮若夫  
采桑之婦連袖方路齊謝朓遊後園賦曰積芳兮選木幽蘭兮翠竹上  
蕪蕪兮陰景下田田兮被谷左蕙畹兮彌望右芝原兮寫目山霞起而削  
成水積明以經復於是敞風闥之藹藹聳雲館之迢迢周步檐以升降對  
玉堂之穴寥爾乃日栖榆柳霞照夕陽孤蟬已散去鳥成行惠氣湛兮帷殿  
肅清陰起兮池館涼梁裴子野遊華林園賦曰諒無庸於殿省且棲遲  
而不事譬籠鳥與池魚本山川而有思伊暇日而容與時遨遊以蕩志正  
殿則華光弘敞重臺則景陽秀出赫奕煥陰臨鬱律絕塵霧而上征尋  
雲霞而蔽日經增城而斜趣有空壘之石室在盛夏之方中曾匪風而自  
栗溪谷則沱潛派別峭峽則險難壁立積峻竇溜闌干草石苔蘚駁榮叢

攢既而登望徒倚臨遠憑空廣觀逖聽靡有不通梁江淹梁王兔園賦  
曰或重古輕今者僕曰何爲其然哉無知音則已矣聊爲古賦體以奮枚  
叔之製云於是今塘緬演綠竹被披繚繞青翠若近復遠水鳥駕鶩鷓鴣  
鴨鴈上飛衡陽下宿沔漢十五五忽合而復散於是大夫之徒稱詩而  
歸春陽如晚未華未稀卒逢邯鄲之女蕙色玉質綺裳下見錦衣上出周  
庚信小園賦曰若天一枝之士巢甫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  
之地豈必連闈洞房南陽笑重之第綠墀青瑣西漢王公之宅余有數畝  
弊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  
潘岳面城且見閑居之樂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坏琴號珠柱書名玉杯  
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欹側八九丈從斜數十步榆柳三兩  
行梨桃百餘樹掇蒙密兮見窻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翁兮不鳴雉無羅兮  
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爲匱覆水有堂坳崎嶇兮挾室穿漏兮茅茨  
檐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閑暇花隨四時  
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離披落落之



藤爛漫無叢之菊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為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誠  
偃息於茂林乃久羨於抽簪雖有門而長閑實無水而恒沉草無忘憂之  
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薄晚閑閑老幼相攜蓬  
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樹搔搔而風急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  
噪驚嬾婦而蟬啼昔早濫而吹噓藉文言而慶餘門有通德家藏賜書遂  
山崩川竭水碎瓦裂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百齡兮倏忽菁  
華兮已晚不雪鴈門之羈先念房陵之遠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  
不曝骨兮龍門終低頭兮馬阪晉潘尼後園頌曰芒芒在昔悠悠結  
繩大樸未散玄化霑凝羲皇繼踵三代相承五德更王文質迭興天命匪  
謫祐謙輔信乃眷我阜光有大晉應期納祚天人是順和氣四充惠澤勿  
潤神祇告祥四靈效質遊龍升雲儀鳳翳日甘露晨流醴泉涌溢華夏既  
寧八荒靜謐人亦有言吾何以休乃延卿士從皇以遊長筵遠布廣幕四  
周嘉肴惟芳旨酒思柔巖巖峻岳湯湯玄流翔鳥鼓翼游魚載浮明明天  
子肅肅庶官文士濟濟武夫栢栢講藝華林肆射後園威儀既具弓矢斯

閑恂恂謙德穆穆聖顏賜以宴飲詔以話言黍稷既登貨財既豐仁風潛  
運皇化彌隆征夫釋甲戰士罷戎遐夷慕義絕域望風無或慢易在媿虞  
終無或安逸在盈思冲謝莊懷園引曰鴻飛從萬里飛飛河岱起  
勤越霜霧聯翩溯江汜去舊國違舊鄉舊海悠且長迴首瞻東路延嗣向  
秋方登楚都入楚關楚地蕭瑟楚山寒歲去冰未已春來雁不還風蕭幌  
兮露濡庭漢水初綠柳葉青朱光靄靄雲英英離禽啾啾又晨鳴菊有秀  
兮松有蕤憂來年去容髮衰流陰逝景不可追臨堂危坐悵欲悲試託意  
兮向芳蓀心綿綿兮屬荒蕪想綠蘋兮旣冒沼念幽蘭兮已盈園天桃晨  
暮發春鶯旦夕喧青苔蕪石路宿草塵蓬門晉湛方生遊園詠曰諒  
茲境之可懷究川阜之奇勢水窮清以澈鑿山隣天而無際乘初霽之新  
景登北館以悠矚對荆門之孤阜俯漁陽之秀岳乘夕陽而含詠杖輕策  
以行遊襲秋蘭之流芬幙長椅之森修任緩步以升降歷丘墟而四周智  
無涯而難恬性有方而易適差一豪而遽乖徒理存而事隔故羈馬思其  
華林籠雉想其臯澤矧流客之歸思豈可忘於疇昔梁張績謝東宮



齊園啓曰性愛山泉頗樂閑曠雖復伏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辨常願卜居幽僻屏避諠塵傍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憇桃李之夏陰對徑開軒採橘柚之秋實而王畿陸海畝號一金涇渭土膏豪傑所競徒居好時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畚牧荆之富此園左帶平湖修陂千頃右臨長薄清潭百仞前逼逸陌朝夕爽塏後望鍾阜表裏煙霞每瞻春迎夏華卉競發昔秋向冬雲物澄霽歸瞰戶牖不異登臨升降階墀已窮歷覽舟楫所屆累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踰其美

圃

毛詩曰折柳樊圃 又曰九月築場圃 傳曰晉侯取焉氏之圃以爲圃 論語曰樊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列子曰三畝之圃不能耘 譏曰忽死蘭圃楚有蕙圃 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也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曾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懸圃涼風在崑崙之中是其 疏圃疏圃之池滿足潢水 穆天子傳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

飛鳥百獸之所飲先王之所謂懸圃 詩 梁庚肩吾從皇太子出玄圃詩 曰春光起麗譙疑履步山椒閣影臨飛蓋鶯鳴入洞簫水還登故渚樹長 蔭前橋綠荷生倚葉丹藤上細苗顧循甄振藻何用擬瓊瑤 隋江總 玄圃石室銘曰 掄仙宇石牆地云正域道示修羊紫煙碧露絳雪玄 霜廣成不踐王烈未翔移華甲觀徒構震方遠跨飛梁俛臨倒景瓊藥珠 樹金階玉井映日分暉搖風共影岫濃翠合林虛桂靜朔去偷桃董來貨 杏檐非刻削戶恣登臨迎春花近避暑涼深秋雲卷閣冬霰停陰桐樓鳳 采竹化龍吟輕飛亂色激溜成音天縱儲睿生知作兩弦誦餘陳仁智爲 賞河曲停遊洛濱息往祥梨吐秀瑞燕流響一物或鑄萬國斯仰

蠶

禮記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卜三宮之夫人世婦 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 又曰季春之月后妃齊戒親 桑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以供郊廟之服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 后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來觀視內以爲娛樂外以先女功 續漢書



曰貴人助蠶瑋瑁釵加簪珥 又曰光武建武二年野蠶成繭野民收其  
絮 玄中記曰大月氏有牛名曰日及割取肉一二斤明日瘡愈漢人入  
國示之以爲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蟲大如小指名曰蠶食桑葉爲人吐絲  
外國復不信有之 古今注曰元帝永元四年東萊郡東牟山有野蠶爲  
繭繭生蛾蛾生卵卵著石收得萬餘石民以爲蠶絮 **賦** 晉楊泉蠶賦曰  
惟陰陽之產物氣陶化而播流物受氣而含生皆纏綿而自周伊夫蠶之  
爲物功巨大而弘優成天子之衮冕著皇后之盛服昭五色之玄黃作四  
時之單復是以王者貴此功焉使皇后命三宮之夫人又世婦之吉者親  
桑于北宮二月初吉遂布令於天下百辟兆民使成務焉是以仲春之月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惟蠶之袒編使童男作以童女溫室既調蠶毋入處  
陳布說種柔和得所晞用清明浴用穀雨爰求柔桑切若細縷起止得時  
燥濕是候逍遙偃仰進止自如仰似龍騰伏似虎踞身方腹列足雙俱  
昏明相推日時不居粵召役夫築室于房于房伊何在庭之東東愛日景  
西望餘陽既酌以酒又挹以漿壺飧在側歎修在旁我鄰我黨我助我康  
於是乎蠶事畢矣大務時成閑紆卷薄灑掃宮庭蠶毋須飾從容自寧至  
于再宿三日乃開闔啓房是瞻是觀方者四張貞者紆盤縱者相屬橫者  
交連分薪柴而解著繭然互而相攀競以拏攫再笑再言情者悅而忘解  
劣者勉以增勤是月也天子以太牢之禮獻繭于寢廟皇后親繰三盆然  
後辨子夫人世婦至于百辟卿士下及兆民咸趨繰事爾乃絲如凝膏其  
白伊雪以爲衣裳冠冕服飾禮神納賓各有分職以給自禮罔不斯服夫  
功也起於綿綿成於翼翼頌之難周論之罔極殷斯勤斯如何勿憶

織

毛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魏志曰中山恭王褻  
從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儉約勅妃妾紡績織紝習爲家人之事 博  
物志曰近世有居海渚者每年八月有浮查來此人乃立於查上忽忽不  
覺晝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望室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  
驚問此何處荅曰君可詣蜀問嚴君平 搜神記曰南海之外有鮫人水  
居如魚不廢績織 **詩** 古詩曰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濯素手札



札弄機杼 梁簡文帝詠中婦織流黃詩曰翻花滿階砌愁人獨上機浮  
雲西北起孔雀東南飛調絲時燒腕易躡乍牽衣鳴梭逐動釧紅粧映落  
暉 梁劉孝威在郟縣遇見人織寄婦詩曰妖姬含怨情織緯起秋聲度  
梭環玉動踏躡珮珠明經稀杼溢緯斷恨絲輕蒲萄始欲罷鴛鴦猶未  
成雲棟共徘徊紗窓相向開窓踈眉語度紗輕眼笑來矐矐隔淺沙的的  
見粧華鏤玉同心藕雜寶連枝花紅巾向後結金篦臨鬢斜機頂挂流蘇  
機傍垂結珠青絲引伏兔黃金繞鹿盧艷采裙邊出芳脂口上渝百城交  
問遺五馬共踟躕直爲閨中人守故不要新夢啼漬花枕覺淚濕羅巾獨  
眠真自難重衾猶覺寒女憶凝脂緩彌想橫塵歡行驅金絡騎歸就城南  
端南端稍有期想子亦勞思羅襦久應罷花釵堪更治新粧不點黛余還  
自畫眉 陳徐陵詠織婦詩曰織織運玉指脉脉正蛾眉振躡開交縷停  
梭續斷絲簷前初月照洞戶木垂帷弄機行掩淚彌令織素遲 陳蕭詮  
賦婀娜當軒織詩曰東南初日照秦樓西北織婦正嬌羞綺窓猶垂翡翠  
幌珠簾半上珊瑚鈎新粧入機映春牖弄杼鳴梭挑織手何曾織素讓新

人不掩流蘇柑中婦三日五匹未言遲衫長腕弱絢輕絲綾中轉躡成離  
鷓錦上迴文作別詩不惜紉素同霜雪更傷秋扇篋中辭 賦 後漢王逸  
機賦曰帝軒龍躍庶業是昌俯覃聖思仰覽三光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  
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洪樟結靈根於盤石託九層於巖倚性條暢以  
端直貫雲表而削良儀鳳晨鳴翔其上怪獸羣萃而陸梁於是乃命匠人  
潛江奮驥踰五嶺越九岡斬伐剖析擬度短長勝復迴轉尅像乾形大匡  
淡泊擬則川平光爲日月蓋取昭明三軸列布上法台星兩驥齊首儼  
若將征方圓綺錯微妙窮音蟲禽品獸物有其宜兔耳跼伏若安若危猛  
犬相守竄身匿蹄高樓雙峙下臨清池遊魚銜餌澆澗其陂鹿盧並起織  
緜俱垂一往一來匪勞匪疲於是暮春代謝朱明達時蠶人告訖舍罷獻  
絲或黃或白蜜蠟凝脂纖纖靜女經之絡之爾乃窈窕淑媛美色貞怡解  
鳴珮釋羅衣披華幕登神機乘輕杼覽牀帷動搖多容俯仰生姿 晉楊  
泉織機賦曰伊百工之爲伎莫機巧之最長似人君之列位象百官之設  
張立匡郭之制度如城隔之貞方應萬機以布錯寶變態之有章是以孟



秋之月首殺庶物工民呈材取彼椅梓楨幹修枝名匠聘工美乎利器心暢體通膚合理同規矩盡法因事作容好無不媚事無不供於是乎女工就素絲輕貫綜紀簡茲清織女揚翬美乎如芒麗安妍雅動有令光足閑蹈躡手習盤匝節奏相應五聲激揚濁者含宮清者應商和聲成柔慷慨成剛屈申舒縮沈浮抑揚開以厭間闔以高粱進以懸魚退以俠彊氣變相應陰感平陽僂倪不及進却頡頏事物之宜法天之常既合利用得道之方

賦

吳書曰虞翻年十二有客詣翻兄不遇之翻乃與客書曰磁石不受曲鍼楚荀況鍼賦曰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功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已能合從又善連橫下覆百姓上飾帝王漢曹大家鍼縷賦曰鎔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遠而漸進博庶物而一貫惟鍼縷之列迹信廣博而無原退逶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何斗筭之足筭威勒石而升堂

市

列子曰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魯連子曰孟嘗君逐於齊譚子曰富貴則就貧賤則去此物之必至而理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市朝則盈夕則虛非朝愛而夕則憎之也勢使然漢書曰楚王戊與吳通申公白公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曰椎春於市又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又曰司隸校尉解光奏王根曰縱橫恣意大治室第中立土山而立兩市殿上赤墀戶下青瑣東觀漢記曰樊重治家產業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閉門成市華嶠後漢書曰宋登為汝陰令為政明能號稱神父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漢名臣奏曰太尉屬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無君長帥廬落之居又其天性貪而無信故自漢興于茲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吏民創禁不與交關唯至胡市乃成靡服非畏威懷德實玩中國珍異之故耳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舊有二市一曰金市在宮西大城內



詩 梁庾肩吾看放市詩曰旗亭出御道游目暫迴車既非隨舞鵠聊自  
入看書懸龜識季主踴酒見相如日中人已合黃昏故未踈 陳張正見  
賦得日中市朝滿詩曰雲閣綺霞生旗亭麗日明塵飛三市路蓋入九重  
城竹葉當鑪滿桃花帶綬輕唯見爭名利安知大隱情 梁簡文帝移  
市教曰臨淮作守白鹿隨而忘反蕭令解綬黃雀從而歸况復衛卒遮  
車追民擁榜瞻言前古眇愧弘多吾旅泊冬川阻茲酒水日中摠會交貿  
遷移雖樊無外取要得所求而旗亭舊體自有常處不容近違孔奮遠逐  
曹參正恐舊肆盈虛或成彫廢 周庾信答移市教曰昔張楷碩儒尚移  
弘農之市宜宮妙篆猶致酒壚之客况復德摠郇周聲高梁楚希風慕義  
之士舉袂成帷臥轍反車之流磨肩相接遂使王充閱市之處遠出荒郊  
石苞販鐵之所翻臨涯岍聖德謙虛未忘誼湫欲令吹簫舞鶴還反舊鄼  
賣卜屠羊請辭新闢而交貿之黨好留函岐之衆難遣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五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八

產業部 田獵 釣錢

田獵

禮記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者夏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當為綏有虞氏之旗也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  
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駟逆之車又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  
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  
不卵不覆巢 毛詩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  
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六  
韜曰文王卜田于渭陽將大得非熊非羆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  
大吉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于渭之陽見呂尚坐以漁文王勞而問  
焉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于滲澤得白狐玄貉以祭河宗 晏子曰景公  
田十有八日不反晏子往見而衣冠不正公望見晏子下車急曰夫子何



遽得無有故乎對曰國人皆謂君安野而好獸無乃不可乎公曰寡人有  
吾子猶心之有四支也有四支故心有佚寡人有吾子故寡人佚也晏子  
曰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則可令四支無心乎公乃罷田而歸 莊子曰梁  
君出獵見白鴈羣下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  
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  
他人對曰昔宋景公時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  
以求雨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雨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大雨何也為  
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君以白鴈故以欲射殺人主君僻人無異於豺狼  
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韓子曰孟孫獵得麇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  
母孟孫適至求麇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  
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麇又且忍吾子乎 戰國策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  
具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君將焉之文侯曰  
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於是始強 史記曰

田叔為魯相魯王好獵相常從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  
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聞  
之不大出遊 魏志曰文帝將出獵鮑勛上疏諫帝手毀其疏而竟行中  
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與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  
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  
樂况獵暴華蓋於原野因奏曄佞諛不忠 江表傳曰曹公與孫權書云  
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  
吳 王隱晉書曰魏舒少生財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 世說曰孫盛  
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第三兒齊莊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經  
時年七八歲庾公謂曰君兒亦復來乎應聲荅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  
邁 吳地記曰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闔閭所遊獵處也吳先主使徐  
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願越橫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  
之死吾志足矣 周王褒和張侍中看獵詩曰上林冬狩反回中講射  
歸還登宣曲觀更獵黃山圍嚴冬桑柘慘寒霜馬騎肥縹盧隨兔起高鷹



接雉飛獨嗟來遠客辛苦倦邊衣 陳張正見和諸葛覽從軍遊詩曰治  
兵耀武節縱獵駭畿封迅鷁馳千里高且起百重騰鹿斃馬足飢麗落劍  
鋒雲恨飛燒火鳥道絕禽蹤方羅四海俊聊以習軍容 漢司馬相如  
子虛上林賦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竟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  
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先生曰今日田樂乎子  
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答  
以雲夢之事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  
卒滿澤罟網彌山掩兔麟鹿射麋脚麟驚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  
而自功顧謂僕曰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對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觀其一  
未見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  
有山焉其山則盤紆第鬱岑峯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其東  
則有蕙圃蘅蘭蒨若射于芎藭菖蒲蒹葭蘼蕪其高燥則生箴菝苞荔薜  
莎青蘋其埤濕則生藏菘蒹葭東牆彫胡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  
小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榭棹豫樟桂椒木蘭  
檠離朱楊其上則有鸞雛孔鸞騰遠射于楚王乃駕馴駘之駟乘雕玉之  
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陽子驂乘娥阿爲御按節未舒即凌狡  
獸蹴蛩蛩駢距虛軼野馬轉駒駘乘遺風射遊騏弓不虛發中必決背洞  
曾達掖絕乎心繫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緡投紵編羅織羅垂霧縠飛纖垂  
鬢扶輿倚靡錯翡翠之葦蕤繆繞玉綬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  
相與獠於蕙圃掩翡翠射駿驥息而後發遊于清池浮文鵠揚旌柎張翠  
帷建羽蓋網瑇瑁鉤紫貝樅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唱涌泉起奔物會  
磊石相擊硠硠磕磕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於是楚王登陽雲之  
臺泊平無爲浚乎自持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臣竊觀之齊殆不  
如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且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  
之罘浮渤澥遊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傷隍平  
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曾中曾不帶芥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  
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詞不復何爲亡以應哉 上林賦 是  
公子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且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



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乎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  
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滙出入涇渭鄠鎬潦滴紆餘逶迤經營乎其內蕩蕩  
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於是乎蛟龍赤螭鯢鱓漸離鱖鱗鯪魴魴  
鰓鮪鱗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磬水玉  
磊砢鴻鸕鵠鴛鴦屬玉羣浮乎其上也沈淫汎濫隨風澹澹與波搖蕩掩  
薄水渚深林巨木巉巖參差九峻截薛南山峩峩掩以綠蕙被以茫離揉  
以蘼蕪雜以留夷布結縷攢蒺莎揭車蘅蘭橐本射干芷蕞襄荷葳橙若  
蓀鮮支黃礫蔣芋青嶺布馭閑澤延蔓太原於是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  
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棖璧璫瑱道遷屬步欄周流長途中宿俛杳眇而亡  
見仰攀僚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抱於楯軒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  
橙棗枇杷撚柿棗楊梅櫻桃蒲萄隱夫萸棣揚翠葉杭紫莖發紅華秀  
朱榮煌煌扈扈燭耀巨野昔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虬拖蜺旌靡  
雲旗前皮軒後道遊孫叔奉轡衛公駮乘江河爲陸太山爲櫓車騎雷起  
沒天動地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

應聲而倒然後侵淫促節倏忽遠去流離輕禽鸞獲狡獸擇肉後發先中  
命處拂鷲鳥捎鳳凰捷駕雛掩鷓鴣鵬鵬石關歷封亦過鳩鵲望露寒下棠  
梨息宜春西馳宜曲濯鷓牛首登龍臺掩細柳於是遊戲慨息置酒平顯  
天之臺張樂平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虞建翠華之旗樹靈囿  
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巴俞宋蔡淮南千遮  
文成顛歌族居通奏金鼓迭起鏗鑼闐塔洞心駭耳荆吳鄭衛之聲韶虞  
武象之樂陰淫移行之音鄠鄠續紛激楚結風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  
離俗妖冶閑都觀粧刻飾嫵媚嬌弱皓齒燦爛宜笑的皪色授魂與心愉  
於側酒中樂酣天子曰嗟乎此大奢侈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衣乘法  
駕建華旗鳴玉鑿遊於六藝之囿馳騫仁義之途修容乎禮園翔翔乎書  
園 漢揚雄羽獵賦曰武帝廣關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禦宿昆吾傍南  
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瀘渭而東周袤數百里聊因校獵以風玄冬  
李月天地隆烈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閭闔儲積共侍戎卒夾道  
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涇渭經營鄠鎬營合圍會先置乎長楊之南昆明靈



沼之東荷垂天之雲乘竟登之罽靡日月之朱竿曳等星之飛旗渙若天  
星之羅浩如清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立歷天之旗曳捎星之旃霹  
靂列缺吐火施鞭車騎雲會登降闔藹泰華爲旗熊耳爲綬木什山還漫  
若天沐於是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禽殫中衰相與集  
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日盡西暢亡涯隨珠氏  
焯爍其波方權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於茲乎鴻生鉅儒修唐典巨  
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響忽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 後  
漢張衡羽獵賦曰皇上感天威之繆烈思太昊之觀虞虞人表林麓而廓  
菜藪翦荆梓而夷榛株於是鳳皇獻歷太僕駕具蚩尤先驅兩師清路山  
靈護陣方神蹕御羲和奉轡弭節西征翠蓋威蕤鸞鳴瓏玲山谷爲之澹  
淡丘陵爲之皴傾於是皇輿綢繆遷延容與抗天津於伊洛遠遙集乎南  
圃大詔獵者竟逐長驅輕車颺厲羽騎電驚霧合雲集波流雨注馬蹂麋  
鹿輪轉雉兔弓不妄彎弩不虛舉鳥驚絳羅獸與矢遇 魏文帝校獵賦  
曰長鍬紕霓飛旗拂天部曲按列什伍相連時如叢林動苦崩山超崇岸

之曾崖厲障澁之雙川列翠皇陳戎車方轂風迴雲轉埃連颺屬雷響震  
天地譟聲蕩川岳遂躡封稀籍塵鹿稍飛鳶接鸞鷲聚者成丘陵散者闌  
溪谷流血赫其丹野羽毛紛其翳日考功效績班賜有叙授甘魚飛酌清  
醑割鮮野享舉爵鳴鼓鑿輿促節騁轡迴翔望爵臺而增舉涉幽漸之花  
梁 魏王粲羽獵賦曰相公乃乘輕軒駕四輅駙流星屬繁弱選徒命士  
咸與竭作旌旗雲橈鋒刃林錯揚暉吐火曜野蔽澤山川於是搖蕩草木  
爲之摧撥禽獸振駭魂亡氣奪與頭觸系搖足遇捷陷心裂胃潰腦破額  
鷹犬競逐奔奔霏霏下講窮緹搏肉噬肌墜者若坻清野滌原莫不殲夷  
魏應瑒西狩賦曰伊炎漢之建安飛龍耀乎天衢皇宰奔而陶運樹巨翼  
而大墓邊無妄之氛穢揚威靈乎八區開九土之舊迹暨聲教於海隅時  
霜凄而淹野寒風肅而川逝草木紛而搖蕩鷺鳥別而高厲旣乃揀吉日  
練嘉辰清風矢戒屏翳收塵於是魏公乃乘彫輅駟飛黃擁箚建九按  
轡清途颯沓風翔於是圍網周合雷鼓天震千乘長羅萬表星陳雙翼伉  
旌八校祖分長燧電舉高煙蔽雲爾乃徒輿並與方軌連質驚颺四駭衝



禽驚溢騁獸塞野飛鳥蔽日爾乃赴玄谷陵崇岫俯掣奔猴仰捷飛猿雲  
幕被於廣野京燎照乎平原醴魚充給洪施普宣 又馳射賦曰於是陽  
春嘉日講肆餘暇將逍遙於郊野聊娛遊於騁射延賓鞠旅星言夙駕樹  
應鞞於路左建丹旗於表路羣駿籠於衡首咸皆驥裏與飛菟爾乃結翻  
佇齊倫匹良樂授馬孫臆調驅籌筭克明班次均壹左攬繁弱右接湛衛  
控滿流睇應弦飛碎旒動鼓震譟聲雷潰重破累礮流景倏忽紛紜絡驛  
次授二八驂驅激騁神足奔越終節三驅矢不虛發進截飛鳥顧摧月支  
須紆六鈞口彎七規觀者并氣而傾竦咸側企而騰移爾乃縈回盤厲按  
節和旋翩翩神厲體若飛仙亦亦騁壯既佶且閑揚驪沛艾蠖略相連  
晉夏侯湛獵兔賦曰爾乃乘露箱御良馬循又接於廣漠弓矢連於曠野  
端眺蒿萊摘盱榛穢落日攢慨傷窺翁薈視兔之所隱乃精望而審發  
弦絕箭激驚伏並斃搜鱗危險覓歷岡阜留習挂於重林疏置結於通藪  
密驚覩於草間暫見之於蒙擬以銳父規以良弓覩毫末而放鏃乃殪之  
於窟中或紛歛芥以驚鷺影跳竦而揚白擢輕足之然然振遊形之躍躍

弓不暇彎置不及暮爾乃鷹鷂翻以飄揚勁翼謾而下獬馬釋控以長騁  
鬱騰虛而陵厲翕習於迴阻之間繞繚於山澤之際盤迂遊田其樂泄泄  
心既倦兮日遷命輿駕兮將還息徒蘭圃秣驥華田目送歸波手揮五絃  
優哉遊哉聊以永年 晉潘岳射雉賦曰涉青林以遊覽樂羽族之羣飛  
偉彩毛之英麗有五色之名翬厲耿介之專心張猛毅之雄姿於時青陽  
告謝朱明肇授靡木弗滋無草不茂天英英以垂雲泉滄滄而吐溜麥漸  
漸以擢芒雉嘯嘯而朝唯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効態爾乃侯扇與而  
清叫野聞聲而應媒搗朱冠之絕并敷藻翰之陪鯁或慶或豕時行時止  
班尾揚翹雙角特起應叱愕立躡身竦峙捧黃閒以密鼓屬剛挂以潛擬  
山驚悍害疾迅以其鯨牙低鏃心平望審毛體摧落霍若碎錦逸羣之雉  
擅場挾兩櫟雌妬異條來忽往於是筭分銖商遠近揆懸刁騁絕伎當味  
值胷裂膝破背若乃耽盤遊道放心不移樂而無節端操或虧此老氏之  
所誠而君子所不爲 啓 梁沈約爲皇太子謝賜御所射雉啓曰輕鑿微  
動密翳徐張黃閒所發矢無虛發南皮之獲未足稱工臣任惟守器事隔



陪奉天慈曲降賜物頒禽

釣

呂氏春秋曰太公釣於滋泉文王得而王 說苑曰呂望年七十釣于渭  
 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老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銀  
 必細其綸方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  
 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于齊望知當貴 毛詩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  
 侯之子平王之孫 論語曰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墨子曰釣者之恭非  
 為魚也餌鼠以肉非愛之也 楚辭曰以直針而為釣維河魚之能得  
 呂氏春秋曰善釣者引魚于干仞之下餌香也 詩 陳陰鏗觀釣詩曰澄  
 江息晚浪釣侶樵輕舟垂絲遙濺水滄浪終滯游 賦 晉潘尼釣賦曰抗  
 余志於浮雲樂余身於蓬廬尋涓濱之遠迹且游釣以自娛左媛修竹右  
 縱飛綸金鈎厲鉅甘餌垂芬衆鯤奔涌游鱗橫集觸餌見擒值鈎被執長  
 繳續紛輕竿翕熠雲往颺馳光飛電入 囉靈未及驚策蓋以獲其數十且  
 美燔炙之鮮煎熬之味百品于變殊芳無氣隨心適好不可勝記乃命宰

夫膾此潛鱗電割星流芒散縷解隨風離鏑連翩雪累西戎之蒜南夷之  
 薑酸鹹調適齊和有方和神安體且魚難忘

錢

漢書曰九贄金錢布泉之用夏朕以前其詳鑿記太公為周立九府圓法  
 錢也六韜曰武王入殷散鹿臺之余錢以與殷民 史記曰初蘇秦之燕  
 貸百錢為資及貴以百金償之偏袒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一人獨未得  
 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  
 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 又曰高祖以吏繇咸陽吏  
 皆送奉錢三緡正百蕭何獨以五侯益封二千戶以獨贏二錢 又曰單  
 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客皆往賀蕭  
 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  
 乃給為謁者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  
 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座蕭何曰劉季故多大言者矣 又曰  
 上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謂貧於是賜



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號鄧氏錢布天下見龍又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廩庾皆滿而庫府餘貨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又曰安息國以銀為錢錢如王面漢書曰武帝時公卿請令京師鑄官錢赤仄以赤銅為其邪一當五官用非赤仄不得行俗所謂紫紺錢又曰東方朔云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給錢百三十臣朔長九尺餘亦一囊粟錢二百四十又曰張安世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不受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都安主藏官東觀漢記曰光祿勳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持一匹馬遺林曰朋友有車之饋可以修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食祿祿出常有盈今奉錢五萬接受之謂兒曰當以此為法林所以勝我者也又曰馬援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天下賴其便又曰鄭均兄為縣游擊受禮道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出作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為吏坐賊終身捐棄兄感其語遂有廉潔稱汝南先賢傳曰平輿關敞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被徵以奉

錢百三十萬寄敬敬埋罌堂上後常舉家患死唯有孤孫九歲臨死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關敞孫長大來求敬敬見之悲喜取錢盡還之孫曰祖唯言三十萬爾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當敞曰府君疾困謬言爾郎君無疑郭子曰王夷甫雅尚玄遠又疾其婦貪口未嘗言錢婦欲試之夜令婢以錢澆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闕之命婢舉阿堵物世說曰王武子移第近北芒于時人多地貴武子好馬射買地作埽編錢布地竟埽時號金溝地鏡圖曰錢銅之氣望之如青雲書後漢劉翽駱上書諫鑄錢事曰夫食者乃有國之大寶生民之至貴也見比年已來良田盡於蝗螟之口杼袖空於公私之求野無青草室如懸磬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之鏤薄銖兩輕重哉就使當令土磔化為南金瓦鹵變為和玉沙石悉成隨珠犬羊盡作狐白絳繡盈堂文綺縵野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犧皇之純德大禹之勤勞周文之不暇猶不能以保蓄牆之內梁簡文帝謝勅賜解講錢啓曰無勞磁石之大金貨猥臻非遊玉壘之川銅山可見舒王濟之埽猶覺有餘假劉寔之繩穿而不盡慧



輪究竟爰降曲私福田成滿仰由慈被榮光獨照自均若木負恩知重竊  
壁蓬萊 又謝賜錢啓曰殊澤隆厚造次被蒙重彼八銖珍斯九法亦成  
成采出自水衡之藏紺文委貫忽積銅扇之裏謹長充放生用濟含識發  
弘誓願等供無邊效彼薄拘均茲流水方使怖鴿獲安窮魚永樂 梁劉  
孝威婚謝晉安王賜錢啓曰孝威問吉已通請期有日而賢夫之譽多愧  
張耳非壻之才偶同王粲瞻言前事良以自羞曲降隆慈俯垂珍錫便使  
禽贄獲舉纁幣有資佩服寵靈殞越非報 梁任孝恭謝賚錢治宅啓曰  
繩樞斷續薄雨已傾席戶穿闌微風自卷不悟恩隆問舍降自天造事深  
更宅乃被庸微跪條可授毀垣再築遂得瞻臨上路戶望東家人悅爽增  
里驚輪負門學于公逆容駟馬巷均王濬豫擬幡旗 **論** 晉魯褒錢神論  
曰有司空公子富貴不齒戚服而遊京邑駐駕乎而里顧見蔡母先生班  
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  
公丁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  
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眉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

鳥女贄榛栗棗修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  
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淡爲筐篚以機神爲  
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也  
既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  
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  
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爲  
本上智先學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爲錢故使內方象地外貞  
象天錢之爲體有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  
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  
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  
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哿矣富人哀哉罔獨豈是之謂乎錢  
之爲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  
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  
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



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  
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今問笑談非錢不  
發諺曰錢無耳可聞使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而况於人乎子夏  
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為  
福因敗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  
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達窮開塞振貧濟  
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卜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成人矣今之  
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者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貧者能使  
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  
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異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  
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有君  
子同塵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六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七

衣冠

貂蟬

玳瑁

巾帽

衣裳

袍

裙襦

裘帶

衣冠

墨子曰昔齊桓公高冠博帶以治其國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  
其國莊子曰曾子居衛正冠而纓絕歛襟而肘見楚辭曰余幼好此  
奇服兮年既老而下哀帶長鈇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漢書曰終軍  
上書請受大冠長纓以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乃使越王越王請舉國內  
屬又曰秦獄法吏冠柱後惠文冠及張敞弟武為梁相敞遣使送之曰  
何以治梁武曰馭黠馬利其衝策當以柱後惠文蟬治之爾惠蟬也冠細如蟬翅今御  
史劉向別錄曰鶡冠子常居深山以鶡為冠故號鶡冠子漢武內傳曰  
上元夫人戴九星靈芝夜光之冠胡廣說曰趙武靈王効胡服以璫飾  
首前搖貂尾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建武時匈奴內屬世祖賜南單于  
常侍惠文冠東觀漢記曰楊賜患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所服冠幘綬



帶 又曰武冠俗謂之大冠 **詩** 晉陸機贈潘正叔詩曰過蒙時來運與爾遊承華執笏崇賢內振纓曾城阿 晉郭璞詩曰杞梓生南荆奇才應世出擢穎蓋漢陽鴻聲駭皇室遂應四科運朱衣耀玉質 **表** 魏武帝讓還司空即綬表曰臣文非師尹之佐武非折衝之任遭天之幸于竊重授內踵伯禽司空之職外承呂尚鷹揚之事斗筭處之民其瞻觀水土不平姦宄未靜臣常媿辱憂為國累臣無智勇以助萬一夙夜慙懼若集水火未知何地可以隕越 梁江淹為齊王謝冕旒諸法服表曰軒冕雲蹕既非常之飾官懸王戚乃配天之禮昔大啓營丘未修樹羽之賞光宅曲阜始兼龍旂之貴况臣道狹慶隆身薄器尊粉繡爭暉藻火競曜 **啟** 梁陸倕為息績謝勅賜朝服啓曰玄冕素帶出自禁財朱紱青縞降於皇府輝燭鄰黨震耀街衢姻族移聽朋儕改矚非臣瓌弱所能陳報

貂蟬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金取堅剛百陶不耗蟬居高食絮自在暇下豹內勁悍而外溫潤 **時** 隋江摠華貂賦曰領軍新安殿下以副貂乘

錫仰銘恩澤謹題小賦貴豐貂於挹婁飾惠文而見求標侍臣之密設曜毛彩之溫柔拜文槐而影度陪武帳而香浮隨玉珩之近遠共金璫之去留仰太山之千仞開谷中之鄙吝撤君子之寶飾榮小人之蓬鬢蔑置醜之殊私誇賜田之薄潤顧朽拙之微躬早遊藝而不工逢河間之好古自隗始而恩隆諒維鵠之有媿庶懷昔而克終 **啟** 梁元帝謝東宮賚貂蟬啓曰挹婁之毳曲隆鴻恩麗水之珍復蒙殊獎東平紫貂之賜非聞暖頰中山黃金之錫豈曰附蟬坐變仲尼之容增暉允南之貌

玦珮

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玦 楚辭曰損余玦兮江中遺予珮兮澧浦 又曰虛衣兮披披玉珮兮陸離 孔叢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玉 說苑曰經侯過魏太子左帶玉具劍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不視又不問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之此魏之寶也經侯解劍珮委之趨而出上車去太子使騎操劍珮與侯曰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遺我賊也 典略曰孔子返衛衛夫



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璆然 晉公卿禮秩曰特進珮水蒼玉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皆佩水蒼玉 **賦** 魏文帝玉玦賦曰有昆山之妙璞產曾城之峻崖嗽丹水之炎波蔭瑤樹之玄枝包黃中之純氣抱虛靜而無為應九德之淑懿體五材之表儀 **銘** 後漢崔瑗遺葛龔珮銘曰禹湯罪已仲尼多誨盤盂有銘几杖有誠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君子妄怒厥亦生災晉厲好虐藥書作亂荀瑶峻戾韓魏致難康愷憤激動腸傷氣又生百疾歷年不遂俯覽斯珮柔韋是貴 **啓** 梁簡文帝謝勅賜玉珮啓曰昉田麗彩槐水鏤文飾以金闕之珠製以魯班之巧故以裾端照色影外生光恩發內府猥垂靈賜臣方溫謝德比振慙聲 **書** 魏文帝與鍾繇書曰南陽宋惠叔稱君侯昔有美決聞之驚喜笑與朴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言乃不忽遺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

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

巾帽

魏略曰夫餘國以金銀飾帽 又曰管寧在家恒著皂帽 又曰裴潛為代郡太守撫之以靜單于脫帽稽顙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常行陳梁之間遇雨故其中一角露而折二國學士著巾莫不折其角云作林宗巾其見儀則如此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宣皇在渭濱將戰宣皇戎衣蒞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與葛巾毛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上宣皇聞而歎曰可謂名士矣 沈約宋書曰陶潛在家郡將侯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酒畢復還著之 **啓** 陳周弘正謝勅賚烏紗帽等啓曰雖復魏宣二端豈能比今茲賜廣微四縫未足方其華飾既受非望之恩方貽匪服之誚

衣裳

毛詩曰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楚辭曰製艾荷以為衣集芙蓉以為裳 漢書曰鄧通以擢船為黃頭郎 施其黃髮於船頭因以其名名之曰黃頭也 文帝夢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之顧見其衣後穿覺而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見鄧通衣



其後穿是夢中所見因而甚見幸 魏書曰文帝詔與朝臣云三世長者  
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夫珍玩必中國總綰總  
其白如雪羅紈綺縠未聞衣布服葛也 又曰甄皇后生每寢家中人髣  
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 魏志曰文帝欲徙冀州一十萬戶實河  
內侍中辛毗諫帝怒起入內毗隨而引帝裾帝奮衣不迴良久帝乃出曰  
恠卿持我何大急 吳書曰顧弟每得父書灑掃正衣服拜跪 王隱晉  
書曰董威輦每得殘碎繒輒結以爲衣號曰百結 魏曹毗夜聽擣衣  
詩曰寒興御紈素佳人治衣襟冬夜清且永皓月照堂陰纖手疊輕素朗  
杵叩鳴碓清風流繁節迴颺灑微吟嗟此嘉運速悼彼幽滯心二物感余  
懷豈但聲與音 宋謝惠連擣衣詩曰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白露滋  
園菊秋風落庭槐蕭蕭莎雞羽冽冽寒蟬啼夕陰結空幕宵月皓空閨美  
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攜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簷高碓響發楹長杵聲  
哀微芳發兩袖輕汗染雙題 梁柳惲擣衣詩曰孤衾引思緒獨枕悵憂  
端深庭秋草綠高門白露寒思君起清夜促柱奏幽蘭不怨飛蓬苦徒傷

蕙草殘行役滯風波遊人淹不歸亭臯木葉下隴首秋蓬飛鶴鳴勞水歎  
採綠傷時暮念君方遠遊飛妾理紈素秋風吹淥潭明月懸高樹軒高夕  
杵散氣爽夜碓鳴瑤筆隨步響幽蘭逐袂生 梁劉孝威賦得香出衣詩  
曰香出衣步近氣逾飛博山登高用鄴錦含情動鬢比浴妃香纓麝帶逢  
金縷瓊花玉勝綴珠徽蘇台故年微恨歇都梁路遠恐非新猶賢漢君芳  
千里尚笑荀令止三旬 周庾信夜聽擣衣詩曰秋夜擣衣聲飛度長門城  
今夜長門月應如晝日明小鬟宜粟纈圓要韻織成秋碓調急節亂杵變  
新聲石燥砧逾響桐虛杵絕鳴鳴石出華陰虛桐採鳳林北堂細 梁柳惲南  
市女郎砧並結連支縷雙空長命針倡樓驚別怨征客動愁心 又曰擣  
衣明月下靜夜秋風飄錦石平砧面連房接杵響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  
調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嫫媯 梁費昶華光省中夜聽城外擣衣詩曰闔  
閭下重關丹墀吐明月秋氣城中冷秋枯城外發浮聲繞雀臺飄響度龍  
闕宛轉何藏摧當從上路來藏摧方未已定自乘軒里乘軒盡世家住麗  
似朝霞真璫耳上照方繡領間斜衣燠百和屑鬢插九枝花昨暮庭槐落



今朝羅綺薄拂席卷鴛鴦開縕舒龜鵠金波正容與玉步依砧杵紅袖往  
還縈素腕參差舉徒聞不得見獨夜空愁佇 梁王僧孺詠擣衣詩曰足  
傷金管遽多愴緹光促露團池上紫風飄庭裏綠散度廣陵音測憾漁反  
陽曲別鵠悲不已離鸞斷還續尺素在魚腸寸心憑鴈足 **啓** 梁庾肩吾  
謝東宮賚內人春衣啓曰階邊細草猶推綏葉之光戶前桃樹反訝藍花  
之色遂得裾飛合鸞領闕分鸞試顧採薪皆成留客

袍

史記曰秦相范雎與魏人須賈有隙及賈便秦雎自稱張祿先生往詣賈  
賈見其寒取一綈袍以賜之及雎數賈罪曰爾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有  
故人之意也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降武帝服赤霜袍雲采亂色非錦  
非繡不可得名 袁山松後漢書曰靈帝欲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輸  
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續乃坐使者於單席舉縕袍以示之臣之所  
資唯斯而已故不登公位 **賦** 隋江惔山水納袍賦曰皇儲監國餘辰勞  
謙終宴有令以納袍降賜何以奉揚恩德因題此賦濫時來之寵沐振長

纓以祗肅奉性與之文章待相娛之絲竹解女羅之山帶佩流霞之羽服  
裁縫則萬壑縈體針縷則千巖映目圖島嶼之削成寫淪漣之徑復埤符  
采於雕煥並芬芳於蘭菊憫四選之徂遷軫百慮之迴遭霜飛空而浸霧  
鴈照月而猜弦聽風鍾之易近對冰雷之跡懸若董衣之百結同衛服之  
十年嗟班鬢之已颯愧冶袖之爲妍謝銜珠之有報荷墜履之無指 **陳**  
晉劉謚之與天公牋曰體戰身噤脫衣凍坐賴公借袍南越送火 **啓** 陳  
周弘正謝東宮賜縕袍啓曰或儔名麗辭等質輕霧或色華少海用寶叢  
臺或粲彼三英縫茲五絨品頒歲襲綠奪春耕蒿席可充縕袍易足

裙襦

漢書曰班伯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時上方向文學鄭寬中張禹等朝夕入  
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班出與王許子弟  
爲羣在於綺紉襦袴之中非其好也 東觀漢記曰梁鴻鄉皇孟氏女容  
貌醜而有節操多求之不肯父母問其所欲曰得賢壻如梁鴻者鴻聞之  
乃求之女布襦裙鴻曰此真梁鴻妻也 漢書曰廉范爲蜀郡太守百姓



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昔日無襦今五袴啟梁沈約謝齊竟陵王賚母赤國雲氣黃綾裙襦啓曰竊以積絲成綵散繭騰花巧擅易水之間價貴叢臺之下民受祿爲養霑荷彌深聖恩曲漸自葉流根複袖緼裾豈伊恒飾榮新之寵固難輕報 梁任孝恭謝裙襦啓曰加以庭闕桑麻室空機杼林無暖席桁靡懸衣值蓬卷北郊鴈飛南浦雪闇河陰冰生海岸而繩帶屢盡苦風霜之切弊履恒穿踐泥沙之凍自憐袖短雖內手而猶寒每恨衣輕徒斂襟而彌慙

表

墨子曰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 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二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 又曰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魯有老人涉淄而寒出而不行坐沙中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曰田單之惠施欲以取我國乎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對曰王不如因賞下令曰寡人憂人之寒單解裘而衣之稱寡人之意焉 說苑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也廊廟之棟非一木之枝也王法非一士之知也 晉咸寧

起居注曰大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據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其於殿前燒之勅外內有造異服依禮治罪 上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王獻吉光毛裘裘色黃蓋神馬之類入 水經曰不沉入火不燃帝厚謝使者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來朝章帝以玉觸寒涉道賜王乘輿貂裘啓齊王融謝勅賜御裘等啓曰雲衣降授仙裾曲委榮振素里澤駭蓬心昔漢帝解裘不獨前寵曹王禡帶復降余恩 又謝竟陵王賜納裘啓曰降飾自尊垂榮及賤玄玉不純曾波奪采南陸方永北風日壯無衣無褐發念聖衷而挾纊之間每流解裘之賜偏委 梁簡文帝謝東宮賜裘啓曰物華雉毳名高鸞羽才慙齊相愧白狐之飾德謝漢蕃均黑貂之賜地卷朔風庭流花雪故以裾生惠氣袖起陽春

帶

穆天子傳曰天子征至赤鳥之人赤鳥氏先出自宗周乃賜貝帶五十貝戰國策曰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狄也 史記曰帝遺匈奴



黃金飾具帶一具 魏略曰踈勒王獻大秦赤石帶一枚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帝脫御金帶以賜遜又親以帶之 吳錄曰鈎落者革帶也世名爲鈎落帶 啓 梁劉孝儀謝晉安王賜銀裝絲帶啓曰雕鏤新奇織製精絜越中玉女不得關思上方名匠莫能議巧人情駭觀如見買臣之綬望貌移姿似逢子訓之術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七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八

儀飾部

節

黃鉞

鼓吹

相風

漏刻

節

禮記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

呂氏春秋曰墨者田鳩欲

見秦惠王留三年而不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乃往見楚王王悅之與將

軍之節以如秦至而得見出而告人曰吾不識秦之道乃當由楚也物固

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

中絕飲食大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徒

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羊武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節毛盡落積五六

年 又曰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上遣嚴助以節發兵會

稽會稽太守欲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遂發兵浮海救東甌 又曰張

騫使月氏匈奴得之留蹇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又曰諸

葛豐特立剛直元帝擢爲司諫校尉刺舉無所避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

奢淫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按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



舉節語章曰下欲收之章馳車去豐追之許因得入宮門自歸於上豐亦  
上奏於是收豐節司諫去節自豐始 又曰漢使王焉等窺匈奴法  
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 不得入穹廬王焉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  
面入穹廬單于受之 漢記曰永平中遣鄭衆使北匈奴衆因上書  
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 十悉帳放兵圍臣今復衝命必凌折臣臣誠  
不忍將大漢節對旣表 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上不聽  
衆不得已既行後果為 所殺 獻帝春秋曰太傅馬日磾假節循撫  
州郡表術在壽春借節 因奪不還日磾失節憂恚而死 梁元帝  
遷荊州輸江州節表曰 有掌節之職漢有符節之令所以子孫慷慨忠  
肅勤王無絕終古有高節載臣自擁旌鶴塞執茲龍節幸逢銀山自溢玉  
燭調年雖免茂弘之譏竟微辛毗之勇

黃鉞

尚書曰武王左杖黃鉞右執白旄 淮南子曰至精之感無所不通昔武  
王度孟津而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武王與黃鉞瞋目而麾之曰  
予在天下誰敢害吾於是風去而波罷遂得濟 吳錄曰假陸遜黃鉞吳  
王親執鞭以見之矣 晉中興書曰會稽王道子進位丞相牧楊州假黃  
鉞 世說曰諸葛亮之次渭濱也關中震動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  
辛毗為軍司馬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陣亮設誘詭譎萬方宣王果大忿憤  
將應以重兵亮遣聞諫規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杖黃鉞當軍門立軍不  
得出亮曰必辛佐治也 蔡邕黃鉞銘曰帝命將軍執茲黃鉞威靈震  
耀如火之烈公之莅止羣狄斯柔齊聲罔設介士斯木

鼓吹

漢書曰韓延壽在東郡植羽葆鼓車吹車 又曰秦始皇末班懿避地樓  
煩致馬牛羊二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  
七犇旌旗鼓吹 東觀漢記曰段熲起於徒中為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  
師穎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 又曰建初八年稱班超為將兵長史假鼓  
吹幢麾 應劭漢官儀曰鼓吹為國盤娛禦侮爪牙 吳志曰孫權拜諸  
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檠戟武騎三百拜畢令恪備威儀作鼓吹



導引歸家 吳質別傳曰質爲北中郎將朝京師上歡喜其到比至家問訊相續詔將軍列鹵簿作鼓吹望闕而止 吳曆曰曹公出濡須口吳王乃自乘船從濡須口入曹公嚴兵待之乃作鼓吹迴還曹公見吳舟船器仗法伍整肅乃歎曰養兒當如孫會稽劉表子直是豚犬耳 江表傳曰周秦爲濡須督統諸將諸將以秦本出賤微咸輕傲之孫權乃入秦營於都巷中張幔大請官僚使秦脫衣幘見其瘡痍迺體指瘡而問何地戰傷秦具對權把其臂流涕曰卿爲孤兄弟戰不惜命身如刻漆孤何心而不待卿以骨肉之恩使秦以兵馬導從出作鼓吹 又曰孫策賜周瑜鼓吹贈賜莫與爲比策令曰周公瑾英俊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也 荊州先賢傳曰羅獻以太始三年進位冠軍假節給大車增鼓吹榮戟 俗說曰栢玄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旣而思得云鳴鵠嚶長阜歎口鼓吹固自來人思語林曰陸士衡爲河北督已被問構內慄慄憊聞衆軍警角鼓吹謂其司馬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 **賦** 晉陸機鼓吹賦曰原鼓吹之攸始蓋

稟命於黃軒播威靈於茲樂亮聖器而成文騁逸氣而憤壯繞煩手千曲折舒飄飄以遐洞卷徘徊其如結及其悲唱流音快惶依違含歡嚼弄乍數乍稀音躑躅於脣吻若將舒而復迴鼓砰砰以輕投簫嘈嘈而微吟咏悲翁之流恩怨高臺之難臨顧穹谷以含哀仰歸雲而落音節應氣以舒卷響隨風而浮沉馬頓跡而增鳴士頓蹙而霑襟若乃巡郊澤戲野垆奏君馬詠南城慘巫山之遐險歡芳樹之可榮 **表** 魏陳王曹植謝鼓吹表曰許以簫管之樂榮以田遊之嬉陛下仁重有虞恩過周旦濟世安宗寔在聖德 梁簡文帝讓鼓吹表曰寬博爲善不飾袂於聲明綠寵成功未增榮於鏡管豈宜響芳樹於西河鳴朝飛於黑水彼已之譏何懼尸素之誠知慙 梁江淹爲齊高帝讓前部羽葆鼓吹表曰臣聞國容軍禮旌羽昭其華車騎品第鑿難藹其飾世教以之垂采民聽以之流文故勒岫銘海之功鞞革寫其詠戡難夷邦之業管竹疑其聲朱露玄雲旣錫上德巫山芳樹以被奇勳 隋江惲謝勅給鼓吹表曰略尋近古迭聽前事王文憲匡佐革命沈隱侯經綸始運騎吹之榮猶難忝冒以臣况此寔非倫輩



豈可更崇文物重假名器高臺迢遠未朱夏而登臨芳樹華滋非青春而奏曲

相風

晉今日車駕出入相風前引賦晉傅玄相風賦曰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乎其達變通之理乎觀妙之微神明可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乃構相風因象設形蛇盤獸以為趾建修竿之亭亭體正直之無撓度經高而不傾棲神鳥於竿首俟祥風之來征晉張華相風賦曰蓋在先聖道濟生人擬議天地錯綜明神在璿璣以齊七政象渾儀於陶鈞考古勿於六氣仰貞觀於三辰爰在保章世序其職辨風候方必立唯極循物致用器不假飾眇修幹之迢迢凌高墉而莖植玄鳥偏其增翥睇雲霄而矯翼嘉創制之窮理諒器淺而事深步元氣於尋木寄先識於茲禽既在高而思危又戒險而自箴雖迴易之無常終守正而不淫永恪立以彌世志淹滯而愈新超無返而特存差偶景而為鄰晉潘岳相風賦曰混元光其初判二氣

必終思先天而不違立成器以相風極靈鳥於帝丘似月離乎紫宮飛輕羽於竿杪若鸞翔乎雲中廣漠興而習坎景風發而遊離閭闔揚而西指明庶起而東移晉陶侃相風賦曰乃有相風之為形也終日九征桀然特立不邪不傾擬雲閣以秀出晞峻嶺於層城直南端以基趾雙崇魏之嶢嶢象建木於都廣邈不羣而獨榮朴雖小而不巨何物鮮而功大眇翩翩以高翔象離踞於雲際擢孤莖而特挺若芙蓉於水裔若乃華蓋警乘奉引先駘豹飾在後歲蕤清路百僚允則彰我皇度晉孫楚相風賦曰伊聖皇之高烈美治道之穆清兼乾坤之普覆齊三光之朗明猶恭已以勞謙迄日昊而不寧慮聽政之有闕誠禍福於無形建殊才於辰極樹相風於紫庭爾乃神獸盤其根靈鳥據其顛羽族翩飄羅其側翔風蕭聊出其間

刻漏

說文曰漏以銅盛水刻節晝夜百刻周官曰挈壺氏掌壺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東觀漢記曰樊楚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吳錄曰吳



範善占候知風氣關羽將降孫權問範範曰期明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  
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未正中頃之有風動帷範曰羽至矣外稱萬  
歲傳言得羽矣 **賦** 晉陸機漏刻賦曰偉聖人之制器妙萬物而為基形  
罔隆而弗包理何遠而不之既窮神以盡化又設漏以考時爾乃挈金壺  
以南羅藏幽水而北戢擬洪殺於編鍾順卑高而為級激懸泉以遠射陸  
飛塗而遙集伏陰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挹是故來象神造去猶鬼幻因  
勢相引乘靈自薦口納曾吐水無滯咽形微獨靈之緒逝若垂天之電籠  
八極於千分度晝夜乎一箭抱百刻以駿浮仰胡人而利見夫其體也簡  
而効績也誠其假物也粗而致用也精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筵而  
周天者因其敏分地者賴其平微聽者假其察直觀者借其明考計歷之  
潛慮惻日月之幽情 宋鮑照觀漏賦曰歷玉階而升隩訪金壺之盈闕  
觀騰波之吞瀉視驚箭之登設謹戶牖而知命掩雲霧而測暉創百齡於  
織隱積千里於空微彼崢嶸而行益此冉冉而逾衰撫寸心而未改指分  
光而永遠晉古今而并念信寡易而多難時不留乎激矢生乃急於走丸

神怵迫而忘慮心坎慄而悲歡望天涯而佇念權雄劍而長歎嗟生民之  
永迷躬與後而皆恤死零落而無二生差池而非一 **銘** 後漢李尤漏刻  
銘曰昧且丕顯敬聽漏音思我王度如玉如金 晉孫綽漏刻銘曰二儀  
貞運聖鑒通玄數以微器理以象宣乃制妙漏挈壺是銓近取諸物遠贊  
自然川滿則盈乘虛赴下靈虬吐注陰蟲承寫昏明無隱其晷度陰陽是  
效其屈伸不下堂而天地理得設一器而萬事同倫 梁元帝漏刻銘曰  
玉衡稱物金壺博施司南司火未符茲義帝曰欽哉納隍斯警實惟簡在  
窮神體智宮槐晚合月桂宵暉清臺莫爽解谷胥依七分六日五祀三微  
事齊幽贊乃會通幾碧海有乾絳川猶竭飛流五色涓涓靡絕龍首傷注  
仙衣俯裂箭不停畧聲無暫輟用天之貞分地之平如絃斯直如渭斯清  
梁陸倕新漏刻銘曰微若抽繭逝如激電耳不輟音眼無留眄銅史司刻  
金徒抱箭履薄非兢臨深罔戰授受靡益登降弗爽惟精惟一可法可象  
月不遁來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合昏暮卷寔斐晨生尚辯天意  
猶測地情況我神造通幽洞靈 周王褒漏刻銘曰竊以混元開闢天廻



地旋曆象運行暑來寒往二分同道烏靈正其昏夕兩至相遇表圭測其  
長短雖則晦朔先後失於公羊之說次舍盈縮惑於丘明之傳至乎出卯  
入酉黃道青綠季孟相推啓閉從序挈壺掌分數之令太史陳立成之法  
軍將以之懸井壺郎以之趨奏百王垂訓千祀餘烈者焉銘曰玄儀西運  
逝水東流甘川浴日深壑藏舟測茲秘象是曰神謀正震治歷下武惟周  
忽微以測積空成數圭表弗差光陰斯赴箭水無絕靈虬長注經寸日輪  
四分天度器遵昔典景移新刻荆山旣鑄見吾且勒以福眉壽百王垂則  
李尤刻漏銘曰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曜俯順坤德乃建日官俾立  
漏刻昏明旣序景曜不忒唐命羲和教授人時懸象著明帝以崇熙季末  
不虔德衰于茲挈壺失節刺流在詩



